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峽傳

第七回 隱逸樓勝英盜金印 九龍山五子救三俠

話說前集正表至老少英雄駕了六隻小船，一齊來到九龍山的鋼鐵閘前：只見那山頭看守閘口的嘍卒，用石子向下擲拋，密如兩點，已經將頭一隻小船砸翻。胡景春、邱成、歐陽德三位落水。幸虧第二隻船上有魚眼高恒高俊龍與蓮花湖的於化龍，還有後下水的孟金龍，每人救了一位，將三位英雄救護到第二隻船上。雖然救得快，多少也喝了點水。勝三爺見此光景，銀髯一飄，二目圓睜。第一隻船底現天，被石塊砸碎。這三位到了第二隻船上，打開了別位的小包袱，更換衣服。聾啞仙師叫這五隻船停止前進，向後而退。這五隻船退了二里來地之遠，勝三爺唉聲歎氣說道：「怎麼打九龍山？」聾啞仙師叫道：「勝施主，稍安勿躁，等候天時。」勝三爺說道：「憑勝英草木之人，還能驚動天地嗎？」聾啞仙師說道：「大清國的洪福，欽差大人的忠心亦須感動天地。」說著話道爺用手向西北一指，叫：「勝施主你看，天氣突變，必有大風驟起，咱們的船應找一個地方避風。九龍山外竹葦甚多，先找一片大葦塘避風要緊。」原來，葦塘子中有三五尺深的水，五隻小船並在一處，進了大葦塘子，打好了木樁，下了底錨，將五隻船連在一處。會水的換了水衣水靠，浮著水將船左右的葦子俱都割下來，堆在船兩旁。聾啞仙師又叫道：「勝施主，叫他們大家喝酒吃飯。」

眾人俱都吃喝。就聽巨風大作，聽著毛骨悚然。聾啞仙師道：「勝施主，這就叫得了天時啦！早看東南，晚看西北，並不是我能掐會算。下午將過，西北的天氣就現出昏暗來了，但是盡得天時，不占人和也不成。叫孟金龍、蕭銀龍、於化龍、高俊龍四人奔閘口。這座閘多年啦，兩旁必有空隙，頭一道閘是兩千來斤，他們四個人將閘板托起一尺多高便能進去，閘裡有攔江鎖、混江輪、轉環刀，必須帶寶刀前去，要先斷攔江鎖，再將混江輪的銷子削斷，混江輪必停，再破轉環刀，削下轉環刀的軸兒，轉環刀自然落下，劍刀一劍，就可以過去了。進到裡面破他的竹城，打開一條通路，趕緊回來，讓勝施主進去盜印。」

說著話，將自己的寶刀解下來，交給孟金龍，將賈七爺的秋風落葉掃要來交蕭銀龍帶好。勝爺、孟爺、蕭爺又囑咐，路打通了，趕緊回來，不許妄動，蕭銀龍答應。蕭銀龍在前，孟金龍、於化龍、高俊龍在後，前去破閘。四龍來在閘下，按道爺吩咐，一看果然閘旁有縫，孟金龍將劍杵背好。手伸進去，兩膀叫力，三人相幫，孟金龍用左肩膀頂著，露出一道縫隙，蕭銀龍趕緊用石頭墊，抬一點墊一點，可就能鑽過人去了。蕭銀龍、於化龍、高俊龍鑽了過去，孟金龍個大，又加上力氣也大，蹭著也鑽了過去。蕭銀龍先用秋風落葉掃破了攔江鎖、混江輪。傻英雄伸手取出道爺的寶刀，來到轉環刀前，照定轉輪刀的軸兒，就是兩劍，果然輪刀落水。傻英雄一連氣割落了二個轉輪刀。

銀龍擺手，傻英雄會意，將寶刀插入劍匣。四龍過了轉輪刀，不到半里地就是竹城。都是五六寸粗的大竹子，天然生長的。

再加上人力，每根竹子相隔四寸來寬，俱都用鐵絲擰成胡椒眼的窟窿，三寸多長的魚都過不去。蕭銀龍低聲叫道：「金龍大哥，您用寶刀將鋼鐵絲齊著水皮俱都割斷了，我用秋風落葉掃割竹子。您專管割網。」孟金龍用寶刀將鋼鐵網俱都割斷。蕭銀龍是處處精細，將竹子齊著水皮用秋風落葉掃割斷，水皮上面的鋼鐵網並未割斷。蕭銀龍割斷的竹子，俱都撇在兩旁的竹桿子當中，為的是使九龍山的人，看不出痕跡來。兩丈多寬的竹城，俱都割成約二尺來寬的一條甬道。四龍進了竹城，再往裡去就是早橋，沒有防禦物了。蕭銀龍說道：「路已然打通，障礙物一點兒也沒有啦。三位老爺子有話：打通了道路，急速回歸。趁今天猛風大作，三位老爺子好來盜國家的寶印。」金龍說道：「蕭銀龍你吃了九龍山的飯，受了九龍山的賄，你是吃裡扒外。好容易進寨，空著回去？你回去吧，我盜印去。將印拿回去交給三位老頭子，省得三位老頭費事啦。」蕭銀龍說道：「金龍大哥，千萬不要造次！九龍山可比不了別處，你我的能耐，到九龍山如同草芥一般。您的身上還有道爺的寶刀，如果失了寶刀，悔之已晚，還耽誤了三位老人家的大事。老哥三位，臨來的時候再三囑咐，您也聽見啦？叫咱們打通了道路就回去。」孟金龍說道：「你們把寶刀帶回去。你告訴我黃金印在哪兒，我自己去，偷得來就偷，偷不來我再回去，反正道也打通了。」銀龍說道：「我不知道印在哪兒，寶刀也沒有人給你帶回去。你要去我們也攔不了您，我們哥仨要趕緊回去啦。」

說罷銀龍在前，化龍、俊龍在後，向外覓來。此時風聲更大，傻英雄拗不過他們三人，只好也在後頭跟著一同向回走。前面三個人身體小，俱都不費力由十二道閘口鑽將出來，晃出去有七八丈遠等候孟金龍。孟金龍由裡向外鑽，裡面這十一道，俱都不很費勁就鑽出來了。到了外面這一道閘口，傻英雄頭出來啦，肩頭過不來，自己一著急，用虎爪抓住水底下的石頭，用盡平生之力，兩膀一晃，閘板可就動彈了。因為閘撥起一頭來，閘板一動，上面吊閘的鐵鏈，南頭這根嘩啦啦亂響，閘上面石屋中的人，忽聽閘口鐵鏈子有響聲，有一個頭目說道：「你們別嚷嚷啦，怎麼大風將閘上的鐵鏈子刮得亂響？」正趕上傻英雄又在底下一晃悠，上面的鐵鏈子又一動彈，屋中聽得甚真。

這個頭目說道：「風決刮不動鐵鏈子！鐵鏈子好幾百斤重，必是有大魚被風刮上來啦，撞在閘板上呢。我拿魚叉問一下子就知道啦。」這個嘍卒頭目抄起一根魚叉來，此魚又是七股，帶倒須鉤，一丈四五尺長的竹桿子。按著彈繩，將魚叉向閘裡面叉去，這個頭目手中覺著似乎又在肉上一般，遂說道：「這條魚的個兒太大啦！再來兩把叉吧。」你道傻英雄趴在水底，被七股魚叉將水衣叉破。傻英雄一較力，虎爪按在水底，向前一爬，肩頭一晃，上面的鐵鏈子嘩啦啦又響了一陣。這幾個嘍卒頭目齊抄魚叉，都認為是大魚撞進了閘板。七股魚叉四五隻都向水裡亂叉，叉了一氣兒，就是不上來，然後又向閘板外面叉。

大英雄趴在水底，用手捂著臉面，也不敢動啦。向南一歪身，覺著鬆快一點兒，再將胸脯兒向石牆上貼，側著身軀一較力鑽將出去。此時風是愈刮愈大。傻英雄鑽出來啦。嘍卒頭目再叉就叉著石地啦，眾人以為魚走了。也就不叉了。都進了閘口上面的石屋。閘底下墊著石頭，誰也不解其意。傻英雄由閘口裡面鑽出來，一看身上的水衣水靠，俱都被魚叉叉破了。傻英雄心中暗想：幸虧我有金鍾罩。若是沒有金鍾罩，這回就叫人家給叉爛了。

蕭銀龍等離著閘口有十幾丈遠的地方，等候著傻英雄。忽然見傻英雄由閘口那邊而來，蕭銀龍一看，傻英雄渾身上下的衣服都爛了。蕭銀龍又一看傻英雄的肩頭，竟將銀龍嚇得唉呦了一聲。銀龍忘了在水中了，幾乎喝進水去。四個人覺得離著閘口遠一點了，俱都露出身形。銀龍說道：「金龍大哥，可要了命啦！你的寶刀呢？」孟金龍說道：「在我背後背著呢。」說著自己回手一摸，只剩了空劍匣啦。金龍嚇得臉也變了顏色啦。

蕭銀龍說道：「孟大哥，我們都鑽出來，您還未曾出來。等了您這半天才來，莫非在裡面與人家動手了嗎？」金龍答道：「沒動手，也沒碰見人。外面頭一道閘口，我鑽不出來。我一用力，上面也不知什麼倒霉的東西亂響，當時上面七股魚叉就叉下來啦，將渾身的衣服都叉破啦。我怕又在眼睛上耳朵上，用兩手護著臉與耳朵，我鑽出來的時候，也忘了摸道爺的寶刀啦。」

銀龍說道：「了不得了！一定被七股魚叉的倒須鉤將寶刀掛上去啦。倘若是被九龍山的嘍卒將寶刀得去，再想得回來可就難啦！黃金印還不知怎樣呢，先將寶劍丟了，如何是好呢？」

正說著話的時候，就見前面五七丈遠，一道霞光由水中而出，好似一個立閃相似。蕭銀龍眼神快，遂說道：「寶劍在前面呢，趕緊追。」四龍向前一追，寶刀又縮入水中去了。四龍也縮入水中，向前趕去。只見寶刀在水中晃晃悠悠向前走，並不見人。追了六七十丈遠，仍然不見人，只見寶刀打著閃兒向前走，借水光猶如一條龍兒相似。孟金龍追得不耐煩啦，遂浮出水面，大聲說道：「寶劍成了龍啦，是誰盜出我的寶刀去？」

你不再露面，我可要罵啦！」金龍尚未說完，就見一人由水中冒出，捧著寶刀。四龍追到跟前一看，不是別人，正是海底撈月葉乘龍葉六爺。孟金龍一看非常歡喜，遂說道：「小叔叔你打哪兒來？可嚇死我啦！為什麼寶刀到了您的手中啦？」葉六爺說道：「金龍你們好大膽子！我到菊花村一打聽，據家人說你們同勝三哥探九龍山來啦。我遂僱了一隻船，來追趕你們。遇了大風，將船

停在蘆葦深處，我換上水靠，奔開口而來。你們四人撥開板之時，我藏在開板牆一個窟窿之中。也是年久啦，開板牆上面的石頭落下一塊來，只可容一個人。你們進去，我沒進去。比及銀龍、俊龍、化龍已經出來，臨你出來的時候，後背靠著北面兒擠，北面開板更低，焉能出得來？水裡又不能說話，上面用七股魚叉叉你，我怕寶刀被魚叉掛上去，趨著你用手護臉的時候，過去將寶刀抽出來啦。」語畢，仍將寶刀還與金龍。爺兒五位奔蘆葦中而來，覺到小船切近，諸葛道爺見葉六爺來到，遂說道：「勝施主如虎生翼，葉六爺水性甚佳。盜黃金印，先得了天時，又來了葉六爺，必能成功了！」勝三爺一見葉六爺，不勝之喜。寒暄數語，俱都在船艙落座。勝三爺遂問銀龍水路打通了沒有？銀龍將十二道開口打通之事，對勝三爺說了一遍。勝三爺意欲自己去盜印，蕭三俠與孟二俠焉能叫勝三爺自己前去？老哥兒三位，誰也不肯不去。各自換上水衣水靠，遂用油布口袋，將旱路的衣服，俱都裝起來。此時也就在二更多天，小弟兄水性好的就是四龍，如今又加上葉六爺，共合是五龍三劍要去盜印。金頭虎賈明在旁邊一看，五龍三俠前去盜印，必然容易成功。倘若盜出印來，老哥兒三個那大年紀，必然不能作官，作官必是小哥兒們的事情。金頭虎思想至此，以為這個事太便宜啦，盜出印來就是官。金頭虎遂說道：「勝三大爺，我也去，我的水性也行。」勝三爺點頭，微笑道：「願意去就去。」當時賈明收拾完畢，眾人俱都帶好自己的兵刃暗器。金龍將劍交與道爺，銀龍將劍交與賈七爺，爺兒九位，金龍在前，葉六爺在後。

工夫不大，覺到十二道開口一看，一位嘍卒都沒有。風聲大作，進了十二道鋼鐵閘，過了攔江鎖、混江龍、轉輪刀，如入無人之境。進了竹城，蕭銀龍、金頭虎把著竹城。葉六爺與高俊龍、於化龍、孟金龍，在十二道鋼鐵閘左右盤旋。勝三爺告訴眾人：「如有不測，你們眾人只管由水路逃走，我們哥三個殺奔山裡，順山坡逃走。」吩咐完畢，老三俠過了竹城。奔西南去一里多地，在依山靠水之處，三俠由水中爬上山坡。只聞樹木被風吹得聲如牛吼，三位俠客進了大樹林子，脫下水靠，打開油綳子包裹，從油布口袋中取出衣服。撤去頭上月牙分水箍，用絹帕繃頭，帶上鴨尾巾，勒十字絆，繃英雄帶，整理衣服。掛好鏢囊，背上刀。零碎東西俱都收拾起來，包在包裹之內，背在背後。爬陡壁，走山崖，老哥兒三位走到一片臥牛青石。這片臥牛青石有八尺高的，有七尺高的，還有三四尺高的。

勝三爺由兜囊中取出火筒，打開口子，一晃火折，一照這片石頭，青呼呼，紫微微。勝三爺說道：「此山太陰，咱們快出這片臥牛青石之地。」

原來，這片臥牛青石，南北有十餘里地，東西有一里多地。

老哥兒三位由西向東而行，就聽正東呼哨一聲，站起一排人。

每人一把雙手帶，舉著火把，南北雁排翅排著。正東迎頭一塊巨石，有一丈餘高。巨石上站立一人，黑面鋼鬚，懷抱播鼓點金錘，一聲吶喊。三爺有心要走，也是勢所難能，已被人家圍上了。行俠作義之人，也不能跑，勝三爺遂止住腳步。這四五百嘍卒只有二十對掌火把的，其餘都是弓箭手。曹世彪一看，叫道：「勝老義士，你真有意外的能力，你怎麼進來九龍山呢？你背後那兩個人是誰？」勝爺答道：「這二位乃孟凱、蕭杰是也。」蕭、孟二人俱都站在勝三爺左右。勝三爺說道：「白老寨主下帖請我弟兄三人，若少來一位，豈不負了白老寨主與曹二寨主的美意！」曹世彪說道：「你們來的人恐怕還多，現在裡外四十八道卡子，鋼鐵閘已經落死啦。別看三位老英雄有神鬼不測之能，但是一進了九龍山，性命就在吾弟兄掌握之中了。」

語畢，遂將播鼓點金錘遞與嘍卒。由腰間取了梆子，連敲了一陣。嘍卒俱都認扣搭弦，三面將三俠圍住。孟二俠說道：「咱們弟兄三人向西下水去，箭入水力微，咱們好借水逃走。」勝三爺說道：「愚兄若不盜出印來，誓死不回！愚兄平生未曾叫人家追著跑，你弟兄水旱兩面，俱都是藝業精奇。」孟二爺說道：「老哥哥您比我才大一歲，我就捨不得死嗎？但願與兄長福禍共之！」勝三爺是古銅色的鴨尾巾，孟二爺是絳紫色的鴨尾巾，蕭三爺是寶藍色的鴨尾巾。被風吹得亂擺，仍然向前而進。又聽三通梆子響，嘍卒們左手如抱嬰兒，右手如托泰山，前拳對後手。勝三爺一飄銀鬚，孟二爺握住七星刀，蕭三爺也將刀拉出預備斷殺。

曹世彪一看哈哈一笑，遂叫道：「勝老俠客，請來你們，焉能放箭呢，三位且沉住了氣。我且問三位老俠客，你們三位作什麼來了？」勝三爺說道：「我們盜印來啦。」曹世彪說道：「三位俠客認識隱逸樓嗎？」勝三爺說道：「不認識。」曹世彪說道：「三位如敢盜印，我願陪你們三位，同到隱逸樓。」曹世彪遂縱下巨石，嘍卒們兩面站立，撒箭收弓。單有二十餘名嘍卒，專管接著點火把，曹世彪頭前引路，老三俠在後面跟著。

嘍卒們在兩旁護衛，來到西寨子牆大紅油漆柵欄門切近。到柵欄外，曹世彪叫嘍卒們止住了步。只有二十餘名嘍卒打著火把，進了紅柵欄門。再向東走，穿過三道寨子去，有一道垂花門，有一個白紗燈紅字，上寫西垂花門，高聳聳一座高樓，方磚鋪地。曹世彪指著西垂花門裡的大樓說道：「這就是隱逸樓。印在天花板底下弔著呢，勝老達官您敢進去嗎？」勝爺說道：「刀山油鼎，龍潭虎穴，勝英有何懼哉？請二老寨主在垂花門外了望，我弟兄進垂花門盜印。」勝三爺在前，孟、蕭二俠在後。

一進垂花門，三俠俱都用刀柄一點方磚地，當當響，然後才向裡走。勝三爺取出火折一照，再向東去方磚地上俱都是白梅花點。勝三爺再用刀柄一點，並不是方磚啦，原來是木板。勝三爺叫道：「二位賢弟，只知難進九龍山，誰知還有消息。若知有消息，開口外現有消息娃娃，為何不叫他來？愚兄進樓盜印，倘有不測，憑二位賢弟的絕藝，足可殺出九龍山去！」孟二爺說道：「仁兄賢弟，我上樓盜印，倘有失腳，你們二位殺出九龍山，多多照看您那傻姪子金龍吧！」蕭三爺說道：「二位哥哥，還是兄弟進去盜印吧。我要盜印有了危險，二位哥哥多照看銀龍足矣。」勝三爺說道：「此樓我一人上去足矣。倘若都上去，有了危險，一個也活不了！還是愚兄上去為是。」孟二爺說道：「但願同死。」蕭三爺說道：「願福禍相共。」勝三爺一笑說道：「二位賢弟，不是為兄畏死，他既設此樓，其中定有危險，同死無益。」蕭、孟二俠齊聲說道：「死何足惜！並且，一個人的心思不如三個人的見解，咱們兄弟三人一同進樓，倒可見機而作。」於是弟兄三位一同進了隱逸樓。勝三爺在前，孟、蕭二位，一伏腰進了隱逸樓。老三俠這一進隱逸樓，就要被獲遭擒。

書中代言，樓中假方磚地，凡有白點都是消息。勝三爺止住步，對二位賢弟說道：「餘在三十歲時，致力於武學，不追求消息埋伏。吾之恩師艾道爺曾說過，這宗消息名為陰陽穿珠透花板。當時並不以為有用，這會兒看見了，才想起恩師之言。」

說著話，老三俠腳邁萬字式，走人字步，白梅花的磚俱都動彈，一丈二寬，兩丈來長。此時老三俠在正中間。勝爺說道：「我雖然聽過這宗陣式，但亦不復記憶了。二位賢弟向東縱，我向西縱，便可腳踏實地。」語畢，三俠分向西、東一縱，就覺身子向下一沉，俱都縱在翻板之上，將老三俠翻入深坑。原來底下是水，水中有鋼鐵網倒須鉤，三俠既在翻板之上，明知不能免於難，俱都擲刀一攏，磕膝蓋，落於水中網上，被鋼鉤將胳膊俱攏住。曹世彪在陣外聞聽翻板聲音，由腰中掏出呼哨，一聲響將鉤桿子手喚來，率領鉤桿子的那個賊寇，正是心懷嫉妒的林士佩。見了曹世彪，躬身說道：「曹二叔怎樣了？」曹世彪說道：「拿住了。」林士佩問道：「拿住幾個？」曹世彪道：「拿住三個。老三俠都在隱逸樓中被獲遭擒。」林士佩以手加額說：「老勝英、孟凱、蕭杰，也有今日？眾鉤桿子手隨我來。」

鉤桿子手先進去一看：勝爺他們墜落的是第三塊翻板。鉤桿子手將第二塊翻板一按消息，出來一個鐵象鼻兒。旁有大穿釘，地上有環子。用大穿釘將第一塊翻板穿上，人再登於翻板之上，就不能動了。鉤桿子手走到第二塊翻板，掀起來，都是消息。

有繡簧繡著，一按消息，翻板自起。二十個鉤桿子手，將長把鉤桿子順下去，一個網角五根鉤桿子，連網帶人俱都搭將上來。

林士佩一看，老三俠猶如水雞兒一般，俱被網上的倒須鉤鉤著。

打開鋼鐵網，嘍卒們就要摘鉤。林士佩說道：「且慢，你們不行。別忙，先將那三口刀撿起來，這三口刀雖不能削金斷玉，比寶刀也差不了多少。三口刀俱都將網紮破，若沒有護手擋著，會完全落在水底。嘍卒將三口刀俱都拔出來。林士佩說道：「這口刀叫七星刀，是魚鱗紫金刀，是勝老俠客的。這口刀是孟二俠的，這口刀叫金背折鐵刀，是蕭三俠的。三位俠客的三口寶刃乃是無價之寶。」你道林士佩說這些話，分明是藐視三俠。

此時三位俠客在一個網兒裡猶如水雞兒一般。按說俠客的身份，別說是被獲遭擒，連敗仗都不能打。如今被獲遭擒，林士佩故意的俠客長俠客短，特意說與勝三爺與蕭、孟二俠聽，老三俠是一語不發。林士佩過去，先將勝三爺的鴨尾巾向下一掙，絹帕俱都掙下，擲在一旁，厲聲說道：「這是白老寨主請來的。」

用磕膝蓋一頂勝爺的腰。摘了鋼鉤，攏二臂，有嘍卒遞過繩子，四馬攢蹄捆好。叫道：「曹二叔，怎樣發落？」曹世彪說道：「抬到中平大寨去。」兩個嘍卒一根槓子，將三俠抬起，徑奔中平大寨而來，由東面白玉台階上去，抬到中平大寨門外。林士佩說道：「暫且放下。」當嘍卒的沒有好人，臨放下的時候，將槓子順著肩膀兒向下一推，撲通一聲，擲在塵埃。勝三爺怕摔了臉，一揚臉，一挺胸脯。曹世彪在先，林士佩在後，見了白玉祥白老寨主，躬身施禮。

白玉祥坐在金交椅上略一欠身問道：「將老三俠請到了嗎？」林士佩洋洋得意說道：「請到了。」白老寨主問道：「怎樣請來的？」林士佩說道：「寒鴨澆水請來的，現在門外放著呢。」

白玉祥說道：「三俠乃是當世的人傑，南七北六省，百姓蒙其德澤者，處處有人。何必這樣？倒剪二臂足矣。」林士佩聞聽，雖然不敢公然拂意，面有不悅之色。唯唯而退到外面，叫嘍卒將三俠下身的綁繩打開。遂說道：「白老寨主有請三位老俠客。」

嘍卒們攙著三位老俠客，勝三爺面對林士佩微然一笑，說道：「勝三爺與蕭、孟二俠，焉能用人攙扶？刀山油鼎，勝三爺與蕭、孟二俠，進退綽如，無所畏懼。你們這些鼠輩，焉識俠義？」

勝三爺語畢，在前大踏步，仰面向中平大寨走去。蕭、孟二俠在後面跟隨，行動自如，毫無半點懼怯感。嘍卒們看著，欽然起敬。三位老俠客來到中平大寨，舉目觀看：裡面水八寨，旱八寨，小六寨，中平八寨，好大一座山寨！白玉祥見三俠徐步自在走入中平大寨，急忙離了金交椅。曹二寨主在後面跟隨。

白玉祥口中說道：「三位俠客，恕白玉祥不恭。白玉樣本擬將三位俠客迎進中平寨，再議盜印之事。不想三位老俠客夜臨拙山，白某有失迎訝，恕白某不知之罪！嘍卒們這樣待遇三俠，著實可惡！」勝三爺聞聽，未等白玉祥將話說完，瞪目說道：「你就是賊首白玉祥嗎？」白玉祥說道：「正是白某。」勝三爺呸的一口向白玉祥唾去：「好一個無知的賊首！你用請帖將姓勝的哥兒三個請來的。姓勝的見了回帖，不失信義前來。你要是正人君子，將勝三爺迎進山寨，馬上步下，水旱兩面，與勝三爺比試三合，誰勝誰敗，自有公論。你不以仁人君子待人，用此嫉妒小兒之計，造下消息埋伏，暗害勝某。勝某平生講的是明人不作暗事！刀槍並舉，以能為武藝賭輸贏。今既被你等小人暗算，何必多言？還講什麼有失迎不失迎的？不問可知，你乃是口頭仁義，毫無信用的小人！殺官奪印的罪魁，萬惡賊首！在勝某跟前還來動口齒之能？速速將勝某置之死地！勝某絕不能哼哈。」白玉祥初時見勝三爺，本打算用言語奚落勝三爺，羞辱三位老俠客，勝三爺行俠作義一世，焉能聽他那一套，早已視死如歸。焉能叫白玉祥在林士佩等仇人及天下英雄的面前，被人家羞辱呢！故未等白玉祥將場面話說完，便唾了白玉祥一口。以言語激怒白玉祥，為的是叫白玉祥將自己一刀兩段。

落一個為盜印而死，雖然死在賊人之手，名正言順，死於國事。

白玉祥說道：「白某是明季末科之武狀元，誰人不知，哪個不曉？你姓勝的不過是一保鏢匹夫耳。」勝三爺說道：「你要真是武狀元出身，決不能助紂為虐，不懂賢愚好歹。欽差大人是國家的忠臣，愛民如子，人被其澤；你為殺官人之賊首。盜國家之印，明理的人，以武狀元的身份竟作此狗盜之事，豈不可笑！將來世有完評，誰為好人，誰為歹人，勝某在光天化日之下，雖婦人孺子，皆知我為公理而死於姓白之手。」白玉祥在眾目之下，本想奚落勝三爺幾句，不想反被勝三爺罵得閉口無言，弄成騎虎難下之勢。遂叫道：「左右來呀。」兩旁刀斧手答應一聲：「在！」白玉祥說道：「將三俠亂刀分屍！」兩旁刀斧手一個個橫眉立目，虎視眈眈。舉起雙手帶，猶如一窩蜂相似；直奔老三俠而來。勝三爺引頸說道：「白玉祥你看我三俠是真漢子不是？」談笑自若，毫無懼容。此時群雄沒有不可惜三俠，竟得如此結果。惟獨喜壞了小兒林士佩，眼見刀斧手一擁齊上，忽聽西台階有登登腳步聲音，聲音洪亮，嚷道：「刀下留人！」無論什麼事，都有規矩。官私是一樣的，每於殺人之際，若有喊刀下留人者，必得要問明情由，然後才能動手。白玉祥一聞聲音，不覺愕然，林士佩猶如涼水澆頭。舉目觀看，就見跑來二位少年，不是別人，正是二位少爺：銀獅多白義，玉麒麟白俊。跪在老寨主面前說道：「三俠殺不得。」老寨主白玉祥一看，原來是兩個少寨主，遂說道：「敢與他人講情，綁下去殺。」一聲令下，如狼似虎的嘍卒，一齊上前把二位少寨主綁了。兩個嘍卒推著一個，眾家寨主俱各默默無言。此時可就顯出來老虎頭了，擂鼓點金錘向兩下裡一分，大聲說道：「誰敢推二位寨主，我使用錘將他砸死！」曹世彪這一領頭攔阻，寶刀將韓殿魁與各寨主等，就有敢說話的了。韓殿魁叫道：「白寨主，問問二位少寨主因何與賊人講情？」當下將二位少寨主推回，白玉祥問道：「犬子為何與賊人講情？」大少寨主一語不發。二少寨主說道：「天倫，君叫臣死，臣不死是為不忠。父叫子亡，子不亡是為不孝。您叫孩兒說話，孩兒便說話。您不叫孩兒說話，孩兒至死不敢多說。父親您時常提起，勝英替天行道，剪惡安良。他何以與咱父子是仇人呢？盜印這人，本應當提出自己的姓名，他為何提九龍山十海島呢？印現在九龍山，盜印之人也在九龍山。老爺子您用三封名帖請的勝英，何仇之有呢？」白玉祥說道：「老父本來無心殺害三俠。他這樣強暴，蔑視老夫，故將他推出亂刀分屍！」二少寨主說道：「您老人家想，杉木桿子能折不彎，您要叫三俠軟弱了是不行的，千刀萬斷都行。要叫他軟了，孩兒有一計策，先將三俠囚禁起來，他的朋友甚多，必然前來解救，將他們俱都拿獲，再提出三俠，將三俠朋友俱都綁在他的面前，那時天倫叫三俠，認輸不認輸？他要說不認輸，便將他的朋友一齊殺了；那時三俠他顧全他的朋友，他就得認罪服說。」老寨主說道：「吾亦無意殺他三人，今汝所言甚當。」叫道：「白俊，你暫將三俠押赴避水閣之內囚起來。」二位少寨主的綁繩早已解開，又叫林士佩與曹世彪二人幫助嘍卒們拿著水叉，舉燈籠，林士佩左手拿著狼牙鑽，右手照著勝爺肩頭一拍說道：「勝三爺，避水閣內非常涼爽，你們三位還是自己走，還是用嘍卒們搭著呢？」勝三爺飄銀鬚一笑，遂說道：「林寨主，我有幾句話，同著眾人交代交代，然後跳油鍋勝英也去。兩廊下眾位寨主聽明，我勝英有大過數次，早就當死。第一過在林士佩請南北英雄會，林士佩請我赴會，不與人打，先打鹿打豹，遂被鹿撞死東路鏢頭趙謙和西路鏢頭李勛。第二陣打豹，豹傷了我盟姪雙刀將王玉成，嗣後鹿與豹皆被賈明打死。林士佩又不算，又要人跟人再賭輸贏，遂演成刀劈邱銳，鏢打邱鈺，又紮死高雙青。高雙青本是我的徒姪，此子採花殺命，無惡不作，我才將他一刀紮死，整理我們上三門的規矩。最後我與林士佩寨主較量輸贏。林寨主手使陰陽雙劍，我使一百二十八刀，反臂轉環刀，那時姓勝的不忍下毒手，只削去他八楞袖口壯帽及一片髮髻，那就是勝英該斷不斷之第一過也！林寨主叫我們在逍遙亭休息，誰知他暗埋地雷，要將保鏢的一網打盡。嗣後識破，將地雷刨出。我追趕林士佩，到蓮花湖交界，勝英墜在林士佩船後。我見林士佩的胞妹哭得可憐，要投長江一死，姓勝的動了惻隱之心，所以在江中不捉林士佩，是勝英之第二過也！後來在蓮花湖困住我們男女十餘人，林士佩假蓮花湖的勢力與我為仇。我有一個盟姪孟金龍力大絕倫，在蓮花湖，我不叫他傷害林士佩性命，乃勝英之第三過也！後來在蕭金台林寨主用三停分水狼牙鑽，欺壓我老邁無能。我五弟趕到，用葉裡藏花棍將林士佩打倒。手起棍落，直奔頭上就打，我勝英趕奔近前，托住亮銀盤龍棍，未傷林士佩的性命，是我勝英之第四過也！在杭州府雙鬆嶺碧霞山我五弟二打林士佩，第六次在雙龍山聚義廳，我又囑咐我五弟，別傷林士佩。那時蔣伯芳、孟金龍、孟凱、蕭杰，非要制死林士佩不可，我將林士佩放走，此又是我勝英之大過也！今日勝英死之晚矣！」勝爺這麼一說林士佩的已往之事，兩廊下四五百位寨主，有那明理的說道：「這個人太無天良啦！多少次不殺之恩，他還不知以德報德。眾位千萬可別交他這無義之人！」大家這一交頭接耳，林士佩的臉上不掛，羞惱變成怒，抬手摘鑽，鑽頭朝後，鑽纂朝前，奔勝三爺頭頂劈來。勝爺一低頭叫道：「林士佩，你就請動手，何必發怒！」說罷將頭一低，林士佩的鑽向下一落，曹世彪在旁一伸手將林士佩的腕子托住：「林士佩，我寨主哥哥叫你將三俠放在避水閣，沒叫你公報私仇。」您道曹爺是口快心直，快人快語，可比三國的桓侯，梁山的李逵，林士佩也不好向回攢鑽。曹爺托他的腕子，也不鬆手。白玉祥恐怕他們爺兒倆弄僵了火，叫道：「士佩賢姪，速將三俠下在水牢，不要違誤。」林士佩撒回鑽去，叫道：「姓勝的！你是走呀，還是叫我們搭著？」勝三爺說道：「油鍋鼎鑊，勝三爺有何懼哉！」林士佩暗中告訴一個老嘍

卒說：「你去取三條綾子來。」工夫不大，老嘍卒取來白綾子三縷，交給林士佩。林士佩在三俠的綁繩上重新又綁上白綾子。

書中代言，白綾子不懈勁，無論有多大力氣也不能退出手腕去。頭前有老嘍卒打著燈籠引路，林士佩率領，往西南過五七道寨子。忽聽水聲滔滔，並不見水。西南犄角有一座閣，南北都是漢白玉欄杆，有三四丈見方，漢白玉鋪地。以西為上，有一張青石月亮桌，兩旁有青石月牙椅子，東西南北有兩根青石柱，約有一尺粗細，將燈籠拴在柱子上。嘍卒俱穿水褲，林士佩、曹世彪俱都穿著水衣。南北兩頭一邊有一個鋼環子，嘍卒一提鋼環子，咯吧一聲響，閃開石蓋，用鐵柱子支起。林士佩叫道：「三位俠客爺這裡面涼快，自己下去吧。」勝爺毫無畏懼說道：「這算不了什麼。」老三俠自己走入倒下台階的水閣內，嘍卒打著燈籠。走下十餘層倒下階腳石，三俠跳下水去，水過肚臍。三位老俠借著燈光觀看，靠西面有五根明柱，出水四尺有餘。頂上有一個鋼環子，底下一尺餘也有一個鋼環子。林士佩指著嘍卒說道：「勝三爺是第一俠，請在正當中這棵柱子上。」嘍卒將勝三爺的胳膊一領，拴在當中這棵將軍柱上，底下的腿拴在柱子的橫棍上，又將勝三爺的白髮拴在上面鋼環子上。孟二俠在左，蕭三俠在右。勝三爺用腳一踢，底下是石頭鋪地，四面石壁。為何水響？原來南北兩面有鐵篋子，由南來水，從北出去。林士佩說道：「太涼快啦，咱們上去吧。」

眾人順階腳石上去，撤去兩根鐵棍，一擰螺絲，石蓋封口。三位老俠在陰山背後，先是有氣助著，不顯甚涼，到後半夜就覺著涼了。到第二日早飯之後，忽聽上面鋼環響動，石蓋忽動。

勝三爺抬頭向上一看，見一白胡老者，年在七十餘歲，托著一個木頭托盤，後邊跟著一個十五六歲年輕之人，青布的水靠，提著一個廣錫大素子，拿著三個小茶碗，來到近前，那老者叫道：「三位老俠客請了。」托盤裡邊三大碗綠豆飯，兩大盤饅頭，兩碟菜。遂說道：「這三位老俠客，我家老寨主氣惱之間，忘了送飯啦。這是我家少寨主打發我等送飯來，您吃飯，我們送到您的嘴上，我們可不敢鬆綁繩。」勝三爺問道：「你們是九龍山的什麼人？」老者說道：「勝爺，我是內寨的老家人，我叫白福。」年輕的說：「我是少寨主的書童，我叫白林。」勝爺說道：「你們二人不夠資格，原本是賊下之賊。勝三爺要吃賊飯怕沾上賊味，凍死不烤燈前火，餓死不吃無義食！」白林說道：「勝三爺您別著急，這是二位少寨主的私情。」說著話，一老一少轉身上階腳石而去。到上面將托盤酒壺茶碗都放在青石桌上，將兩根鐵棍一撤，石板入卡口，上好螺絲。老三俠在裡面，也不知黑白天晝。

又到了定更來天，孟二俠渾身立抖。先前筋骨疼痛，後來四肢麻木，三位老俠客俱是如此。孟二爺上嘴唇打著下嘴唇，直哆嗦，叫道：「勝三哥，方才送飯來許是白天？此時大概黑了？您看此九月天氣，不見天日之光。他們送飯，咱們不吃，也當喝兩杯水酒。此時我心中發慌，再要待一夜，小弟休矣。咱們哥仨由昨日未離涼水。」勝三爺轉了轉眼珠，看看左邊孟二俠，右邊的蕭三爺，遂說道：「我連累二位賢弟，受此世所罕有之苦。」孟二俠說道：「盜印告咱們三人，又以帖請咱三人，怎算三哥連累我們哥倆？此時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，不如在聚義廳，亂刀分屍，倒也爽快！老恩兄，人到難處想實朋，這要是老恩師劍客來了，能救咱們不能呢？」勝三爺說道：「賢弟你想，吾恩師又不會掐訣念咒，焉能來到此處？下水之時，二位賢弟沒看見嗎？這鐵篋子，四寸見方的大柱。就是來了，也斷不了鐵篋子。」孟二俠又說道：「女劍客也不知道行不行？」

勝三爺說道：「女劍客的寶刃也斷不了鐵篋子，再說女子更不能進九龍山了。」孟二俠又說道：「道兄與聾啞仙師等如何？」

勝三爺說道：「不成。」孟二俠說道：「如此咱弟兄三人沒有救星了。」勝三爺說：「老少三輩，只有一個能行。」孟二俠說道：「哪位能行呢？」勝三爺說道：「惟有賈七弟那口寶刃，秋風落葉掃倒能行，但是他不會掐訣念咒，九龍山水早約有三百餘里，他焉能找到這水牢呢？」此時三位老俠客浸得筋骨麻木。正在叫天天不語，叫地地不應，就聽南面的鐵篋子外，水向上一攪，一雙手摀住鐵篋子，由分水裙內掏出火筒打開子母口，抽出火折子晃著了，向牢中一照，遂說道：「三位哥哥多有受難，恕小弟救護來遲。」語畢，將火折放在火筒之內，卡好子母口。伸手由背後握劍督，嗆啞啞一道立閃，抽出斬釘斷鐵的秋風落葉掃。行家一伸手，便知有沒有。四寸見方的鐵柱子，削這個柱子，可不是一劍斬斷，一劍一劍的向下削，削到剩一指來寬才將鐵柱斬落，隔著四寸一棵，削下一棵去，偏著身就可以出去了。賈七爺削完立柱，進到牢中，伸手要解勝三爺的綁繩。勝三爺說道：「賈七弟先解你孟二哥吧。」賈七爺遂奔孟二爺，一摸繩扣，用寶劍一割，割斷兩道繩子，解下頭上髮髻。然後再斷勝三爺的繩子，勝三爺說道：「你將蕭三弟的繩扣斬斷。」賈七爺不敢違背勝三爺之命，又與蕭三俠斷了繩扣，解下頭髮。放開蕭三俠，再將勝爺放開。三位老俠客在水中捆綁了一天一夜的工夫，由前一日四更天下水牢，第二日定更多天遇救，米粒未進，冷水浸得哆哩哆嗦的不能站立，倚住水牢的上牆，紋絲兒也不能動轉。賈七爺先攙扶著孟二俠在水牢中避避，活動渾身的血脈，孟二俠能夠強掙扎著站立，自己用手按著穴眼活動血脈。然後賈七爺再攙扶著蕭三俠活動週身，又攙扶著勝三爺活動週身。順著鐵篋子出了水牢，向正南晃出半里多地，黑夜之間離著水皮二尺多有一條彈繩。勝三爺與蕭、孟二俠俱都未曾留神，並未看見。賈七爺晃到離彈繩切近，叫道：

「勝三哥隨我來。」勝三爺走到切近一看，原來是一根彈繩，離著水皮二尺有餘。勝三爺問道：「賈賢弟此繩是何原故？」賈七爺說道：「勝三哥，我一個人焉能來到此處，還有別位了。此繩是咱們出入的道路，上面可沒有人把守。我們來了五個人呢，老劍客震三山、鐵飛龍、歐陽大義士、楊六爺與小弟我，一個人飛也不能上山，此處向上去二三十丈高，乃是最矮的山頭。還有一條道路，在東山下呢，是楊六爺把守著。」勝三爺與蕭、孟二俠陸續上了山頭，然後賈七爺再順著繩子爬上了山頭。究竟賈大爺他們是怎麼來的？原來，三俠與五龍、金頭虎進了九龍山十海島，被把關兵窺破。一聲呼哨，調齊了大隊。

偵察開口，一看閘板南面高起來啦，絞起閘板。有會水的下去，將墊閘板的石頭撤去。當時五龍聽山上呼哨連成一片，俱各拼命的逃走。五龍之中於化龍水性略慢點兒，逃到外口閘板的時候，閘已下落。於化龍由邊兒上向外一擠，左肋被閘紮傷一根，幾乎斷折。比及金頭虎向外逃時，閘板早已落下，三俠已進了早寨。金頭虎一人，猶如沒娘兒一般，由水中逃命，比及五龍出了九龍山十海島，一看人數，老三俠與金頭虎未見出來，五龍這才逃回葦塘中，將九龍山內落閘之事，報告聾啞仙師等。

聾啞仙師聞聽大吃一驚，急忙與眾商議攻進山，挽救老三俠與賈明之策。聾啞仙師與賈七爺說道：「他們爺四位，凶多吉少，如今大家只可以死相拼。倘能攻破閘口，便可救出山內之人。」賈七爺連連稱是。當時將船由葦塘中駛出，此時風已略小。原來的六隻船損壞了一隻，又加上葉六爺僱來的這隻船，仍然是六隻小船，齊奔閘口而來。來到閘口切近，閘上的嘍卒紛紛拋石子，船不能近前，連水手帶鏢行的人，受石子打傷了十餘人。聾啞仙師說道：「別攻閘口啦，這六隻船想要攻進山，勢比登天還難，且退下來再議。」於是退出十里之外，進了葦塘之中下了錨。眾人飽餐了一頓飯，聾啞仙師說道：「要想由閘口進山是辦不到啦。吾有一計，今早去叫只船，離閘口近處虛張聲勢，大喊攻閘。船要來回盪漾，人要大聲吶喊。閘上的石子剛要夠得上啦，船便向後退。再去一隻小船奔南去，探九龍山何處可以進去？必須繞道而行，別叫山上的嘍卒看見。」

但是這一支人，必須一個人當十個人用。出進山時一死相拼，有去無回。哪位願去？」聾啞仙師正在問大眾何人前去之際，楊香五用手一指正東說道：「前面來了一隻小船，船頭上站立一人，你們看看是何人？」說著話的工夫，船已不遠啦，楊香五說道：「諸葛道爺，船上那人是我的天倫。」聾啞仙師口念：「無量佛，楊六爺來到，他一個人能頂一千人用。」船靠一旁，大眾見禮。鎮九江屠祭問道：「六弟由何處來？」楊六爺說道：「我由鏢局子而來。我到了鏢局子內，聞聽你們大眾現在菊花村，我又到菊花村王宅，據老僕說你們大眾昨天俱都探九龍山來了。我今天在菊花村吃完了早飯，奔九龍山而來，這隻小船本是僱的。」楊六爺又問道：「探九龍山怎麼樣了？」道爺說道：「昨日二更多天，老三俠與金頭虎及五龍進山，被山上之人看破，只逃出來五龍，老三俠與賈明俱困在山內。由昨天夜間攻閘口，到今日晌午，都被石子打回，未能近閘。如今一天一夜，不知老三俠與賈明他們的性命如何。」楊六爺說道：「眾位仁兄賢弟打算怎麼辦呢？」道爺便將今天用的計策對楊六爺說了一遍。楊六爺說道：「有上不去的天，沒有上不去的山。用一隻小船，去四五個人，要有能為的，與九龍山決一死戰！救他們爺兒四個。」震三山說：「我去。」賈七爺說：「我也去。」

震三山是個矮子，賈七爺也是個矮子，楊六爺也是個矮子，這就夠三個矮子了。楊六爺說道：「咱們到了九龍山內，三位哥哥

與賈明若遇難，咱們想法救他們。他們若是遭害，咱們便報仇。可是人還少點。」賈七爺黃眼珠一轉，說道：「蠻子你還不說話嗎？你有軟硬勁的功夫，日行千里，黑夜像白晝看得一般遠。」蠻子說道：「我不會水。」震三山一晃大腦袋說道：「歐陽天佐你太滑啦，咱們哥兒幾個是一同前去，死生共相！你還能落後嗎？」蠻子這才點頭。當時挑選了一隻堅固的小船，哥兒四個上了小船，順著山坡向南去。風較前略小，當日天陰未晴，黑得甚早。由開口順著山坡向南走了有二三里地，一看陡壁山崖，有百餘丈高的，有三五十丈高的，有七八十丈高的。

山頭上的石頭城牆，俱都是兩丈來高。走到一座山下，楊六爺說道：「此山有二三十丈高。」楊六爺叫道：「大師兄，此處可上。船奔山根駛去。如山上有人知曉，船再後退。」船剛到山根切近，忽然由水中冒上一人，露出半截身軀，老劍客是夜行眼，看此人乃是一黑大漢，一身藍布衣裳，一伸虎掌抓住船頭，口中說道：「你們是幹什麼的？鬼鬼祟祟的，我將船給你們弄翻了！」老劍客伸手就要抓此人的手腕，老劍客要抓上他的腕子，他手就算廢啦。賈七爺一看，急忙說道：「我看此人面熟，等我問他。」賈七爺遂說道：「你是何人？」此人答道：「我是鐵飛龍。」賈七爺說道：「你是幹什麼的？」鐵飛龍說道：「我是進九龍山給我勝三大爺盜印的，怎麼著都進不去。」

眾人一聽，心中這才稍安。賈七爺說道：「鐵天勝是你何人？」

飛龍答道：「是我天倫。」賈七爺一笑說道：「我與你引見引見，這是你楊六大爺、明清八義、登山豹子楊義臣。這是你夏侯商元伯父。」與鐵飛龍引見完了，飛龍上了小船。蠻子說道：「這才叫五子救三俠。我是蠻子，老劍客與賈七、楊六都是矮子，這個鐵飛龍是傻小子，此之謂五子救三俠。」老劍客聞聽，遂說道：「蠻子說的不錯，真稱得起五子救三俠。」楊六爺囊中取出皮帶一條，有一巴掌寬，打開了向腰中一係。內有七個釘子，名叫七星釘。七星釘上有皮套，四寸見圓，皮帶係在腰間，七個釘子插在皮帶之上，楊六爺說道：「船奔山根吧，山頭上若沒有人看見，它縱有一千丈高我也能上去。」這七星釘爬山乃是楊六爺的絕藝，無論多高的山都能爬上去。楊六爺叫水手傍山，遂爬上桅去。左腳登著船桅，由皮帶中取出一個七星釘，用榔頭釘在山上。右腳登在第一隻七星釘上，再釘第二隻、第三隻，作七星式樣釘好，上一步用腳拔下一隻釘來。如此倒換著七星釘，工夫不大，爬上山頭。取出三隻七星釘來，掖在皮帶之中。舉目向上一看，一丈多高人造的石牆。楊六爺由腰間取出飛抓，一抖飛抓，抓住石牆的垛口簷兒，拉住了絨繩。取下七星釘，掖在皮帶子之內，攀絨繩向石牆上面便爬。

方爬到切近，一露頭的工夫，忽然裡面伸出一隻手來，蹦的一聲將楊六爺的透風巾抓住。左手抓住透風巾，右手的匕首奔楊六爺脖項而來。楊六爺兩眼一閉，只好等死。被人家提著，身軀懸著，實無緩手之力。哪知道此人的刀挨著楊六爺脖項問道：「閣下何如人也？」楊六爺聞聽，睜開眼睛一看，只見此人白素一張臉面，年紀約有二十來歲。楊六爺答道：「我乃明清八義排行在六，登山豹子楊義臣是也。閣下何如人也？」此人答道：「慚愧，吾乃本山二少寨主玉麒麟白俊。」語畢，將楊六爺提過牆頭，站在垛口之下。玉麒麟叫道：「六義士，你們來了多少人？你好大的膽子！」楊六爺明知不說實話也不行，早被人家看破了，遂說道：「我們來了五個人，前來解救三俠與賈明。」玉麒麟說道：「三俠現在水牢之中，我深盼有人前來解救。今六義士等來得甚好，我弟兄實是有心無力，不敢救三俠出水。現在三俠在水牢之中，此水牢由北向南去，再向西，山嶺上有三棵大樹剛能過人，乃是必由之路。再往北去下山坡，再向西去，還得過三道山嶺，此嶺有人把守，每隔半里地必有一人來往盤查。由此過去，三俠的刀與暗器，皆在後寨內書房中，六義士千萬小心！多加仔細，到山內時，高抬貴手，少傷人為幸。但是水牢牆上安著鐵籠子，非有寶刃不可，無有寶刃不能救人。過了三道嶺向西共四五里地，便見此水閣了。閣下便是水牢，六義士保重些。」語畢，二少寨主翻身去了。楊六爺說道：「多承指教，彼此心照吧。」楊六爺見玉麒麟走後，由腰間取出彈繩放了下去，上面拴在大樹之上。眾人都順彈繩而上，楊六爺將玉麒麟之言，報告了四位。這才商議誰盜兵刃，誰救三俠，誰打接應。賈七爺有寶刀能救三俠。老劍客打接應，大義士盜兵刃等物。鐵飛龍也打接應，這才救出了三俠。勝三爺說道：「眾位都快出山去吧，我不奪回黃金印，誓不出山！」

正在此時，就聽賈明喊道：「三大爺別走，帶著我。」賈七爺見賈明來到，心中甚為喜悅。您道別人此時，因勝三爺說叫眾人出山，只顧勸勝三爺啦，可就忘了賈明瞭。賈七爺心中時刻未忘，如今一見賈明，遂問道：「你在何處來？」賈明說道：「五龍一聽見山上開口呼哨連天，俱都奔命的逃走，可就將我留在竹城裡。再要走時，關已落平，也出不了竹城了，再找勝三爺也看不見了，我就在水裡糊裡糊塗的，晃在水面看離著人遠了，我又奔山環去，晃到山環裡一看，有大石頭窟窿，我就鑽在裡邊去啦。」

書中代言，賈明鑽螺絲洞，他渴了喝清水，餓了吃鬆籽兒。賈七爺正在問賈明之際，就聽北邊人聲吶喊，燈籠火把照如白晝。勝爺說道：「眾位仁兄賢弟們，預備傢伙殺奔前去！」

三位俠客與七爺、楊六爺、蠻子、金頭虎賈明、鐵飛龍，爺兒八個，各持兵刃，向前迎去。三俠在前，賈七爺與賈明等在後。嘍卒們由北向南。爺兒八位由南向北。帶領嘍卒之人，正是鐵戟將方成，五百嘍卒各持雙手帶，雁翅排開。您道九龍山怎知三俠在此呢？皆因為賈七爺救三俠之時，被尋山的嘍卒看見。

此處尋山的嘍卒，每隔半里之遠，有一人把守，互相傳達消息，不一時就傳到聚義廳中平大寨。鐵戟將方成聞聽救出三俠。方成在白老寨主前請命帶領五百飛虎軍，前去捉拿老三俠一千眾人。白玉祥說道：「方成你未曾經過大敵，鏢局之人不是柔弱之輩。」方成說道：「我來到九龍山無尺寸之功，必將三俠一鼓擒獲，獻於老寨主之前。」白老寨主傳令五百飛虎軍，令方成帶領前去。白老寨主自去打接應，方成這才帶領飛虎軍，飛也似來到。三俠迎將上來，俱都懷抱單刀。勝爺魚鱗紫金刀，爺下襯黃雲緞子鏢囊，周圍鑲青緞子臥魚，當中有個青緞子鏢字，下面五色線綉子，緊襯燈籠穗。孟二爺懷抱七星刀，爺下囊中六個蓮子鏢。蕭三爺懷抱金背折鐵刀，爺下囊中三隻毒藥叉、三隻紫金鏢。三俠背後是漢奸，頭戴春秋帽，身穿皮馬褂。

還有個黑大漢身高七尺，膀闊三停，背後背喪門螺絲棍。賈七爺、賈明俱都身矮，方成未能看見。兩陣對圓，方成一聲喊嚷：「勝英你乃籠中之鳥，釜中之魚！要知時務，擲傢伙束手就擒。」

勝爺聞聽，將捻銀髯說道：「來者莫非杭州小寇，方家集的方成？你不過是坐地分贓的小寇，無非是打槓子，放暗箭，端雞籠的毛賊。你也敢跟勝爺較量？你叫九龍山的白玉祥出來！」

方成看勝爺老邁，不放在心上。方成身材五尺有餘，頭帶青緞子壯帽，身穿青緞子短靠，青緞子快靴，手使的是一對畫桿描金戟。勝爺攔刀剛要與方成動手，後面黑大個嚷道：「勝三大爺您把黑賊給我吧。」勝三爺這幾句話送了方成的性命，若說他是人物，鐵飛龍還許留點情，蠻子聞聽說道：「王八羔子，老鶴落在豬身上啦！他比人家還黑，他還稱人家為黑小子。」

勝三爺聽鐵飛龍喊讓給他，有心攔阻，又想方成不是人物，鐵飛龍剛出世，是個愣小子，叫他將方成結果了性命就完了。勝三爺叫道：「賢姪慎重些。」鐵飛龍說：「知道了。」二人一照面，方成的雙戟陰陽把合著，一戟直奔胸口窩，下面這只奔肚臍。鐵飛龍見方成刺來，並不抄傢伙，手拍著胸脯說道：「小子照這來。」勝三爺等一看，嚇了一跳，有金鍾罩的功夫，也蔽不住雙戟，戟是尖傢伙，份量甚重，金鍾罩鐵布衫就是蔽得住，肚臍上也蔽不住。勝三爺一怔神的工夫，只見鐵戟將方成的戟已刺到鐵飛龍胸前，離著有半尺遠，鐵飛龍一斜身軀，方成雙戟落空。鐵飛龍一伸虎爪，抓住了雙戟。一隻手一隻戟，這就叫傻子專能愚弄機靈鬼。向前一拉雙戟，鐵戟將方成焉能是鐵飛龍的對手？鐵戟方成向前邁一步，鐵飛龍抬起右腿照定方成左肋下一腳踢去，就聽撲的一聲，鐵戟將方成倒在塵埃。

雙戟可就撒了手了。鐵飛龍將手中的雙戟向東拋去，由嘍卒們頭上過去，帶著多大的風聲，鐵飛龍擲了雙戟，過去一腳照定方成腿腕踢去，克哧一聲，方成的腿腕已折。這只腳踩著方成的右腿，一伸手抄起方成的左腿，口中說道：「我劈了你吧！」

傻英雄用力向上趕提左腿，未曾劈開。傻英雄還閒著一隻腿呢，抬起來向方成襠中踹去，就聽卍的一聲，連糞帶血流了滿地。

方成大吼一聲，一命嗚呼哀哉了。鐵飛龍將死屍舉起來，頭朝下，向石上磕去，頭觸石上，腦漿崩裂。這也是方成坐地分贓，欺壓鄉里的報應。

嘍卒們見方成喪命，齊聲喊道：「可了不得了！把方成給劈啦，真是大力神呀！」口中喊嚷，猶如一窩蜂相似，往回裡便跑。賈七爺叫道：「勝三哥，追殺這群亡命徒。」勝爺說道：「賈賢弟萬不可如此！這些嘍卒，有一半帶家眷的，皆是種地為業，養老養少，不搶不奪，公買公賣，都是好人。萬不要妄殺好人。咱們為的是奪黃金印，咱們找白玉祥去。我在前面，你們不許越過我去。」列位，勝三爺要不攔阻賈七爺，這五百嘍卒不盡死於劍下了嗎？何況有三俠三口刀，賈七爺的秋風落葉掃，鐵飛龍的喪門螺絲棍，金頭虎專打二把刀，焉能有這群嘍卒的命在？勝爺前面追趕，故意的慢走，容嘍卒們逃命。賈七爺在後面跟隨，正向前追趕，忽見這五百逃命的嘍卒俱都止住了腳步，仍向東西排好。五百嘍卒的前邊，又來了嘍兵寨主，打著燈球火把，第一對現出兩個人來，林士佩與程士俊，林士佩手擎三停分水狼牙鑽，背後十二顆鏢槍，相襯烈火苗，囊中有三隻點穴鏢；程士俊手持一對畫桿描金戟，背後十二顆鏢槍，相襯烈火苗。第二對，左有和尚法蘭，懷抱一對亮銀梅花奪。

右有八臂真人李士寬，背後有八柄短劍，懷抱兩柄長劍。第三對，左有寶刀將韓殿奎，白面長鬚，折鐵寶刀，叫能工巧匠補上一塊。右有二老寨主曹世彪，黑面鋼鬚，懷抱擂鼓點金錘。

這六位的能為都與勝三爺的本領相等。再向後面就是九龍山的白老寨主，大明末科的武狀元。頭戴銀灰色的老虎帽，正當頂顛巍巍大朵芙蓉花。身穿銀灰色大氅，領下銀鬚撒滿胸前。細腰窄背，身材魁梧，好似一位帶兵的大元帥。身背後有兩個馬童，一個馬童抱著一隻鳳翅紫金鏢，此鏢乃白玉祥獨出心裁，叫能工巧匠照樣打造。鏢桿長六尺餘，尖上有一個翅子，翅子前面有溜金鏢，後有鏢尖，此鏢的招數，不傳與外姓。三位少爺使的是短把荷葉鏢，此時三位少寨主也站在老寨主的東面。

大少寨主銀獬豸白義，二少寨主玉麒麟白俊，三少寨主玉面小子都白璧，各抱一對短把荷葉鏢。老寨主西面曹家三位少寨主，俱都穿青掛皂。大少寨主曹寶江，手使三尖兩刃亮金刀。二少寨主曹寶海，手持三尖兩刃亮銀刀。三少寨主曹寶河，手擎三尖兩刃亮銅刀。這是白、曹兩家的六位少寨主。六位少寨主背後，有百餘家寨主，高高矮矮，丑俊不同，各抱應手的傢伙。

勝三爺看個明白。勝爺面向北抱著刀，對白爺說道：「白老寨主你抬愛勝英，下帖將我勝英請進九龍山來盜印。要短打長拳，馬上步下，將我姓勝的捉住，我是心服口服。用消息埋伏，不算武學，蹭蹬失腳我姓勝的被獲遭擒，刀鏢甩頭鴨尾巾英雄髦，被你們得去，把我弟兄三人下在水牢，我孟二弟、蕭三弟一同被獲。老寨主請看，刀、鏢、甩頭等物我弟兄俱各到手，咱們兩造算不輸不贏。白老寨主你不比平常之人，你乃武學世家，大明末科的武狀元。避亂隱居在九龍山開墾為業，自備的資本，全憑奇才異能，成就了九龍山，並不是劫掠害民的盜賊者流，在下勝英是保鏢為業，公平交易。咱二位是井水不犯河水，素無仇恨，盜印殺官姓勝的管不著。題詩句於粉牆，言說落在九龍山暗告勝英。欽差大人是忠良愛民如子，本應鎖拿勝英，欽差大人怕屈了小民，故此派勝某尋找黃金印。盜印之人，給你我接仇作對，他要與我有仇，明找我勝英，家有家鄉，住有住處；但他不敢明找勝英，借九龍山的勢力，移禍於人。如蕭金台的老寨主閔士瓊，名高天下，大清國南七北六三省赫赫揚名。父子三人，皆因為招聚綠林道，太倉州的秦尤北京城皇宮內院盜取聖上的萬壽燈，將燈送到蕭金台，閔家老少寨主不加詳察，收留萬壽燈，窩贓賊人，只落得一家老少山破人亡，閔家父子俱被拿獲。我姓勝的放了老寨主與少寨主玉面小如來閔德俊，將大少寨主解往北京，刀斧加身，殺在雲陽市口。現在罪魁秦尤，仍逍遙法外，這閔士瓊之事就可為前車之鑒。白老寨主你乃文武奇才，可別為這宗品行不端盜印之人，打衙主的官司，那真不值得！倘老寨主不悟，可就悔之晚矣。」話言未了，白老寨主前面這三對，第一對，在東南角一聲吶喊：「勝英不必動口舌之能，盜黃金寶印，刀殺官人者，乃震八方林士佩。今天咱二人分個強存弱死。」勝三爺飄鬚一笑：「林士佩，我怕你跑了。」

書中代言，這就是七斗林士佩。勝三爺說道：「我要再叫你跑了，你就呼我為林英。林士佩你記得嗎？如今這就是第七次了。」

閒言少敘，話說勝爺見林士佩抄起狼牙鑽，勝爺此時也就行龍過步，二人一照面，林士佩托鑽頭，立鑽纂，用了個猛雞奪粟，劈頂帶肩，就向勝三爺打來。勝爺閃身軀，亮魚鱗紫金刀接架相還。長短傢伙一進，招眾人看著好似畫上繪的一般，一招一式，誰也不讓誰。林士佩鑽法神奇，勝爺的刀法絕倫，一力降十會，狼牙鑽碰在刀上刀就得飛。林士佩的鑽摘解撕掙，專找勝爺的刀。白玉祥一看，打了一個唉聲，說道：「曹賢弟，你看要講身法刀法，還是勝英高，果然名不虛傳。」且說林士佩與勝爺一來一往，工夫一大，勝爺氣力有些不敵，因勝爺兩天兩夜在水牢中受了許多饑寒，只喝了兩口水酒，此時又是困乏，腹中又空。林士佩正在二十五六的年紀，正是年輕力壯，他又不貪美色。再說，老不講筋骨為能，英雄出於少年。林士佩動著手，二眸子亂轉，眼珠是黑白分明。看著勝爺的刀老躲他的鑽，林士佩叫道：「勝老達官，英雄一世，打仗換撥不換？」

勝爺說道：「林寨主，我要換撥打仗，非英雄也！」狼牙鑽是一鑽緊似一鑽，恨不能鑽鑽見血，勝爺前是鼻窪鬚角見汗，衣襟原就未曾甚乾，此時反倒更濕了。勝爺用刀一點，林士佩用巨齒一掛，勝三爺一抽刀說道：「林寨主殺法驍勇，我勝英久而久之，甘拜下風。」語畢，向西南一縱，縱出去一丈有餘。

林士佩一聲吶喊：「姓勝的，不見輸贏，何以言敗？」語畢，便追。心中思想：老勝英你力盡聲嘶，這回你還有能為嗎？你跑也不行。林士佩在後緊迫，勝三爺若向正東正西敗走，因有嘍卒，若向回裡跑，又有自己的人，只好向西南敗走。林士佩在後一追。鐵飛龍說道：「我替我三大爺去！這小子得理不讓人。」

孟二俠急忙攔阻道：「不許相助，你勝三大爺平生打仗不許別人幫助，無論多近的朋友，若出去幫助，當時就算掰了交情。」

孟三俠將鐵飛龍攔住，不叫上前幫助。勝爺跑得慢，林士佩追得快。林士佩追到距勝三爺有一丈遠近，林士佩燕雲快靴一點地，向前一縱，雙手合鑽，二眸子亂轉，緊緊防備暗器。勝三爺此時的刀，是刀把向胸口窩，刀尖兒朝外。林士佩心中暗想，老勝英，我這回可要劈你一兩刀段。狼牙鑽向前一伸，就聽嘩唧一聲，紅光冒出，躺在山坡上。列位，您道是誰躺在山坡上了？原來是林士佩。勝三爺是真假虛實，非常神妙，所以才叫神鏢將勝英。明知打暗器，明著是打不了他。出汗可是真的，喘也是真的，惟獨敗是假的，為的是叫他追。暗中拿暗器好打他。勝三爺跑的時候，刀把的頭兒頂心窩，刀在哪一隻手裡，可看不出來。勝三爺在前面跑著，暗看林士佩在後面追的影兒，比著林士佩追離著一丈來遠的時候，勝三爺的刀就交在左手了，暗中套好甩頭的套兒，就等候他在背後下絕情。說時遲那時快，林士佩追到一丈來遠時，向前又一縱，相距勝三爺有四五尺遠，托鑽照勝三爺劈去時，勝三爺並不閃躲，向後一轉身，林士佩的鑽就落了空了。勝三爺一抖甩頭，直奔林士佩的太陽穴打去。

林士佩一看不好，急忙閃躲。原來，勝爺為的是叫他躲閃，太陽穴這一甩頭是假的，當時向回一帶甩頭，兜了一個大圈子，霎時又奔林士佩頭上打來，這一甩頭直奔腦門子打來，就聽叭的一聲，翻身栽倒。這一甩頭打得重點，滿臉噴花，血流如注。

勝三爺一纏甩頭，將甩頭繞在手腕之上，走到林士佩面前，刀交右手，照定林士佩磕膝蓋下，一刀剃去，就聽叭一聲，雙足斷落。魚鱗紫金刀剃入地內有四寸，林士佩一身分三節。白玉祥看的明明白白，不由得大怒，叫道：「韓賢弟，人言勝英慈祥仁善，忠厚待人，一甩頭打了個滿臉飛花，就可以了，為什麼又剃去雙足，廢了林士佩，有多大的仇恨呀！」老寨主白玉祥語畢，甩大氅，問了問皮帶中十二顆月牙鏢，叫童子看過鳳翅紫金鏢，這可在背後難壞了二位少寨主白義、白俊。一看老寨主要會戰勝爺，心中暗想，勝英的三隻金鏢、甩頭一支，真是神出鬼沒。自己的父親鳳翅紫金鏢，也不弱於魚鱗紫金刀。

十二顆月牙鏢，百發百中。二人倘若戰在一處，真是二虎相爭必有一傷。白俊眼珠兒一轉，叫道：「韓老叔，別人不能攔我父親，您能攔他老人家，勝英要與我父親戰在一處，必得有一傷，或者同歸於盡也未可知，您勸我父親，勝英不是為盜印嗎？仍然叫勝英盜印。用消息埋伏拿住勝英，豈不勝似力擒？再說勝英人老刀不老，又鏢無虛發。」韓殿奎點頭稱是。遂走上前去，叫道：

「寨主哥哥，勝英為的是盜印，您不必與他打仗賭輸贏，仍然叫他往隱逸樓盜印。裡面有消息埋伏，自然能將他拿住，豈不省許多事嗎？」白爺一聽點頭依允，遂走到前面，叫道：「勝老達官，你為什麼來的？」勝三爺說道：「老寨主何必明知故問，我為黃金印來的。沒有黃金印，我至死不出九龍山。」白玉祥說道：「勝老明公，白玉祥不能言而無信，請您來盜印，您還敢盜印嗎？」勝

三爺捻髯而笑，叫道：「白老寨主，莫說盜印，龍潭虎穴，我勝英有何懼哉。既為盜印而來，豈能不敢盜印？」白玉祥心中甚喜，這回仍以消息捉勝英。勝三爺心中也歡喜，背後有一位消息姥姥賈七爺。白玉祥說道：「韓賢弟、曹賢弟，你們二位將老達官陪到隱逸樓前。請勝老達官盜印。」說罷鳴金收隊。

勝三爺在前，賈七爺、孟二爺、蕭三爺、大義士、鐵飛龍、金頭虎等在後面相隨，奔東南越過五七道寨子。見四扇垂花門，綠灑金花。門外有氣死風的紗燈，上有紅字。進了垂花門，曹世彪、韓殿奎止住腳步，韓殿奎說道：「北面就是隱逸樓。印在樓上天花板下掛著呢，我白兄決不失信，請您進樓盜印吧。」

勝爺說道：「曹、韓二位寨主且同嘍卒退去，彼此兩便。」曹、韓與嘍卒俱都退出垂花門，勝三爺取出火折晃著，叫道：「賈賢弟你看看。」賈七爺一拈燕尾鬚鬚說道：「勝三哥，這座樓東南西北四面，西南消息最厲害。」勝爺說：「不錯，我們哥三個就是由西面掉下去的。」賈七爺說道：「樓中東西橫著有三十六塊轉環板，有麟板，有淨板，有梅花板。登翻麟板，落在下面，有轉輪刀，將人絞得骨肉翻飛。登翻淨板，底下是銅鐵網，上有倒須鋼鈎，為的是捉活的。登翻了梅花板，亂弩齊發，將人鑽成刺蝟一般，非會金鍾罩達摩老祖易筋經的人才行呢。」說著話賈七爺用黃眼珠看蠻子，蠻子一笑道：「將我打下去，你好看熱鬧。消息埋伏吾是一竅都不通。若沒有埋伏，不用你擠兌，我不能含糊。」

金頭虎是財迷，又是官迷，冲天杵一晃叫道：「大小子你腦袋有白圈。」鐵飛龍說：「不假，由十歲在少林寺學藝十二載，有金鍾罩達摩老祖易筋經的功夫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大小子剛出世得做點轟轟烈烈的事情，如盜出印來，那真是成名露臉的機會，你有金鍾罩護身，刀剝斧砍全不怕，我也幫著你盜出印來，功勞是咱們倆的。」金頭虎是奸滑壞，鐵飛龍是做官心盛，遂說道：「你說的對，我在前頭，你在後頭跟著我。」

勝三爺瞪了金頭虎一眼。賈七爺黃眼珠一轉，一個傻小子，一個壞小子，如何能盜得了印呢？賈七爺也不好擋阻，果要一攔，蠻子必罵街。勝三爺可放心不下，叫道：「賈賢弟，你指引他們，打那方走。」賈七爺用火折一照，大方磚鋪地，由垂花門到樓的南牆有十餘丈。進垂花門往北是真方磚鋪地，有兩丈四尺，由樓牆往南是真方磚鋪地，也有兩丈四尺，當中就是轉環板。賈七爺說道：「你們登磚縫踩勻了，可別踩歪了，倘若踩歪，就有危險。」鐵飛龍在前，金頭虎在後，鐵飛龍走出去一丈來遠，賈七爺說道：「別往東走。」一句話未曾出口，撲通一聲，落在翻板下。金頭虎止住了腳步，勝爺問道：「這是什麼板？」賈七爺說道：「這是淨板。」鐵飛龍掉在鋼鐵網中，撲嚕一顛，鋼鐵鈎將鐵飛龍鉤住，將衣服撕碎，肉上現出不少條白道子。大英雄用虎爪將倒須鋼鈎俱都毀壞，仰面朝天一看，自己說道：「好小子，蓋上蓋了。」抄起了喪門螺絲棍。書中代言，大英雄身高七尺有餘，再仰起胳膊來就是九尺來高。喪門螺絲棍三尺來長，共是一丈二尺來長，正鉤上轉環板。大英雄立著喪門螺絲棍，用盡平生之力，說：「你不開天門也不成，要將我悶在裡面？」當當就是兩棍，就聽叭叭一聲響，將轉軸砸折，大英雄一看，露了天了，口中說道：「開開門了！」一丈二尺來高，向上一縱，胳膊跨住了坑沿，爬上來了。叫道：「勝三大爺，全給它毀了！裡頭還有網，還有鈎，把我的衣服都給撕啦。」勝爺一看，又驚又喜。喜的是鐵飛龍無恙，驚的是鐵飛龍力大無窮。身體高大這樣靈便，將來不可限量。賈七爺叫道：「鐵飛龍你再向前走，仍然踩磚縫中間。」鐵飛龍叫道：「小小子你隨我來吧。」賈明這才跟著鐵飛龍再向前走，走出去有七八尺遠，賈七爺喊道：「向西走。」一句話未曾說完，翻板一轉，將大英雄翻下隱坑。這回走的是麟板，底下是轉輪刀。大英雄落在轉輪刀上，大腿被刀絞住，轉輪刀鋸不折大腿，輪子就停啦。大英雄的腿在輪刀中夾著，手中的喪門螺絲棍，照定轉輪軸上就是一棍，就聽叭叭一聲，轉輪刀停止。大英雄抽出腿來，仰面看，上面又關了天門了。大英雄口中說道：「還是那樣辦。」舉起喪門螺絲棍，照定翻板上一連就是五六棍，叭叭一聲，翻板落將下來。大英雄用八步趕蟾童子功，縱上坑沿，胳膊跨住坑沿，翻身而上。叫道：「勝三大爺，全給王八羔子毀啦！底下的小刀自己會轉，都叫我給打落，也不會轉了。」

賈七爺叫道：「飛龍，你縱到頭層樓上，南面是十六扇隔扇。當中那對隔扇前，有一塊方磚是白的，站在那塊方磚上，再向二層樓欄杆縱去。欄杆裡面是平台，沒有消息埋伏，南面上也是十六隔扇，當中的隔扇能開，可慢慢的推隔扇，裡面必有消息。」鐵飛龍說道：「消息也不怕。」鐵飛龍在前，賈明在後，縱至頭層欄杆之內。頭層一丈三高，再向上縱，可是一丈高，此樓一層小一層。此時鐵飛龍在前，蹦到頭層欄杆之內，站在白方磚之上，金頭虎說道：「咱們倆進陣，你破了兩道消息了，我什麼都沒乾呢。咱們兩個這麼辦，這回算你探道，探道者為第一功，你要不探道，我焉能進得來？無論有多大的本事，進不了陣就不能盜印。盜出印來，咱們兩個人都做官，你的第一功，我的第二功，你是大小子，我是小小子，你在這兒給我看著，我上去盜印。」印在二層天花板上呢，鐵飛龍雖然不是真傻，處處叫金頭虎繞在圈裡，遂說道：「好好！盜出印來，別忘了我探的道。」金頭虎說：「那是自然。」金頭虎縱到二層樓欄杆之上，一看果然也是十六塊隔扇，與頭層樓形式一樣。

黑油漆的隔扇，金頭虎伸手一摸，冰涼推之不動，傻小子用力一推，嘩啦一聲，雙隔扇可開開了，向裡一看，漆黑伸手不見掌。就聽吧的一聲，一個油錘飛來，正打在金頭虎腦袋上，這一錘打上，金頭虎唉呀一聲，由欄杆摔到就地，兩丈六尺高，摔得傻小子頭昏眼暈。勝爺說道：「賈明賢姪怎樣，上面有什麼消息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勝三大爺，我真混蛋，我還以為是地上呢！我向後一退，就將我摔下來了。唉呀，我也太混蛋了！」

說著話，再縱上第一層。鐵飛龍問道：「小小子，你怎麼掉下去了？」賈明說道：「我還以為是地下呢，向後一退兩退，由欄杆縫中退出來，就掉下去啦。你上去看看吧。」鐵飛龍認以為實，將身形一縱抓住了樓欄杆，翻身上了第二層平台，用目一看，果然是十六塊隔扇，大英雄用手一推，未曾推開。再一用力，嘩啦一聲將門推開，就聽叭嘩一聲，鐵飛龍急閃身形，躲之不及，被油錘打在小肚子左邊，咕咚一聲，由樓上落於地上。「小小子，你為什麼不告訴我裡頭有油錘呀！」金頭虎賈明說道：「我要告訴你，怕你不上去。我混蛋，你比我還混蛋，無故的我向後退幹什麼？」原來兩扇隔扇框子是鐵的，門上面是鐵卡子，非用力推不開。門一開的時候，屋中黑得什麼都不見，必須趴在門口留神向裡看。那個油錘有弓子，門一開，弓一繃，油錘便打來。高人打胸膛，矮人打咽喉或腦袋。金頭虎三尺多高，剛剛打在腦門子上。鐵飛龍身兒大，故此打在小肚子上。鐵飛龍再縱上頭層欄杆，對金頭虎說道：「門一開油錘就出來，怎樣辦呢？」

賈明說道：「咱們六個人都上去，我身兒矮，我下著腰，油錘打不著我。你推開門，閃在一旁，用手抓錘，猛力向下拉，架不住力量大，將錘拉下來。我用杵支著門，然後咱們再進去取印。」鐵飛龍說道：「好主意，就那麼辦。」於是二人重新縱上二層樓，鐵飛龍推門，金頭虎橫著杵支門。金頭虎說道：「我這條杵是新打的，那條杵拆過台入了庫了，你可將門推開得大點，我的杵橫著好進去。」鐵飛龍說道：「推開你等著支門吧。」

鐵飛龍又用力一推門，金頭虎果然用杵將門頂上了，容油錘出來，鐵飛龍一把抓住。口中說道：「小子，我叫你打來。」用足了臂力，就聽嘩啦啦一聲響，將油錘拉下，向地上擲去。金頭虎用杵將門頂住了，向屋中一看，仍然是漆黑。鐵飛龍問金頭虎：「你有火折嗎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我有火折子，你扶著杵，我掏火折子。」金頭虎晃著火折一照，黃金印果然在天花板上吊著呢！有一個三尺長的方托盤，用鐵鏈子吊著四角，當中放著黃包袱條著扣兒，露著印匣的金鎖頭。鐵飛龍將杵拿下來，門的螞簧已經壞了，也不能再關上了。賈明說道：「不行，這個印離著一丈四五遠，怎麼拿去呀？底下還是水，直通著就地，不知有多深。大小子你有法子嗎？」鐵飛龍說道：「我也辦不到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咱們回去告訴勝三大爺，他們自有辦法。」二人由二層樓跳到頭層，由頭層樓再跳到就地。金頭虎將樓上的情形報告了勝三爺。賈七爺說：「不過叫你們打通道路，你們焉盜得了印呢？勝三爺，咱們上去吧，樓上什麼消息也沒有了。」

勝三爺在前，賈七爺、鐵飛龍、金頭虎在後，上了第二層隱逸樓，蕭、孟二俠與蠻子未曾上樓。勝三爺見屋中漆黑，遂晃著火折一看，勝三爺可就怔了神了，樓底下大水滔滔不斷，又不知通於何處？托盤吊著黃金印，四不沾塵，看罷多時，老英雄束手無策。足智多謀的消息姥姥也沒有簡便的辦法。若一丈多長的梯子，頂在樓頂上，用人扶著，可以上去，然而多危險！在九龍山中哪

裡找梯子去呢？勝三爺為難多時，金頭虎說道：「大小子你的身體大，腳步也長，往上一縱，就能抓住鐵鏈子了。」鐵飛龍說道：「我要縱不上去，我就掉下去了。也不知底下有多深，那怎麼辦呢？」賈明說道：「盜印是咱們倆的功勞，拿你的飛抓接上我的飛抓，你要掉下去，我也掉下去，有官二人同做，死了二人同死。你要抓鏈子，可弔著角抓，抓一頭必然掉在水裡，那就白費啦。」鐵飛龍一想：我七尺來高，你三尺來高，我要下去，怎麼也把你墜下去了。一丈多高也縱得上去，鐵飛龍想到這裡，掏出飛抓，金頭虎也掏出了飛抓，接在一塊，兩條飛抓有三丈多長，俱都拴在身上。金頭虎說道：「大小子，你看看繫住了？」鐵飛龍用八卦趕蟾童子功，直奔托盤縱去，雙手揪住斜弔角的兩條鐵練子，頭朝上不能取印。

金頭虎說道：「你攔腳向上卷，用腳掛住鐵練子，再伸手取印。」

鐵飛龍雙足鉤住鐵練子，身軀向上一卷，伸手取下了黃金印，叫道：「勝三大爺，我怎麼遞給您？」勝爺說道：「賢姪你往胸前擲來。」鐵飛龍說道：「您可接住了。」黃金印奔勝爺擲來，勝三爺一閃身軀，伸手接住了黃金印。鐵飛龍頭朝下腳朝上，再想下來，可就為了難了。金頭虎說道：「你將身體悠起來，兩腳用力一踹天花板，用燕子鑽雲，向下一鑽就鑽到我的跟前了。」鐵飛龍果然聽了金頭虎之話，用力一悠身軀，嘩啦一聲響，連人帶托盤，俱都落下來，金頭虎早將繩扣係的是活的，當時勝爺、賈七爺、大蠻子，都沒想到金頭虎係的是活扣，一點就開。勝三爺剛要喊，賈明揪住了繩子，一句話尚未出口，鐵飛龍已落在水底了。勝三爺當時顏色更變，遂叫道：「賈賢弟，這便如何是好？鐵飛龍是傻孩子。這次往九龍山來，他道路都不准知道，人家孩子剛出世，便遭慘死，我勝英何以對得起鐵天勝？賈賢弟，你等將印帶回鏢局了，交到院衙原案。勝英一死，從此省卻多少是非。」語畢，勝三爺奔樓的當中，就要墜樓一死。賈七爺叫道：「三哥且慢！鐵飛龍的水性甚大，他在水中能開目視物，您將火折晃著，待我觀看。」賈七爺一看水流由南向北而來，賈七爺說道：「此水是活水，若有鋼鉤也鉤不住他。您要下去，鋼鉤就能將您鉤住。」賈明一拉勝三爺的英雄髦說道：「您就不疼我了吗？」賈家父子將勝三爺勸到樓下。

孟二俠、蕭三俠已在樓下等候多時。孟二俠道：「將印盜出來了沒有？」賈七爺說道：「印已到手。」此時就聽隱逸樓外鑼聲齊鳴。孟二俠說道：「咱們快走，隱逸樓乃是危險所在。單說鐵飛龍掉下樓去，有三丈餘深墜於水底，伸手一摸是石鋪底，英雄由水底向西去，兩丈有餘仍是石牆，猶如磨磚對縫一般，簡直是一個大石頭箱子。外面有把守閘口的四家賊寇，正是三鼠與張德壽。這是白玉祥的計策，因為太倉三鼠和張德壽與鏢行人仇深似海，倘然鏢行人來盜印，上了樓必然掉在水中，此處乃是必由之路。太倉三鼠在此把守，不論鏢行人是誰，他們四個人都認識，絕不至放走盜印之人。大英雄在閘裡方才用喪門螺絲棍砸鐵立柱的時候，雖然是黑夜，影影綽綽的也看見了，就是這個大個彷彿是孟金龍一般，大英雄砸了幾棍走了，回去找石頭，太倉三鼠在船上早將閘外面的鋼鐵網整理好了，網裡的月牙鋼刀，俱都弔在閘外，他不出來便罷，倘若出來，必然被月牙刀劍住，刀在水裡用鎖練弔著，四個賊人安置停當，坐在小船之上，洋洋得意，竟等生擒活捉傻大個兒。大英雄復又用石頭砸鐵柱子之時，但見鐵柱向上一躡，大英雄說道：「原來會向上去，我要知道會向上去，早就有主意啦。」語畢，由背後抽出喪門螺絲棍，四尺深的水，蹲在水底下，將喪門螺絲棍向水底一伸，遞進螺絲棍去，用力往上一抬，大英雄可樂了，底下起來啦，旁邊有方才的那塊石頭，就在旁邊呢，用虎爪一抓填在閘底下，扁著身軀鑽出閘外，向前便覺有兩丈來遠，就聽咯噔一聲，月牙鋼刀攔腰將大英雄劍住，若不是有金鍾罩的功夫，雖不能當時殞命，也得身受重傷。大英雄虎體彪軀，比平常人的身軀，粗有半尺多，被月牙鋼刀切住，大英雄身軀在水中，無論如何就是使不上勁，若是身軀著地，一較力就能將鋼刀劈了，無奈在半懸空中，無法用力，兩膀亂晃，鯉魚打挺，弔劍刀的鐵練子亂響，太倉三鼠與張德壽用火折子一照，這個傻大個，背後背著喪門螺絲棍，真像半截黑塔兒一般。秦尤說道：「你是什麼人？」傻英雄說道：「我是盜印的，印已盜在手中，我勝三大爺將印拿走了，窮小子們把前邊那個窮網拿開，要不然一會兒我就給你們劈碎了！樓底下那些玩藝兒，都叫我給劈碎了。」秦尤說道：「拿開倒容易，等著將你擒住再拿開也不晚。」張德壽說道：「秦大哥，咱們還不將他捉住。等待何時？」秦尤說道：「你看這小子，至少也得有八九百斤的膂力，船要到他跟前，他一把就推出去，等他用力用得累了，再拿他就容易了。」大英雄說道：「你這窮小子是幹什麼的？怎麼這麼損？」秦尤說道：「你不認識大太爺，大太爺與老兒勝英有殺父之仇，北京城盜萬壽燈就是大太爺所為。今天捉住你，必將你碎屍萬段，以報殺父之仇！你既是給勝英盜印，你就是勝英親近的人。」鐵飛龍與秦尤說著話，仍然是亂挺身軀，功夫一大，將弔劍刀的鐵鼻子晃悠活動了，卟咚一聲，連刀帶人俱都落在水中，劍也分為兩開了，鐵飛龍就式一個蒙子紮到鋼鐵網之中，舉起喪門螺絲棍，當當當就是幾棍將網鉤破，倒須鉤鉤在身上，不過落一個白印兒，由鋼鐵網內鑽出來，一個蒙子直奔四寇的小船紮去。秦尤說聲不好，趕緊將船向山根便搖，那知道大英雄一個蒙子早紮到船前，在水中托住船便翻，小船兒當時船底現天。四寇都有點水性，可不很大。鐵飛龍聽秦尤自己說大太爺與老兒勝英有殺父之仇，遂棄了別人，奔秦尤而去。鐵飛龍一看秦尤在水裡閉著眼睛，不能開目視物。鐵飛龍心中暗想，我這就如同拿瞎子一般，你往哪裡跑？夠奔近前一把將秦尤的左腿抓住。秦尤在水裡正閉著眼睛向前摸呢，大腿被人抓住，可就急了。由背後抽出匕首刀，照著後面閉著眼睛亂紮，鐵飛龍伸手又將秦尤的胳膊腕子抓住，來回幾晃悠，如同打鞦韆一般。秦尤這個樂子可就大了，鼻子一發酸，一連氣喝了三四口水，鐵飛龍將秦尤托到旱岸，放在地上，掏出秦尤腰中的鐵抓，四馬倒攆攆將秦尤捆好，口中說道：「你這小子與我勝三大爺有仇，我非弄死你不可，叫你找姥媽喝粥去！我拿你的腦袋當蒜砸。」語畢，抄起山坡上一塊臥牛青石，這塊石頭足有三四百斤重。秦尤仰面朝天一看，自己眼淚汪汪，思想守寡的老母，好似鋼刀刺心一般。真是生有處，死有地，不想我死在這裡，決不能遇救。鐵飛龍抱著石頭，走到秦尤面前，舉起青石，堪堪要向下砸之際，就聽山坡上一聲喊嚷：「什麼人真乃大膽！不許在九龍山上傷人！貧僧來也。」鐵飛龍放下石頭，順著聲音觀看，迎面來了一個僧人，銀髯佈滿了胸前，手使一對亮銀梅花奪。鐵飛龍由背後撤出喪門螺絲棍，口中說道：「賊和尚，你管得著嗎？一棍砸死你這個賊和尚，回頭我再砸你！」舉棍攔頭蓋頂奔和尚打來，和尚閃身形，揚奪便接喪門螺絲棍，就聽噹哪一聲，半空冒起三尺高的火星子，和尚只覺虎口發酸，兩臂膀發麻，和尚初時以為這條棍是木頭的呢，萬也沒想到這條棍是渾鐵的。原來和尚正是法蘭。也沒有金鍾罩了，要有金鍾罩，還可以力敵鐵飛龍。和尚見不可以力敵，抹頭便跑，鐵飛龍在後面就追。口中說道：「要不砸死你個這賊和尚，我不是鐵飛龍！」和尚見鐵飛龍在背後趕來，先和尚跑得快，鐵飛龍離著遠點。和尚暗將香砂迷魂袋取出來，聞上瞭解藥，遂慢跑等候傻英雄。傻英雄追到和尚背後，舉起喪門螺絲棍，照定和尚的後腦海砸來，和尚一閃身軀，躲過了喪門螺絲棍，向傻英雄面門一抖香砂迷魂袋，就聽卟咚一聲，傻英雄擲了喪門螺絲棍，翻身栽倒塵埃。法蘭和尚回頭一看鐵飛龍，哈哈一陣冷笑，口中說道：「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獄無門自來投。殺了你雖不比殺了勝英，也算聊泄胸中之恨。」秦尤在那裡喊道：「師父慈悲慈悲，先救了我，再殺此小輩不遲。」

和尚走到秦尤面前，口中念了聲無量佛：「危哉秦寨主，若不是貧僧一步趕到，此時寨主已死多時了。」下腰解開秦尤的綁繩。秦尤拾起匕首刀，直奔鐵飛龍跟前跑來，舉起匕首刀照定鐵飛龍腦袋上，叭叭叭就是三刀。剃之不動，一刀一個白印兒。

法蘭說道：「秦寨主你是聰明反被聰明誤了，他是混身橫練，焉能剃得了他？」秦尤本是個急勁兒，一聽法蘭之言，恍然大悟。方才月牙刀都劍不了他，我的匕首刀焉能剃得了他？」秦尤口中說道：「別處有金鍾罩，難道他還將金鍾罩練到眼裡嗎？我用匕首刀紮他的眼睛，金鍾罩見血就算破了。紮完了他的眼睛，我再紮他幾刀，方解我心頭之恨。」語畢，刀尖朝下對著鐵飛龍的眼睛便紮。正在此時，就聽一旁樹上有人喊嚷：「秦尤畜生，不要傷吾賢姪！老朽來也。」秦尤聞聽音聲，只嚇得屁滾尿流，抹頭鼠竄而逃。法蘭僧舉奪狗奔老劍客夏侯商元而來。老劍客徒手奪雙奪，大戰法蘭僧。

列位，說書的一張口，難說兩下話，老劍客是打哪裡來呢？

原來賈七爺父子將勝三爺勸下隱逸樓後，樓下的孟二俠、蕭三俠、蠻子歐陽天佐，急忙問道：「黃金印怎麼樣了？」勝三爺長歎一聲說道：「印盜出來了，傻姪子鐵飛龍性命不知如何？」

賈七爺與孟二爺等將勝三爺勸到東山坡而來，與楊六爺、老劍客、震三山見面。老劍客問道：「勝三弟，盜印之事如何？」

勝三爺長歎一口氣說道：「印可盜來了，飛龍賢姪落於陣眼，生死不知，你等將印帶回，我要尋找飛龍賢姪。找不著飛龍賢姪，我誓不回鏢局子！」老劍客說道：「賢弟你平生好心待人，才有這種巧遇。若沒有飛龍賢姪，此印決盜不出來。如今有了印了，偏有鐵飛龍落在陣眼裡這種不如意的事，勝三弟不要著急，吉人自有天相。我去尋找傻孩子去，你們在此等候。如有意外之事，你們便走你們的，我必將鐵飛龍找回來。」勝三爺說道：「大師兄若去尋找飛龍，小弟心中還稍安一點。」老劍客問道：「賈七爺，這陣眼可有出路沒有？按相生相剋，應當通於哪方呢？」賈七爺說道：「此陣眼底下，水向北流，應在北方有出路，揣情度理，沒有出路，流不進活水去。」老劍客遂奔北方而來，正碰上飛龍被和尚的香砂迷魂袋迷倒塵埃，秦尤要紮飛龍的眼睛。老劍客由樹林中出來，一聲吶喊，秦尤向東北逃去。和尚的亮銀梅花奪，奔老劍客雙鋒貫耳而來。老劍客空著手用了個野馬分鬃，搶和尚的亮銀梅花奪。和尚撒奪敗走，老劍客隨後就追，和尚暗中掏出香砂袋，對老劍客一抖，老劍客此時早取出日月飛蝗筒，打出了硫磺礮彈，迷魂袋立刻化為飛灰。和尚抹頭向東便跑，老劍客在後面頓足說道：「追追追！」老劍客見和尚走遠，回身提起飛龍的皮挺帶，頭朝下往江中一放，鐵飛龍的腿一蹬，老劍客急忙將飛龍提出水面，飛龍打了一個嚏噴，然後爺兒倆奔東山坡來尋勝爺。勝三爺、蕭孟二俠、賈家父子、楊六爺等一見鐵飛龍與老劍客到來，眾人俱都歡喜。蠻子說道：「唔呀勝三哥，了不得了，人家追來了！頭前是曹世彪懷抱擂鼓點金錘，帶領五百名強弓硬弩隊。」

語畢，蠻子一揪彈繩，順著繩子而下，蠻子到了船上，叫水手開船向東而去。孟二俠說道：「蠻子你竟顧你自己了，別人怎樣走呢？」蠻子在船上說道：「吾不會水，你們往下跳吧。」

孟二俠、賈七爺等俱都雙手扣著禱向水中跳，惟有勝三爺不走。

老劍客因勝爺不走，並未向下跳，說道：「勝三弟也太不知足了，刀刺林士佩，盜出黃金印，咱們一個人都未受傷，你還要怎麼著？」說著話，老劍客冷不防照著勝三爺用了個老君推杯，就是一拿，口中叫道：「勝三弟扣住了禱。」勝三爺雙手將禱扣住，離著水皮五六尺高，一個雲裡翻，落在水中。此時曹世彪已距老劍客甚近，後面韓殿奎督隊，急叫曹二寨主閃開，曹世彪閃開了道路，後面的弓弩手，亂箭齊發。老劍客說一聲「再見」，雙手扣禱，向水中跳去，離著水皮有一丈來高，也是雲裡翻身落於水內。弓弩手向水中亂射，連老劍客的影兒都看不見了。此時道爺等早來接應，眾人由水中上了船隻。道爺問道：「勝施主，黃金印怎麼樣了？」勝三爺說道：「好難盜的黃金印！」語畢，由兜囊中取出印匣，黃澄澄的赤金鎖頭露著。眾人一看，此印四寸來長，三寸來寬，乃是長方形。印上有九個獅頭，真是黃澄澄的，這些位俠劍客，誰也沒看見過九頭獅子烈火印。道爺將印托在手中，左右觀看，叫道：「勝施主，此印不真。」勝爺問道：「何以不真呢？」道爺說道：「貧道不說妄言。真的我雖沒看見過，貧道在觀中嘗讀古聖先賢之書，以及各種記載，所以略知一二。大凡金印重五十六兩，此印不過二十餘兩，焉能是真的？」勝三爺說道：「白玉祥豈能失信於我？」道爺說道：「白玉祥非小人之輩，但是他的手下宵小作祟未可知。勝施主你將刀借我一用。」勝爺將魚鱗紫金刀遞與道爺。道爺用刀背照定印上一連幾下，叭噠一聲，碎了幾塊，原來是青石所做。勝爺一看，不亞如萬丈高樓失腳，揚子江心斷纜，遂叫道：「眾位仁兄賢弟，咱們殺奔九龍山！」

道爺說道：「且慢！勝施主你腹內饑餓，累了一日夜的功夫，再說九龍山進不去。咱們且回菊花村，再作道理。」勝三爺萬般無奈，叫水手開船，向東而行。

眾人回到菊花村，查點人數，只有於化龍被開擠了肋骨，傷雖不輕，幸肋骨未折。傷了一龍，又添了葉乘龍、鐵飛龍。

大眾吃完了午飯，各自休息。第二日早飯後，派五龍再去九龍山探聽消息。五龍出了菊花村，用王宅的船隻，夠奔九龍山。

一看山上嘍卒如蟻，各處都有人把守。早晨去探山，到晚晌才回來。一連去了三次，俱都是如此。第四日五龍探山回來，蕭銀龍說道：「勝三伯父，也不知白寨主是怎麼用意？前三日緊閉鋼閘，雖螻蟻都不容易進去。今天我們探山，見有二十隻小船，載著米麵進了九龍山的十二道鋼鐵閘，開始終未落。把寨的寨主與嘍卒全都退去，山坡上的嘍卒也都撤去，一人皆無。」

我與葉六叔冒險進閘，攔江鎖等物一概無有。小姪男與葉六叔不敢深入，特來稟明眾位叔叔大爺。」聾啞仙師說道：「列位施主，這次更進去了不得了！他這是增人啦，明明挖下壕坑擒虎豹，放下香餌釣金龜。」勝爺一聽，遂說道：「十二道鋼鐵閘閉著，有嘍卒把守進不去，如今十二道鋼鐵閘大開無人把守，也不能進去，此印我何時才能盜出？」聾啞仙師說道：「勝施主不要焦急，從長計議。」說著話的時候，王宅家人擺好酒席，大眾入座吃飯。蕭銀龍叫道：「黃三哥、土遠哥哥，咱們幾個人在門後擺個小桌吃飯，我有話說。」於是屠士遠、蕭銀龍、劉雲、黃三太四個人在一張小桌上用飯。蕭銀龍說道：「眾位哥哥兄弟，勝三大爺遇難，被五子將三俠救了，暗中必有九龍山二位少寨主哥的幫助。咱們既有內助，何不乘此一探九龍山？小膽不得將軍作，咱們弟兄我就看土遠哥哥、劉雲兄弟、三太兄長是有膽有識之人，咱們四個人今天前去探九龍山。不入虎穴焉得虎子？我想我二位少寨主哥哥必有照應。」黃三太叫道：「蕭賢弟，你們三位水性都能覺幾里地？我只能覺三五丈遠，若是十丈夠不著底，我就得淹死，我怎能去呢？」蕭銀龍一笑說道：「您的膽量素常過人，咱們探九龍山是共同生死。您沒見小孩們不會水，用褲子灌上風，紮上口，人騎在上面，還能過河呢。再說，水裡帶一個人走最容易，咱們又是坐船去，到了緊要時決不能將您擲了。黃三太向來剛強，聞聽蕭銀龍之言，口中說道：「就是刀山油鍋，我要不去，我不姓黃！」蕭銀龍說道：「我並不是激您。」劉雲說道：「咱們吃完了飯，暗暗溜出去，誰也別叫知道，今天咱們一定是這麼辦啦！」黃三太說道：「我沒有水衣水靠呢！」劉雲說道：「借於化龍的。」於是黃三太暗中向於化龍借好了水衣水靠，四位英雄吃完了晚飯，暗暗的溜出了王宅，奔菊花村西，到西村口哥兒四位集齊。距九龍山東河坡五里地，四位英雄一伏腰走出二里多地，走到一片大樹林子，劉雲眼快，見樹林中有一條黑影兒，說：「三位哥哥，樹林中有人，別是九龍山踩盤子的吧？」走至離樹林切進，由樹林中縱出一人，口中喊道：「留下買路的金銀哪！」

黃三太說道：「賈明賢弟，你又窮瘋啦？」賈明說道：「你們在門後頭吃飯，低言耳語，你們以為我沒聽見呢？這樣好事你們單擲了我，盜出印來官就作上了，你們就會湊合小白臉子。屠士遠大哥也是俊人物，蕭銀龍臉兒更白，劉雲老兄弟更好看，黃三哥長得也不弱，單把我這黑小子擲了。黃三哥你沒聽師大爺諸葛道爺給我算命嗎？咱們這一堆人，那個也沒有我的命好，福還大，專能歪打正著。九龍山裡的石洞，你們誰進去過？」

黃三太說道：「你要去可別大呼小叫的。」賈明說道：「那是一定，偷著的事焉能大呼小叫呢？」五位英雄奔河沿而來，來到河沿，蕭銀龍對水手說道：「我勝三大爺叫我們五個人今夜晚探九龍山。」水手一聽，趕緊搖橈靠岸搭跳板，五位上了船，向西而去，正是東風快似奔馬，順風船二三十里地不大的工夫就到啦。來到九龍山開口，五位英雄一看，十二道鋼鐵閘把閘的嘍卒，一個人也沒有。水手說道：「眾位達官，您老幾位進閘吧。船若進閘，石子打人船俱完。」五位在船上換了水衣水靠，將一切衣物火折筒子都裝在油布口袋之中，五位都是如此。

金頭虎說道：「我背著黃三哥，你們看咱是有用沒用？蕭銀龍頭前帶路，閘口裡三四尺深的水，進到十二道閘外，水可就深啦。」金頭虎背起黃三太，五位英雄進了閘口向南去二里之遙，一個嘍卒也未遇見，一盞燈光都沒有。到在竹城這兒，竹城大開，五位英雄進了竹城，向西去不遠，躲開正山口，棄水登岸。

樹木交雜，在樹林深處五位俱都撤去水衣水靠，換好衣服，用小包袱將水衣水靠包好了，兵刃暗器俱都帶好。偌大的九龍山，真不見一個人。金頭虎說道：「我們造化真大，群賊都得了瘟病啦？咱們進去，到聚義廳將賊頭的腦袋割下來，把印拿著一走，回去擊功受賞，小官兒就作了。」銀龍說道：「你這是說夢話呢？都得了瘟病啦？你別說夢話啦！」金頭虎說道：「有命者不死，怕死的不來！」弟兄五位，走陡壁，踏山崖。穿過五七道寨子去，連一個火亮都沒有。金頭虎說道：「要不是死絕啦，焉能這樣呢？」走到一道粉壁牆，銀龍縱上牆去一看，有一對氣死風燈是紅的。蕭銀龍說道：「你們也上牆來看，都死啦還點燈？」賈明等縱上了牆頭。賈明說道：「別處都死啦，這兒的人是剛要上床，故此點著一對燈。」仔細向下一看，滿院中俱是奇花異草。弟兄們下了牆頭，奔園中亭子而來，亭子的柱子上掛著圓紗燈，座北向南的亭子。黃三太、蕭銀龍來到亭子的東邊，由下面向上一縱，腳

尖掛著陰陽瓦，向下面觀看，劉雲、屠士遠俱已縱到西面，也是腳尖掛著瓦簷向下觀看。賈明也縱上去啦，口中說道：「窮房子蓋得多缺德，這麼大的坡。」

傻小子怕腳尖掛不住瓦簷，遂又跳下來啦。繞到東邊，舐破隔扇紙向亭中觀看，就見亭子西面月牙桌子左邊，坐著一位慈眉善目的老太太，身旁站著一個姑娘，背後背著一宗傢伙，連亭子上的四個人，也不認識這宗兵刃。就聽老太太說道：「姑娘你是明白人，你跟你父親學了十數載的武功，讀過多少書？你既是讀書明禮之人，深知大義，你父親無故的收留程士俊、林士佩、八寶真人這一群狐群狗黨。林士佩盜了欽差王大人的黃金印，拿到九龍山。你父親就應當將林士佩捉住綁送當官，交回印信，可保咱們這座莊稼山萬年事業。你父親偏不這麼辦，將林士佩留在九龍山，約請勝老達官來盜印。你父親雖然袒護林士佩，良心未泯，隱逸樓上掛的是真印。林士佩這個畜生，他被勝老者斷了雙足之後，記恨前仇，他將皇爺家的黃金寶印擲在了十海島的海眼。不知擲在哪个眼裡去了？他只顧他一人報了私仇，咱家乃是滅門九族之罪！可惜你父親給他敷好藥調治雙腿。這是給他治好了雙腿啦，他要害咱們家產盡絕。你今年已十九歲了，若不是父母過愛，早也就有婆家了。如今尚且未能嫁人，將來九龍山破家亡的時候，這豈不是叫為娘多一份心事嗎？為娘六十來歲啦，難道還活六十來歲嗎？皆因有你們這群孽障，為娘怎能閉了雙眼，拋棄了兒女呢？可惜九龍山四十來年的心血。不啻鐵筒的江山，黃金印落在十海島，永不能出世。咱家滅門九族，勝老者也不能生。杭州府得壞了一堂官，林士佩這孩子，你爹疼他一場，真算不白疼。」老太太語至此，不由得雙目之中落下幾點傷心淚。金頭虎賈明在東面看得明白，聽到印落在九龍山十海島之言，傻英雄在外面唉喲了一聲，大喇叭嗓子喊道：「我的姥姥，可要了命啦。」老太太忽聽外面有人喊嚷，幾乎嚇得栽倒椅子下邊。姑娘問道：「外面什麼人？」賈明說道：「拿賊辦案前來盜印的。」姑娘由背後撤下梅化轉心雙筆，開開亭子的隔扇門，縱出亭子外。傻小子賈明說道：「小子你真快，你會上房嗎？」傻英雄縱上了亭子，姑娘將梅花轉心筆交於左手，伸手由兜囊中掏出五鈎如意抓，奔傻小子頭上抓去，正抓在沖天杵之上，傻小子一較勁，瓦墜一滑，將傻小子由亭子上面拉將下來。此時丫鬟婆子俱都出來，按倒了賈明，四馬倒攢蹄將賈明捆好。

老太太見姑娘出來與金頭虎賈明動手，即由亭中出來，站在東面隔扇門外觀看，婆子已將賈明捆了。背著燈影兒，賈明趴在就地。老太太可沒有看見賈明的臉面。賈明被獲遭擒，口中喊道：「五個人可是一塊兒來的，誓同生死，你們能夠看著嗎？」黃三太向來是熱心腸，口中說道：「諸位兄弟與我視敵，愚兄下去救賈明弟。」語畢，撤出鋼刀，由東面縱下亭子。姑娘問道：「什麼人大膽，竟敢攪鬧後寨？」黃三太說道：「我乃浙江紹興府黃三太是也。」姑娘一晃雙筆，左手筆點黃三太的胸窩，右手筆奔左太陽穴便打。黃三太向左便閃，手中的單刀奔姑娘的右手腕便截。姑娘抽筆向右便走，黃三太心中暗想，這樣的能為，賈五爺也不知是怎麼叫人家拿住的？一個照面便不濟事了。三太思想至此，擊刀便趕，姑娘一翻身，相隔黃三太一丈有餘，一按繃簧，微聞一點響聲，黃三太急忙閃身形，一隻竹弩正打在黃三太的左膀之上。黃三太伸手起弩的功夫，早過去一個丫鬟抖五鈎如意飛爪將黃三太抓倒。又過來兩個婆子，按在地上掏出黃三太的飛抓，四馬倒攢蹄將黃三太捆好，放在賈明之側。賈明喊道：「房上那三個真看著嗎？你們不救賈明，還不救黃三哥嗎？」屠士遠聞聽，由亭子上飄身而下，單刀一晃奔姑娘而來。姑娘雙筆一捋屠士遠的單刀，筆頭上的鵝眉刺將單刀捋住，屠士遠以為姑娘能有多大本事，與姑娘一較力氣，二人就在亭子轉開了圓圈啦，誰也不讓誰。金頭虎喊道：「離不開啦？」姑娘臉兒一紅。雙筆一分，屠士遠抽出單刀，姑娘一按繃簧，屠士遠一轉身形，這枝竹弩正打在屠士遠的大腿之上，屠士遠刀交於左手，伸手拔弩，被姑娘一飛抓抓住了。婆子過來就捆，劉雲見屠士遠也被擒，遂下亭子抖十三節亮銀鞭奔姑娘面門便點。姑娘一閃身軀，一按繃簧，劉雲一轉身，正打在後肩頭之上，劉雲也被遭擒。蕭銀龍在亭子上看得明白，姑娘必是兵刃之中，暗藏暗器。小英雄由亭子上面飄身而下，直奔老太太而來，遂叫道：「姑娘且慢動手！容在下與老太太講話。」銀龍遂對老太太躬身說道：「老太太，我們並不是故意來到後寨找便宜，皆因我們鏢行之人前來九龍山盜印不明道路，誤人後寨，求老太太發慈悲放了我等。不是我們畏死貪生，皆因為黃金印之事關係不小。」未容老太太將話聽完，姑娘的梅花轉心筆奔蕭銀龍便點，蕭銀龍判官雙筆接架相還，戰了五七個回合。姑娘賣了個破綻，縱出圈子外，直奔東南而跑。蕭銀龍剛一上步，姑娘一翻腕子將梅花筆左右手交換。」蕭銀龍早就留上神了，容姑娘一按繃簧，蕭銀龍閃身形。

姑娘見第一支弩發空，一連就是好幾隻，蕭銀龍閃展騰挪，斜身繞步，五支竹弩俱都發空。姑娘的臉兒一紅，將雙筆交於左手，取出五鈎如意抓便抓蕭銀龍，蕭銀龍抖轉身形，累得姑娘混身是汗，氣喘吁吁。四個丫鬟各使五鈎如意抓，一齊上來，東西南北四面，將蕭銀龍圍住便抓，姑娘此時隱在亭子東面的柱子後，窺看丫鬟捉銀龍，四面的丫鬟抖抓，抓銀龍頭巾。銀龍向東一縱腳步尚未站穩，姑娘冷不防發出五鈎如意抓，將銀龍絹帕抓住，銀龍一較勁五鈎就向肉裡走，銀龍只得拋了雙筆一溜滾，丫鬟過來將銀龍捆了。賈明見銀龍被獲，遂喊道：「得啦就是這五個。」老太太叫道：「姑娘，將這五位先捆花棚裡面，咱娘兒倆回上房去吧。」丫鬟婆子將這五位抬到月亮門外花棚的柱子前面，俱都捆在柱子之上。姑娘問道：「娘啊，為何不將他們送中平寨，聽候我的天倫發落？」老太太遂說道：「姑娘啊，你有所不知，你的婚姻，每逢有人提親，不是山大王，就是江洋大盜，為娘俱都未允。現在你所擒的這五位，就是第一個為娘未曾看見，大概長得決不能錯了。後擒的這幾個，為娘都看見了，俱都是俊品人物，滿臉正氣。對於你的婚姻，為娘要擇賢者而配之，汝父收留小兒林士佩，黃金印被他擲在十海島之內，刨墳之禍將不遠矣，你的終身大事，倘若許配俠義之後，咱們暗中救了俠客，對於黃金印之事，老身能有辦法。

別人誰也不行，如能請出你的義兄羅文，黃金印就許能夠得出也未可知。」姑娘聞聽臉兒一紅，一語不答。老太太又說道：「咱們是女子，不能直接著問人家話，我常聽你二哥說，前幾天有鏢局子一位少俠客，姓蕭名叫銀龍，與你二哥結為口盟兄弟。你二哥常說此人伶牙俐齒，品貌俊俏，男長女相，膽量過人。姑娘你知道方才動手的時候，哪個是蕭銀龍嗎？」姑娘說道：「孩兒與男子動手，焉能留神呢？我親聽說有一個蕭銀龍，孩兒可不知哪個是蕭銀龍了。」老太太說道：「高媽媽你到前院將白福喚來，就提老太太有事，不要大呼小叫的。」婆子答應一聲，急忙到前院，將白福喚來。白福來到上房，與老太太請安問道：「老太太呼喚小人有何事議？」老太太說道：「你到前山暗將你家二少寨主喚來，就說老太太有秘事相商，不許走漏風聲。你是白家多年之人，自從你東家未佔山之時，你就在白氏門中，你就如同白家的人一樣，現在後寨之事，可不許到前寨學說，如被老寨主知曉，咱全家就有生死的關係。」白福聞聽說道：「老太太囑咐老奴的話，決不能走漏消息。」語畢，白福走出了後寨上房，奔向前寨而來。事逢不巧，白二少寨主帶領嘍卒巡寨去了。老太太童氏著了急了，可就叫過來一個年老的婆子說道：「你到東花棚裡，低聲問問柱子上綁著的，哪一個姓蕭名叫銀龍？你就說我家太太沒有加害之心，叫人說實話。他要說他是蕭銀龍，你就將綁繩給他解開，請他上房中來，老太太有話問他。你的耳朵聾，說話聲音大，你可別喊。留點神聽，別打燈籠。」老婆子答應而去，來到花棚一問，頭一個柱子上捆的正是金頭虎賈明，老婆子低聲問道：「你是蕭銀龍嗎？你要是蕭銀龍，我家老太太叫我放了你，決沒有加害之心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我就是蕭銀龍。」老婆子遂將賈明由柱子解下來，老婆子說道：「我怕你跑了，你胳膊上的繩子，我可不能給你解開，你先受點委屈吧。賈明說道：「行啊。」老婆子在前，賈明在後，進了月亮門就是上房。老婆子說道：「你站在門外，我先回稟老太太去。」老婆子遂進了上房屋中，稟報了老太太。姑娘臉兒一紅，遂奔西裡間去了。老太太說道：「有請蕭少俠客。」老媽媽出來將賈明請到上房屋中。賈明見了老太太，口中說道：「給老太太請安。」老太太一看，嚇了一跳！心中暗想，二少爺言說蕭銀龍人材出眾，儀表不俗，為何這宗長相？莫非二少爺說話，老身我聽錯了？不能夠呀！二少爺說了不是一次。老太太思想至此，面沈似水問道：「你是蕭少俠客蕭銀龍嗎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我是蕭銀龍啊！」老太太說道：「你是俠義的後人嗎？」賈明說道：「是呀！我天倫是義士。」老太太一聽，說話是大舌頭，半明白半不明白。老太太說道：「陳媽將蕭少鏢頭的綁繩解開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您將我放開吧，我決不能跑，我要跑時，五雷加三雷，八雷轟頂。」

忽聽外面有腳步聲音，正是玉麒麟白俊，隨同老家人白福回歸內寨。進了上房屋中，叫道：「老娘呼喚孩兒，有何事論？」

老太太說道：「你結義的兄弟在此，汝二人先見過了面再說。」

二少寨主一進屋中的時候，就是一怔，聞聽老娘說是結義的弟兄，白俊大怒，一伸手揪住賈明的沖天杵便打。傻小子喊道：「老太太快講情吧！」老太太見此光景，遂叫道：「白俊還不住手！結義的兄弟，剛一見面為何揪過來便打！」白俊見老娘攔阻，遂放了賈明，叫道：「老娘，他是誰的結義兄弟？」老太太說道：「你常提的蕭少俠客蕭銀龍不是此人嗎？」二少寨主說道：「他哪是蕭銀龍呀？豈有此理。」賈明一旁遂說道：「我叫金頭虎賈明，蕭銀龍是我結盟的兄弟。方才老太太問我，我把話說緊啦，老太太聽錯了。金頭虎賈明、蕭銀龍，音兒差不多，我的天倫是明清八義的結盟弟兄，排行在七，人稱鑽雲太保賈七爺，子不言父名，我天倫名叫賈斌久。」白俊說道：「誰問你啦？外面站著去！」賈明說道：「哪兒站著都行。」白俊又說道：「你要跑的時候，跑出三里地去，本少寨主也拿得著你。」賈明說道：「我也不跑。」婆子掀開軟簾，賈明站在外間屋，少爺問道：「母親呼喚孩兒有何事情？」老太太說道：「為娘這幾日因你天倫收留林士佩這一干人，林士佩小兒又盜了忠良爺的寶印。不久官兵到來，難免山破人亡，你的妹妹今年一十九歲，尚未字人，今天在花園中我與你妹妹閒話，鏢行來了五位少年，窺探亭中，俱都被你妹妹捉住了。為娘見這五個人俱都是俊品的人物，他們不拘哪位有沒定下親事的，為娘便將你的妹妹配與他，可是擇其賢者而配之。」白俊叫道：「老娘，此事關係重大，我的天倫正在盛怒之下，焉能允諾？」老太太說道：「豈能叫你天倫知曉？邪不侵正，不久九龍山必破，暫時先瞞著你的天倫。」白俊聞聽點頭稱是，叫婆子點上燈籠，在前引路，金頭虎跟隨二少寨主出了月亮門，來到花棚前，白俊直奔蕭銀龍而來，遂叫道：「蕭賢弟，哪一陣香風將賢弟你刮到後寨？」語畢，親解其縛，口中說道：「小妹妹愚魯不堪，望賢弟海涵。」又將黃三太、劉雲、屠士遠三人也解將下來。

蕭銀龍與眾人介紹。賈明遂說：「不假吧？準是結盟弟兄。」白俊鬧得也沒有話啦，口中說道：「賈兄多原諒小弟唐突了。」賈明說道：「不要緊，不打不成交。」介紹完畢，白俊說道：「銀龍賢弟且與劣兄到月亮門內有事相商。」這四位兄長且在花棚相候片刻。蕭銀龍遂與白俊進了月亮門。白俊說道：「賢弟你在家定下親事沒有？」銀龍是雪亮眼，透明心，一聽就明白啦，叫道：「二哥，小弟實不相瞞，我的妻是蓮花湖老寨主於豐恒之次女，名叫於銀鳳，我父與於老寨主哥兒倆是愛好結親。兄長要作一門親事，現有一門當戶對之人，談笑書生屠士遠，震九江屠祭屠大爺之子，明清八義的大爺。白老伯父是武狀元，可謂門當戶對。但是不能同著兄長去說，當面一駁，您的面子上不好看。」白俊說道：「賢弟玉成其事，盜印之事，家母能將我義兄羅文請出來，搭救忠良。」蕭銀龍說道：「二哥您且在月亮門內候一候。」蕭銀龍回到花棚，先將黃三太喚到一旁，細言白俊方才所說之話，二人商議已畢，轉身回到花棚。銀龍叫道：「屠大哥，方才咱們被擒，姑娘的本事您也看見啦？現在白伯母要將姑娘許配屠大哥。」屠士遠說道：「蕭賢弟何出此言？臨陣收妻該當何罪？」賈明說道：「別咬著腮幫子說硬話，一會兒瓢被人家摘了，就不咬硬啦！」黃三太說道：「賢弟這門親事作的，收妻事小，盜印事大。再說白小姐是大明末科武狀元之女，文武全才，鏢行中的老少英雄哪一個不佩服老人家。」屠士遠說道：「黃三哥，我父現在菊花村，我豈敢背著父親作下此事？」蕭銀龍說道：「此是小事，俠劍客的性命要緊，忠良爺的前程有關。」劉雲在旁也說此事可辦。屠士遠說：「不行！非回菊花村見了我的天倫不可。」黃三太說道：「我主張此事，有我擔待一切。」屠士遠這才點頭。蕭銀龍將白俊招到花棚，說明此事。白俊說道：「我是奉命，誰是保人？誰是媒人？」三太說道：「我的媒人。」蕭銀龍說道：「我的保人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我是證人。三媒六證。」黃三太說道：「我也不夠媒人的資格，我替我師父勝爺為媒人。」蕭銀龍說道：「我替我天倫作保人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我替我父親為證人。」玉麒麟打著燈籠，六位來到上房前，白俊說道：「我稟明我母親，五位聽請。」白俊到屋中說道：「有一位穿灰的，是明清八義的後人，姓屠名士遠。黃三太替勝爺為媒，蕭銀龍替蕭三俠為保人，賈明替賈七爺為證人。」老太太一聽，甚為歡喜，遂說道：「叫他當面謝親。」白俊來到外面，高掀軟簾，口中說道：「家母有請眾位仁兄賢弟。」蕭銀龍整整了正頭巾，擲了擲塵垢，進了內廳房。見老太太是慈眉善眼，蕭銀龍暗中稱贊。跪倒身形，口稱：「老伯母，姪男蕭銀龍拜見。」老太太說道：「壯士請起，老身不敢當！少鏢頭請起落座。」黃三太又進了屋中跪倒身形行禮。老太太道了個萬福，說道：「鏢頭落座。」劉雲又進了屋中，口中說道：「伯母在上，劉雲拜見。」老太太說道：「壯士請起，老身不敢當。」賈明進屋說道：「方才見了老伯母啦，我這次不用行大禮啦。」老太太說道：「少鏢頭請坐吧。」最後屠士遠進了屋中，口稱：「老伯母在上，小姪男屠士遠拜見。」老太太哼了一聲，遂叫道：「白俊，你方才說得明白，老身不能以那大姑娘含混其辭。」蕭銀龍用腿一拱屠士遠，屠士遠這才口稱：「岳母大人在上，小婿屠士遠拜見。」老太太這才眉開眼笑道：「誰是保人？誰是媒人？誰是證人？」黃三太遂將擔承媒人保人證人的話，對老太太說了一遍。老太太說道：「有勞諸位賢姪了。對於此事，眾位賢姪千萬秘密，不可叫別人知曉。黃金印之事，有老身的義子姓羅名文字興龍，人稱鐵掌崑崙。住在六合縣羅家林，他是向不出世的，非提老身有命，叫他出世才肯出來。救忠良救俠客救自家的滿門，千萬可嚴守秘密。老身本當留眾位賢姪用飯，皆因為我們徒兒韓秀說山中必有奸細，派人在九龍山嚴查秘訪，大開閘門，要引鏢行之人深入重地，為的是一網打盡。」

故此老身不能留眾位賢姪入座吃飯。語畢，遂叫婆子媽媽將五位的兵刃暗器取來交還，又叫白俊：「你將這五位親朋送出九龍山，不許有誤。」

正在此時，內寨四外人聲鼎沸，齊喊：「拿呀拿呀！」老義僕白福慌慌張張，走進了上房，叫道：「老太太，大事不好！」

現有曹二老寨主，偕同韓殿奎帶領五百飛虎軍奔後寨前來拿人，言說方才進來了五個奸細，奔後寨來了，要到後寨搜查。」

金頭虎賈明聞聽，叫道：「老太太您把我藏在箱子裡面吧。」蕭銀龍等聞聽，不由得也是一怔。老太太說道：「眾位賢姪不要焦躁。」黃三太說道：「賈明你要再胡說，我拿刀刺你。」老太太說道：「黃鏢頭不要著急，我的後寨向來有規矩，無論有什麼大事，我們山裡的人不准到後寨。他們這叫敲山震虎，別看他們鬧的熱鬧，誰也不敢進老身的後寨。」玉麒麟白俊說道：「待孩兒前去觀看。」白俊帶好了十二棵月牙鏢，取過短把荷葉鳳翅紫金鏢，奔到外面而來，見了曹二老寨主，口中叫道：「二叔。」曹世彪一看是二少寨主，遂說道：「呦，二少寨主在後寨啦，你可曾看見了後寨的奸細？現有四十八道卡子報告，今天進來五個奸細，直奔後寨而來。」白俊叫道：「二叔，小姪男沒有事就在後寨，沒看見有奸細到後寨來。若有奸細到後寨來，小姪男就將他們拿住啦！」曹世彪一看二少寨主皮挺袋內掖著十二棵月牙鏢，手中擎著荷葉短把鳳翅紫金鏢，曹世彪哈哈大笑，遂說道：「有賢姪在此，量也無妨！」帶領大隊奔他處去了。白俊回到上房屋中，見了老太太，言說曹世彪韓殿奎已去。老太太說道：「你帶領你五位親友，由秘路將他們送出山去，如有差錯，為娘可不饒你。」白俊說道：「孩兒遵命。五位仁兄賢弟，速速帶好兵刃暗器，隨小弟出九龍山。」五位英雄拜辭了老太太，跟隨白俊出了後寨，老太太站在後寨門外，老眼眯著觀看，六個人走得不見了影兒，老太太才回去。

六位向南走了些蜿蜒小路，峻嶺高峰，陡壁山崖。約有三四里地，金頭虎賈明叫道：「白二少寨主，你拿我當傻子呢？你是將我們弄到哪兒殺我們呢？我們進來的時候走的是北面，你這是往南面領我們。」白俊聞聽叫道：「賈五哥，你別假聰明啦，你們進鬧的時候，路過四十八道卡子，山環裡開口左右，水旱兩面到處有卡子，早就看見你們了，報告了中平大寨，十二道鋼鐵閘早已放下，賈五哥你還要打算出鋼鐵閘呢？」賈明說道：「往南去還有多遠能出這座九龍山呢？」白俊說道：「再走出去四五里地，就是一座峻嶺高峰。這座山有五七百丈高，山下有石門，可以出入。」弟兄們說著話，向前行走，忽見前面有道白線，白俊直奔白線追去，追出去有一里多地，蹤影不見。

白俊返身回來，心中頗覺納悶。賈明說道：「白二少寨主你眼迷離，必是山神土地前來保駕。」蕭銀龍說道：「賈五哥你別挨罵啦。」一句話尚未說完，眼前那道白影又一晃，白俊來追時，此白影又奔內寨走下去了。追出去不到一里地，白影又蹤跡不見。白俊返身回來，對黃三太等學說追趕不及，這道白影究竟不知是何物？太快啦。賈明說道：「這一定是關仙，再看見也別追啦。」果然前面白影又是一晃，再看時蹤跡又不見了，白俊也就不追啦。仍然領著五位小弟兄向前行走。白俊用手向西南點指，口中說道：「五位仁兄賢弟，順著我的手來看，那白水滔滔，上下翻飛的十座海眼，就是十海島。此水直通海眼，五個泉往上翻，五個泉

向下翻，忠良大人的寶印，被林士佩擲在十海島之內，不知是哪一個海眼裡？」黃三太等一看十海島，冷森森上下翻花，冒出來的水約有十數丈高，方圓有二十餘丈，不覺毛骨悚然。白俊又說道：「再向前走就是下山梯，高有四十餘丈，下了此梯再向南走就是水路，你們五位就在山嶺上換了水衣水靠吧。」小弟兄五位看了十海島，只驚得目瞪口呆，站在那裡猶如木雕泥塑一般。賈明都忘了要笑了，聞聽白二少寨主叫：「換水靠。」這才明白身在九龍山十海島呢，各人脫下衣服，換上水衣水靠。白二少寨主領道，下了下山梯，這才說道：「五位仁兄兄弟，就按小弟所指之路前往石門洞去吧。到在石門那裡，用傢伙把石門向上一撥，將石門墊起來二尺上下，用石頭墊住，人就可以鑽出去了。小弟有公事在身，恐我家老寨主呼喚，小弟不遠送了。」

小弟兄按著所指的道路，向南行去。走出一里之遙向東拐，只見南北有葦地，一望無際。當中是壕溝，有七八尺深的水。小弟兄們下了水，覺水奔東面而去，金頭虎賈明背著黃三太。覺至距石門相隔半里來地，金頭虎賈明忽大聲喊道：「九龍山這群賊小子，賈爺爺又出了九龍山啦！想來就來，想走就走。」黃三太說道：「賈賢弟你別胡喊，咱們現在還沒出九龍山呢！你等出了九龍山再胡鬧。」傻小子說道：「前面就是石門洞，我拿杵撥開石門，咱們就出去啦！打這兒咱們想來就來，想走就走。知道他們九龍山的秘路，就好辦啦。」小子大喇叭嗓子，向前走著，口中喊著。來到石門相近，忽然聽得呼嘯之聲，由蘆葦中撞出二十條戰船。船桅上有白紗燈紅字，蓮花湖韓。這五位之中屠士遠與劉雲未曾見過韓秀，不知道韓秀的勢派。銀龍、賈明、黃三太早已知曉韓秀詭計多端。蕭銀龍叫道：「黃三哥，現有韓秀在前阻路，為之奈何？」黃三太雙眉倒豎，虎目圓睜。遂說道：「是福不是禍，是禍脫不過。在九龍山內不啻飛鳥入籠，想要出去，勢比登天還難，咱們是只有前進之路，沒有後退之能！迎著他的戰船而去，咱們與他一死相拼！」

蕭銀龍說道：「大哥言之有理。賈五哥將黃三哥可擲下，咱們跟他打的時候，不能在水中，他有戰船。」弟兄五位，直奔韓秀的戰船覺去。韓秀此刻將戰船橫在石門前，兩隻並在一起。

共有二十隻戰船，其餘十八隻雁排翅排好，南邊九隻，北邊九隻。韓秀在北面懷抱令字旗壓住陣角，後頭有八大錘韓忠、韓孝、韓勇、韓猛，俱都懷抱雙錘站立，再向後水旱八寨的寨主，南面船上都是能征慣戰之士。嘍兵手中擎著青銅刺，五股魚叉，長箭手，弩弓手等。您道小弟兄五位，為何早不見船上的燈光呢？韓秀來時，是偃旗息鼓，將船藏在石洞之中。燈籠藏在船艙之內，上面蓋好船板，連一點亮兒都透不出來，故此五位並不曾見著燈火之光。

閒言不表，弟兄五人覺到離船切近，一人左胳膊一擡船乾，翻身縱上戰船。韓秀一看，心中暗想：勝英的老少朋友我認得不少，為何此人我不認識呢？韓忠問道：「來者何人，通名上來？」屠士遠答道：「我乃是談笑書生屠士遠。」韓秀見屠士遠英氣勃勃，掌中擎著明晃晃單刀。韓忠此時已到戰船之上，與屠士遠動手，無奈使刀的縱有本事，不敢硬碰雙錘。韓忠的錘紮上單刀，屠士遠立刻虎口發酸，擲了單刀，翻身落水。屠士遠下了水，紮猛子又摸著單刀。劉雲破風踏浪，上了戰船，叫道：「韓忠休要逞能，現有千里追風小俠劉雲在此。」說罷此話，亮十三節鞭，裏腦纏頭，破風八打，鞭法精奇。十三節鞭忽然纏錘把之上，韓忠用力向懷中一帶，劉雲挽手套不及，將手背上的皮俱都帶破，劉雲敗回縱下水去。金頭虎喊道：「真快，這麼會兒敗了兩個，黃三哥該看你的啦。」銀龍說道：「黃三哥不宜水戰，賈五哥你有金鍾罩，還是你先上吧。」賈明說道：「行啊。」將黃三哥放在那兒，蕭銀龍說道：「叫黃三哥揪住葦子。」傻英雄放下黃三太，急奔戰船而來，遂說道：「韓忠誰也不許暗算誰，我往船上爬，咱們是來明去白。」韓忠並不理他，傻英雄爬上來復又說道：「你認識我嗎？恨地無環鐵霸王。頭一次蓮花湖叫過好，二次互相打過。」說著話跳起來就是一杵直奔韓忠的頭上打去。哪知道韓忠看招呢，雙錘十字架搭著呢。雙錘向上一揚，將杵崩起來有五六尺高，杵落在船上。傻英雄拾起杵來，再與韓忠交手。三十六杵打完啦，傻英雄口中喊道：「著法寶。」韓忠一看一字杵過來啦，閃開了身形。傻英雄急奔西船乾而來，韓忠在後就追，追到西乾，賈明向下一跳之時，韓忠的雙錘奔賈明背後杵去，正杵在賈明後背之上。傻小子說道：「勞駕。」叮咚一聲，落在水中。蕭銀龍亮雙筆，要上戰船。黃三太說道：「蕭賢弟你先別上船，你有內應之人，你要逃得出去，好請人盜印要緊。」語畢，黃三太覺到戰船西乾，胳膊肘一按西船乾，縱身上了戰船。一抖分水裙，水珠不沾，口中說道：「韓忠休要逞能，今有浙江紹興府黃三太來也。」韓秀觀看黃三太真是英雄態度，舉止不俗，說道：「韓忠可不許傷他，拿活的。」韓秀原有愛將之癖。因見黃三太儀表不俗，恨不得黃三太歸降自己為寨主，才對心思啦。

黃三太與韓忠交手，功夫不見甚大，黃三太熱汗直流。蕭銀龍看得真而又真，叫道：「黃三哥不宜久戰，快下來待小弟上戰船替兄長會戰韓忠。」黃三太說道：「劣兄寧死在船上，不死水中。蕭賢弟保重些，不要掛念劣兄。」黃三太說這幾句話，是話中有話，方才在葦塘邊兒上，黃三太低聲對蕭銀龍說過：「賢弟你有內應之人，留著你萬一要逃出九龍山，請人盜印事大。」此時蕭銀龍要上船，黃三太所說這幾句話，是叫銀龍想脫身之計，外邊的好知道消息，要不然同歸於盡。只見船上黃三太單刀上下翻飛，閃砍劈剝，只累得氣喘吁吁，上氣兒不接下氣。韓忠的雙錘使得旋轉如風，單刀遞不進去，只有閃展騰挪之功，並無還手之力。

眼看著黃三太就要累倒船上，忽然聽得石洞中水浪一響，白花冒起多高，現出來三位老者。一位頭戴鑽鐵蓮子箍，銀鬚打著縷兒，背後明晃晃的兩口兵刃。一位紅臉膛，黃鬚鬚，背後背著兵刃，頭上挽著道冠。一位是俗家打扮，銀鬚亂擺。頭帶月牙蓮子箍的口中喊道：「黃三太不要著急，有吾在此。」說著，破風踏浪出了石洞。韓秀一看，就是一怔，借著燈光觀看這位白鬚者，年過古稀，精神百倍，聽聲音異常洪亮。韓秀作夢也想不到石洞中忽然出來人啦！韓秀問道：「來者何人？速速通上名來。」這位白鬚鬚老者口中答道：「船上不是蓮花湖四十寨總轄萬文翻波韓秀韓寨主嗎？」韓秀答道：「然也，老叟何名？來此何干？」老者答道：「韓寨主勿躁！聽餘細言，白玉祥老寨主，與我乃是金蘭之好。韓寨主你是白玉祥的門生，量必知吾名？吾姓王名靈是也。韓寨主你是正人君子，讀書明禮少年英俊之士。林士佩知大人的寶印，無故加害君子，累累不休。

勝英六次感化於他，他不知進退。這次盜出欽差大人的寶印，將寶印帶至九龍山，白老寨主吾之盟弟，一時之誤聽信小人之言，將印掛在隱逸樓，請人盜印，吾之盟弟乃是正人君子，焉能口是心非？懸掛假印，我勝三弟費盡三毛七孔之力，盜了一顆假印。大概必是小人所為？反覆無常之輩。印雖是假的，人家已經盜出去啦。君子說話不能說了不算，我前來為的是給他們兩造了事，並不是交鋒打仗。金磚雖厚，玉瓦亦不薄，吾不能偏向這頭，也不能叫那頭吃虧，但求給他們兩造和平了結，保全了這座九龍山，老夫之願已足。韓寨主你辛辛苦苦，通報白老寨主，就說我要見他一面，能夠了結更好，不能夠了結吾也不能勉強。你先放了鏢行這五位，但願不動干戈。」萬文翻波浪韓秀聞聽，心中暗想：不錯，我的恩師常常提念，有一位王老伯，多年不見，屈指算來今年有八十多歲。今日出了頭，我必要前去稟報我的老師。倘若不見，又多一層周折。韓秀又一反想：那王靈王老伯父，並未聽說是和尚，年歲相符，說的也對，他乃是出家之人，那老勝英手下能人甚多，也許是此人冒充名姓，前來詐破石門。韓秀正在心中思想，韓忠一聲怪叫：「不認得什麼王靈李靈，要想見老寨主，必要勝得了吾手中雙錘！」原來，南俠老王靈方一報名的時候，蕭銀龍大聲喊道：「黃三哥不要戀戰，老前輩到了。」黃三太的單刀賣了一個破綻，縱出圈子外，叮咚一聲跳入水中。早有賈明、劉雲二人前來接應，將黃三太背到葦塘邊上，黃三太的水性不過能覺五六丈，打仗累得渾身是汗，跳下戰船再想覺水也覺不了啦。韓忠聞聽有人在東面喊嚷，並不追趕黃三太，任著三太自己跳下戰船，回身觀看喊嚷之人，聽到王靈要韓秀稟報老寨主白玉祥。

他本是混濁猛愣，自知有己，不知有人。那大年紀一位老者，他哪看到眼裡？還以為他這雙錘打遍天下呢。王靈聞聽韓忠之言，心中早已明白，韓秀、林士佩乃是免死狐悲，焉能順情順理通報老寨主呢？無論如何，今夜免不了戰爭。接著韓忠說的這個階梯，南俠老王靈帶笑說道：「總轄寨主，咱們這麼辦，今天了事也行，明天了事也行。我與這位大漢接接招，如果我要勝得了這位大漢的雙錘，也不用稟報老寨主，是假真不了，是真假不了。今天總轄寨主先將鏢行這五位放了，我將這五位先帶著走。如果我勝不了大漢的雙錘，咱們是君子一言，快馬一鞭。石洞中那不是還有兩位嗎？我們是共合八位，總轄寨主隨便拿。拿住之後，咱們還別論交情，連白玉祥都不用見，任憑總轄寨主你發落。」韓秀聞聽，心中暗想，老不講筋骨為能，你都老掉了牙啦，還能勝得了我兄長的雙錘？將他戰敗，一塊兒拿，叫他心服口服。您道韓秀永遠不會上當？這回貪便宜，可就上了當啦。他哪裡知道南俠老王靈

這對跨虎籃的厲害呢？

韓秀思想至此，遂帶笑說道：「老人家若能勝得了雙錘，鏢行這五位聽老人家帶走。老人家若勝不了雙錘，莫怪在下無禮。」

南俠老王靈說道：「不勞諄囑，那是一定。」韓秀叫道：「兄長，請與老人家比賽輸贏吧。」韓忠答應一聲：「曉得了。」

南俠老王靈破風踏浪直奔戰船而來，雙手一按東船舵縱上了船頭。韓忠舉起雙錘照定老王靈頭頂便砸，老王靈噲一聲亮出跨虎籃，韓忠的雙錘並著奔老王靈頭上砸去。雙錘頭並在一處，兩錘桿相離半尺多寬，老俠客一閃身形，雙籃的翅子架住雙錘，一聲喊：「開。」只見雙錘隨著兩隻跨虎籃向左右而分，摘開籃翅，雙籃對齊奔韓忠頭上套去。跨虎籃形如護手雙鉤，頭上兩面都有翅子。前文書表過，雙翅一對猶如月牙一般，套在韓忠的脖子上，老俠客若是向回裡一帶，韓忠的腦袋就掉下來啦！說時遲那時快，老俠客將雙籃向上一提，口中說道：「看頭！」只見門大一物落在塵埃。南俠老王靈雙籃背於背後，抱拳向韓秀說道：「韓寨主多有得罪！」韓忠向後退了幾步，沒羞沒臊舉著雙錘還要再戰。韓秀說道：「大寨主兄長，還不下來？」列位，韓忠是個渾人，韓秀是明白人，早看出老俠客跨虎籃暗中留情啦。要不然韓忠的頭早落在船上了！韓忠無羞恥之心，還要再戰，幸被韓秀喝退。韓忠敗下船去，韓孝抱著雙錘上船。四猛哥兒四位，就是韓孝通點人情。身材有六尺多高，面如銀盆，不亞當年鍾震四平山裴元慶。韓孝上了戰船，口中說道：「老當家的，在下韓孝願陪著老當家的走上幾招。」南俠老王靈帶笑說道：「願陪高明走上幾招。」語畢，雙錘並著舉起，奔老俠客的頂門便砸，老俠客閃身躲開雙錘。韓孝進步雙錘貫耳，直取南俠。南俠縮項再躲雙錘。南俠老王靈一連讓了三招，遂撤背後的跨虎籃，這才還招。雙錘上崩下砸，外撩裡滑，跨虎籃摘解撕掙，變化無窮。二人戰到二十餘合，南俠老王靈故意賣了一個破綻。韓孝雙錘直點南俠的胸前，南俠雙籃並著向韓孝右首一進，左手的跨虎籃向外掛韓孝的雙錘，右手的跨虎籃奔韓孝的面門。韓孝自知輸招，雙目緊閉，老俠客跨虎籃在韓孝面門上一晃，韓孝只覺面前一陣涼風。老俠撤回雙籃，口中說道：「韓寨主看船上那是何物？」韓孝低頭一看，原來是自己迎門上那朵銀蓮花。凡蓮花湖的人，都帶著蓮花，韓孝帶笑說道：「在下不是老當家的敵手，多蒙相讓。」

南俠老王靈說道：「寨主過獎！」韓孝面紅過耳，奔韓秀船上去。韓勇見哥哥敗回陣來，一聲喊嚷：「老兒不要逞強！待我韓勇取你的性命！」邁開大步直奔戰船而來，懷抱八楞青銅錘。此時就聽石洞外一聲喊叫：「老哥哥別都讓你戰敗了，讓給我倆。」王靈一看是東路鏢頭石俊山，手擎毒龍懷杖破風踏浪而來。王靈遂跳入水中。

石爺上了船，要大戰韓勇韓猛。您道石俊山是怎麼個來由呢？皆因為石爺自從火焚雙龍山，收義女，保親事，安置了義女之後，聞聽勝三爺言說，火德真君孔華陽現在杭州萬華山寶靈如意觀出了家啦。萬華山在雙鬆嶺碧霞山的西北，石爺遂動了思友之念。由雙龍山完事之後，石爺遂僱了一隻船，徑奔萬華山而來。石爺本是無憂無慮，閒散之人，在道路之上無非是遊山玩景。這日石俊山來到萬華山切近，先將船錢給了，另外又多給幾兩銀子的酒錢。石爺上了萬華山一看，真乃世外桃源。

山中有四時不謝之花，八節長青之草，樹上百鳥飛鳴，水中游魚無數，走過了紫竹林來到翠竹林，見迎面觀門上有塊石匾，泥金字寫的是「寶靈如意觀」，石爺又見門前有一個小道童站立閒眺。石爺上前抱拳問道廣少當家的，請你到裡面回報老當家的，就提故人石俊山來拜。」小道童進了角門去了，石爺往裡面一看，道爺已迎將出來。離別多年，今日相見之下，悲喜交集，跪倒身形，口中叫道：「老哥哥，久違了。」火德真君孔華陽趕緊伸手相攬，叫道：「石賢弟，自己的弟兄，都年邁花甲了，何必這樣多禮？」石爺行完了禮，站起身形。孔華陽說道：「我給你介紹一位朋友。」孔華陽用手向自己身後一指說：「石賢弟認識這位嗎？」石爺一看，遂說道：「這位當家的是哪廟出家？在下眼拙，不敢冒認。」孔華陽一笑說道：「這就是南俠老大哥，多年的老朋友。你怎麼都不認識了？」

石俊山說道：「大哥您怎麼出了家啦？」王靈說道：「自從連雲山將我的義女交與了他的兄弟劉雲，姊弟二人認祖歸宗。為放秦尤，劣兄跳了深澗，由山澗覺出來之後，我早已看破了人生，有心出家為僧。今年我八十多歲啦，捨不得父母之毛髮，未忍削去，故此頭髮尚在。」石爺聞聽，不盡歎息。弟兄三位進了鶴軒，小童獻上一碗滾水，孔華陽說道：「賢弟多擔待，劣兄渴了即飲清泉，餓了吃些粗飯，清苦之甚。」石爺說道：「兄長可稱世外高人，小弟不如也。」弟兄三位談了會兒離別之情，都不由唏噓而歎。石俊山叫道：「二位兄長，你們倆都出了家啦，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行中，父母兄弟妻子無所掛懷，真是優游自在！但是兄長們若不出家，也無父母兄弟妻子之念了。現在這一干老朋友，難道二位兄長就不想念嗎？」南俠老王靈說道：「人非草木，孰能無情？每念及故友，五內如焚，恨不得一敘離懷。」石俊山說道：「現在勝三爺已然二次出世，外面之事辦完，必然回鏢局子。二位兄長可否一遊？」孔華陽說道：「現在大哥正要遊方，咱們老哥兒三個，就此直奔江蘇十三省總鏢局，到那裡這一干老少賓朋必然得見。」石爺一聽，喜不可言，在寶靈如意觀休息一夜，次日老弟兄三位遂離了寶靈如意觀，往江蘇而來。這日路過杭州府，又將勝爺等在杭州府所遇之事聞了個滿耳，石爺等這才放心，准知道勝爺大眾必奔鏢局子。

老弟兄三位，自杭州府再奔江蘇十三省總鏢局，這一日來到鏢局子門外，石爺先進了大門，對老鏢子手說道：「現有南俠老王靈前來拜望，求你給通報一聲。」老鏢子手不認識這老哥兒三位，不便直言相告勝爺等探九龍山之事。老鏢子手先到裡面，回稟了眾位鏢師，眾位英雄一聽，這三位的名譽沒有三俠名譽大，身份哪一位也不在三俠之下，眾位英雄遂全都到外面相迎。來到客廳不見勝爺這一干老少英雄，石爺忙問道：「勝爺他們都向哪裡去了？」眾位英雄聞聽，遂將欽差王大人失印，院衙差官被殺，狀告三俠，黃金印如何落在九龍山白玉祥之手，鏢行之人前往探九龍山，去了四十八位，先奔菊花村王宅的話說了一遍。石俊山聞聽，遂說道：「老哥哥，事不宜遲，咱們就此趕奔菊花村。果有此事，咱們算來功啦，也可為勝三哥指臂之助。」南俠老王靈與火德真君孔華陽二人聞聽此言，甚為樂意。兄弟三人在鏢局子草草用了點茶食，問明菊花村的道路，起身直奔菊花村而來。此時天已平西的光景，三位老英雄施展夜行術的功夫，掌燈之後來到菊花村王宅，好大一座村莊，住戶真有五百餘戶，房屋齊整。三位老英雄一打聽王九齡的宅院，真是無人不知，有人指點明白，老哥兒三位到了王宅門首。敲打門環，王宅的家人將大門開開一看，是三位老者，遂問道：「三位老者來找何人？」石爺說道：「勞你的駕，求你到裡面回稟一聲，就說現有南俠老王靈、火德真君孔華陽、東路鏢頭石俊山前來拜訪。」老人家說道：「三位先候等片時。」

老人家回到東跨院上房屋中報告勝爺大眾。眾人聞聽，不亞如獲得異寶那樣歡喜。勝三爺叫道：「三太何在？快迎請你王老伯父！」然而呼之不應，叫之不答。勝三爺又叫道：「賈明何在？」叫之也不應。再叫銀龍劉雲，仍不見人。又叫香五茂隆，俱都齊聲答應。勝三爺在當中，聾啞仙師在右，弼昆長老在右，僧道俗三人迎接僧道俗三人，接見三位老英雄，隨即向裡面相讓。來到東跨院上屋中，敘禮落座。南俠老王靈坐於首位，勝三爺問道：「二位老哥哥與賢弟何以至此？」南俠將石爺去訪孔華陽，與弟兄三人渴想之誠，說了一遍，比及到了鏢局子，才知道賢弟等在此處探九龍山。但不知探九龍山之事如何？」

勝三爺說道：「九龍山內吾已去過了，白玉祥請吾盜黃金印，竟以假印懸掛隱逸樓，如今空費了若干氣力，印算白盜啦。吾弟兄正在為難之際，恰二位兄長與賢弟到此。」南俠老王靈說道：「白玉祥乃正人君子，決不能作此闇昧之事，再說他是守法之人，大明朝的武魁，焉能作此滅門九族之事呢！」勝爺又將如何被消息埋伏拿獲，被救後用甩頭打倒林士佩、刀斷雙足，白玉祥怎樣當面許可盜印之事，從頭至尾細說了一遍。南俠口念：「阿彌陀佛，貧僧與勝施主是結義弟兄，與白玉祥也是金蘭之好，咱倆有多大交情，他與貧僧也有多大的交情。我要他的腦袋，他也不敢駁回。這群蠢惑白玉祥之人，哪位也沒有我與白玉祥的交情大，黃金印之事，勝施主不要為難。就憑貧僧一人，不用張弓支箭，將黃金印取回，言歸於好，必能兩造無傷，貧僧準能辦得到！」勝三爺聞聽，歡喜非常，叫道：「老哥哥果能如此，真乃欽差大人的洪福！不該勝英栽筋斗！這條老命還有生回古城村之望。」諸位老者談話之際，勝三爺再叫三太，仍然不應。遂一查點人數，少了三太、賈明、士遠、銀龍、劉雲，勝爺急忙打發人到江邊上尋問，才知道這五位小英雄已乘船進了九龍山啦！勝三爺聞聽就是一怔，遂說道：「這五個人不我知字，竟敢偷進九龍山？憑他們五個人的能為，到了九龍山中，不亞如插標賣首，此去有死無生。人家九龍山將十二道鋼鐵閘大開，明明是引人深入，這便如何是好？」南

俠老王靈說道：「勝施主不要著急！貧僧就此前去要出黃金印，並救這五個人回來，不算什麼難事。」勝三爺說道：「老哥哥，事不宜遲，救人要緊，咱們就此起身奔九龍山探看這五個人如何？以免去晚了耽誤大事。」大眾俱點頭稱是，收拾各人的兵刃零碎。一更將過之時，眾人便出離了菊花村。

來到江沿，早有船隻預備。眾人上了船，直奔九龍山十二道鋼鐵閘而來。來到十二道鋼鐵閘切近，早見閘板緊閉，把寨的嘍卒喊道：「什麼人？別往前近，再往前進，滾木可就要打下去了！」南俠老王靈叫道：「勝三弟，你們的船且在此停住，待我一人進閘。」南俠老王靈的船往前開去，閘上的嘍卒喊道：「不叫你往前進，為何還一個勁的向前進？」南俠老王靈說道：「勞眾位的駕，往裡面回稟一聲，就說有故人南俠老王靈來訪，白老寨主與吾是盟兄弟。」嘍卒說道：「老寨主前三天要掛免見牌沒掛，老寨主有話，親手足也不能見。」老王靈聞聽，乾凸肚子沒有辦法，這才把船轉回頭來。諸葛道爺問道：「老俠客怎麼回來了？」南俠說道：「嘍卒們不給回稟。」諸葛道爺說道：「若是如此，老俠客不能進山了。」王靈說道：「他們不給回報，我也有進山的法子。貧僧曾與白玉祥創造此山二十來年，我知進山的秘路。你們大家在北邊葦塘中停船等候，我與石賢弟、孔賢弟三人由秘路進山，見白玉祥不費吹灰之力。」

道爺問道：「此秘路在哪一方？」王靈說道：「貧僧怎肯泄於外人？」諸葛道爺說道：「您告訴我，決不傳六耳！我知道也不告訴別人。萬一您進去要有什麼差錯，我們好想法子進去接應。在菊花村宅，您說要白玉祥的腦袋都行，到了這個時候，連進山都不行啦。」王靈說道：「往南去，路過清水灘再向西去，有三個山尖相連，高插雲霄。此山底下有石門，漲水之時此石門看不見，現在落水之時可露著半節。此石門有五六尺高，有三尺來寬，門上有洞，由底下將石門撥起來便可進去。這條道無人把守，非本山親近之人不知有此道。路若不說破，神人也難窺破。道爺口念無量佛，遂打稽首：「貧道曉得了。」王靈與石俊山、孔華陽三人乘小船徑奔南邊而去。正走之際，王靈站在船頭急叫道：「水手住船。」只見王靈一隻腳站在船頭，一隻腳往波浪中一踹，此船立刻停住。水手納悶，為何南俠的腳往水中一踹支住了船呢？王靈說道：「這片就是清水灘，這是廣片石頭。精巧的石匠所做。將青石作出水紋波浪，猶如真水一般，慢說是夜間，就是白天多有看不出真假的。船要是撞上，輕者受傷，重者損壞。」石俊山與孔華陽此時方明白這是一片青石，半由天然，半由人力。弟兄三位下了船，告訴水手在此等候。我們不定什麼時候回來，你們就在艙中睡覺，眾水手答應一聲，慢慢將船放在石灘上。

王靈在前頭引路，過了清水灘往西去走出二里之遙，就見三個山尖相連，走到切近，石門果然在水中半節，露著半節。石爺等早把水衣水靠靠在船上換好了，下水奔石門走來。石爺用毒龍懷杖一觸摸石門的門檻，原來底下是槽，石門在裡頭臥著呢。毒龍懷杖剛能伸得下去，石爺本是千斤的膂力，撥起石門，王靈搬過一塊石頭，墊住石門，哥兒三位由底下鑽進去。王靈叫石爺再撥石門，王靈將石門底下的石頭仍然取出來，將石門閉好。王靈恐怕再有別人進來，哪知道一放下石門，幾乎老少八位死在石洞之中。三位老英雄進了石門，王靈說道：「我先進去探探道路，你們哥倆在此等候。」石爺點頭。王靈的水性過人，一個猛子就是一二里地，工夫不大，到了上山梯，上了上山梯，正往前走，見迎面來了六個人，口中念念叨叨。王靈心中暗想：他們來了五個人，為何這是六個人呢？王靈忽然明白，黃三太等進的是閘口，就是告訴他們這條秘路，他們自己也走不下來，這一定是九龍山內有了奸細啦，領著這五個人出石門。王靈思想至此，暗叫：白賢弟你枉自聰明了，你的山中有了奸細，累死你你也贏不了勝英啦！此時白俊在前面引路，王靈先隱在樹後，離著相近一見銀鬚便向山內而跑。白俊追了一回，忽然不見了。如此三次，王靈繞至下山梯，仍然紮猛子回石洞而來。石爺見南俠回來，低聲叫道：「老哥哥，不好了，你走後忽然間來了六隻快船，偃旗息鼓，輕快無比。這六隻船方紮在南面，緊跟著又來六隻紮在北邊，最後又來了八隻，南北各扎住四隻，共合是二十隻戰船。現在兩邊扎住，如何是好？」

老弟兄三位正談話之際，就聽傻小子賈明嚷。戰船上呼哨連天，立時亮出燈籠，白紗燈係於船桅之上，兩條戰船橫在迎面，南北各九隻雁排翅排開。就見屠士遠先上戰船迎敵，劉雲第二上船，賈明第三上船。這三人俱都落敗，黃三太上船迎敵，就聽蕭銀龍要替黃三太。三太口中說道：「我能死在戰船之上，不死於水中。」老王靈低聲說道：「黃三太真有勝英之志，惜無勝英之能，有什麼師父就有什麼徒弟。咱們再不露面，三太要有性命之憂。」於是三位老俠客各自報了姓名，老英雄遂叫道：「三太不要驚惶！有南俠王靈來了！」老英雄出了石洞，先奔韓秀的船頭而來，與韓秀答話。正在講話之際，黃三太已下了戰船。韓忠自恃其勇，這才被老俠客掙掉了頭上壯帽。韓孝上船，又被老俠客的跨虎籃索去迎門上的蓮花，韓孝敗下船去。

韓勇又上戰船時，石爺喊嚷：「老哥哥給我留一個，別都包了！」

王靈這才奔西船乾越下船去保護五位小弟兄。石爺由水中一個猛子直到船邊，用手一扶東船乾，飄身形縱上戰船。韓勇說道：「你這一個糟老頭子，拐棍還能打仗嗎？一錘將你砸成柿餅子！」

石爺說道：「拐棍是活的，專打愣小子。」韓勇雙錘並舉，照定石爺頭頂便砸。石爺用了個鐵門門的架勢，就聽噹哪一聲響，將韓勇的雙錘顛起多高來。韓勇向後退了三四步，二人各換招數。毒龍懷杖上下翻飛，雙錘崩砸滑碰。戰了五七個回合，石爺心中暗想：「王靈戰韓忠用的是猛雞奪粟，只一個照面被南俠索去頭上壯帽；我若與此蠢兒戰的工夫大了，豈不栽筋斗？」

石爺思想至此，故意賣了個破綻。毒龍懷杖向韓勇胸前便刺，韓勇雙錘向外一磕，說了一聲開，石爺故意一慢，叫他的雙錘稍微碰上一點兒，容韓勇的錘向裡裏去，石爺急將毒龍拐撤回，又奔韓勇大腿根上刺去。韓勇一退兩退，幾乎栽倒。石爺將毒龍拐向韓勇頭上一橫，說道：「韓勇小兒逃命去吧！」韓勇順著跳板返回韓秀的船上去了。韓猛見韓勇敗回，只氣得哇哇哇的怪叫。口中喊道：「老兒不要逞能，吃我二百錘！」

順著跳板走至戰船，與石爺交戰。雙錘上下翻飛，石爺前把一低，後把一揚，毒龍拐的月牙尖子向韓猛的肚臍便紮。韓猛用雙錘往外一磕，石爺撤回了拐，將身形縱起，舉拐向韓猛頭頂便砸。韓猛雙錘十字架式向上迎懷杖，哪知道石爺是真假虛實的招術，這一棍是虛的。韓猛舉起雙錘的時候，石爺撤棍，腿往後退，用臥魚式將身形往後一仰，後背離船板有二尺來高，一崩勁裹手一拐，照韓猛的臀部打去，韓猛開了一個羔羊吃乳，跪在船板之上。石爺用毒龍懷杖一指說道：「小兒韓猛逃命去吧。」韓猛哇哇呀一聲怪叫，順跳板返回韓秀的船上去了。石爺叫道：「韓寨主，我們倆戰敗了八大錘，韓寨主可放我們出石門嗎？」韓秀說道：「年青人不能說謊言，請明公老少就此出石門去吧。」石爺叫道：「老哥哥你領著他們五個人過來吧。」

南俠老王靈在前，五位小弟兄在後，上了戰船。賈明將杵撿起，劉雲撿十三節鞭，爺兒八位下了戰船，破風踏浪向石門洞而去。

韓秀傳令不准放箭放弩，眼看著老少八位進了石門洞。水八寨、旱八寨的寨主，俱都圍在韓秀左右，齊聲叫道：「總轄寨主，就是這樣叫他們走嗎？」韓秀將水、旱八寨的寨主叫至面前，附耳說道如此如此，水、旱八寨的寨主聞聽，俱都喜形於色。

您道韓秀說的什麼呢？在二老戰四猛的時候，有九龍山放哨的船來了六隻，韓秀暗中遣這六隻船不許揚聲怪叫，暗中搬石頭將石門上的二層洞砌死了。再要想開石門，勢比登天都難。三老五少進了石門洞，往裡走的時候，韓秀早用鋼鐵網將洞口罩住了。網外面又是七股魚叉，蒺藜錘，長箭手，弓弩手。半里來地長的洞，洞中的水比外面可淺，不過是三四尺深，黃三太能夠在水裡走。三老五少走至小門跟前，石爺用毒龍懷杖插在石門底下，用盡平生之力，石門紋絲不動。石爺心中一怔，方才我們三個人進來的時候，莫費多大的勁，便將石門撥起來了，為何此刻撥不動呢？此時金頭虎賈明、黃三太、南俠老王靈，凡用長傢伙的，俱都撥石門。三四個人用盡平生之力連撥五六次，一點兒都不見活動。南俠老王靈說道：「不要緊，我是白玉祥的老盟兄，他能把我怎樣？我去見他去。」南俠遂返身往西而來，走到石洞口的時候，只見鋼鐵網罩住了洞口，外面層層圍住。南俠說道：「我是白玉祥的盟兄，你們還不叫我出去嗎？」水八寨的寨主說道：「別廢話，你要是再往前走，就用箭射你。」南俠情知多說也是自找無趣，萬般無奈返身回來。

三老五少，在石門前叫天天不應，叫地地不靈。石爺說道：「咱們能死在陣前，不能死在陣後。若是撞出鋼鐵網，殺一個狗本，殺兩個有賺頭。」老少八人遂向外來闖鋼鐵網，無奈外面一見裡面的人影兒，就亂箭齊發，闖了好幾次都到不了鋼鐵網前。

正在此時又由水路來了十隻船，滿船嘍卒，帶領嘍卒的，有飛天鼠秦尤，八寶真人李士寬，和尚法蘭。來到石門洞前見了韓秀，八寶真人李士寬問道：「韓寨主，石洞內現在都是何人？」韓秀將南俠老王靈偷過石門、如何打仗的話說了一遍。

李士寬念了一聲：「無量佛。韓寨主你這樣將他們憋在裡頭，鏢行人能人甚多，萬一來了救應，豈不是畫虎不成反類犬了？貧道倒有一計，叫這群老少，不消半日的工夫，便作焦頭爛額之鬼。」韓秀問道：「道爺有何良策？」八寶真人李士寬說道：「九龍山現有九座石灰窯，叫這十隻小船去一隻，前去裝載石灰，剩下九隻去裝石頭，將石洞堵死。石洞中有三四尺深的水，將石灰由石洞口倒下去，用木锨往裡揚碎的，整塊的叫有力的嘍卒往裡擲，石灰見水必像開鍋的一般，然後再用石灰將石洞口圍了。他們三老五少，豈不是成為焦頭爛額之鬼？」韓秀說道：「別位可以這麼辦，這裡頭有南俠王老伯父。我聽我師父提過，王老伯父與我師父乃是刎頸之交，吾焉能出此不義之舉呢？」八寶真人李士寬捻髯微笑說道：「韓寨主，你聰明伶俐，人稱韓小帥，今日為何上這個當呢？南俠老王靈要活著都八十多歲了，他早就死啦。這必是鏢行的能人多，假充南俠老王靈，前來詐九龍山。若不將這群東西置之死地，實為綠林道中之大患，趁此機會不速除之，悔無及矣。」韓秀聞聽此言，也近情理。又有秦尤等在一旁慫恿，和尚法蘭說道：「韓寨主你是老寨主的徒弟，師徒如父子，這群人都害白家的，你若將他放走了，何以面對你的老師？」韓秀這才派船裝石灰運石頭，圍了石洞口兒。此時天已明亮，石灰由石洞口倒在裡面，初時只見石洞口灰氣熏人。工夫一大，石灰的水向裡一流，什麼也架不住了。半里多地的石洞，竟將水溫暖了。裡面老少英雄只熏得難過已極，喘不出氣來。

不表老少英雄在石洞內站立不穩，單表外面砸石門的事情。

原來南俠老王靈將九龍山的秘路告訴了諸葛道爺，諸葛道爺當時就告訴了眾人，說道：「勝施主這老哥兒三位，恐怕進不去石門，這石門既然是秘路，平常日子無人把守，在這個時候必然有人把守。九龍山不是無能人，倘然有人把守著，這老三位是怎麼去的怎麼回來。」勝爺說道：「據道兄所言，黃三太他們無法搭救？」諸葛道爺說道：「吉人自有天相，黃三太等不是夭壽之相。」勝三爺說道：「無人救豈不是枉然？」道爺與勝三爺說了會兒話，眾人俱都在船上休息養神。自南俠老哥兒三位走後，左等也不見回來，右等也不見回來，直等到四更多天的工夫，諸葛道爺說道：「咱們別竟傻等著啦，南俠等此時不回來，必然有意外之事，咱們去石門那裡看看再作道理。」

勝三爺說道：「道兄之言正合我意，咱們先去四隻船前去探路，其餘的船在此處等候。」於是勝三爺、諸葛道爺、老劍客夏侯商元、孟金龍、鐵飛龍、蕭三俠、孟二俠、蠻子歐陽天佐，八位坐著四隻船，一隻船上兩名水手，直奔石門而來。遠遠望見三尖山，船正向前走，道爺早看見送南俠等來的小船啦，在清水灘停著。諸葛道爺告訴了水手，直奔灘前的小船。一塊兒停泊。諸葛道爺站在船頭，船至灘前尚且七八尺遠，諸葛道爺向灘上縱去。水手將船停住，才知道乃是石灘。後面勝三爺等的船也來到了，兩隻船停在一處。眾人俱都下船，忽然見西面來了一隻小船，船頭上站定一人，正是飛天玉虎蔣伯芳。

勝三爺一看，非常喜悅，急忙以手招之，蔣五爺的小船遂也停在一處。道爺問道：「蔣五弟不在鏢局子養病，何以到此？」

蔣伯芳說道：「我若早知道，我就來啦！有這個事，為何不告訴我？要早告訴我，把九龍山的賊人俱都砸成齏粉！」諸葛道爺說道：「你別只知有己不知有人了。你看看這是多少俠劍客？俱都束手無策。但是你來了甚好，現在老王靈與石俊山、孔華陽進山內救人去了，一夜未回，咱們一塊探道去。」

來到石門前，孟金龍正用降魔杵撥門，傻英雄運動平生之力，紋絲兒也未動。道爺用手一推，猶如長在山上一樣。道爺是人稱別號叫鐵牌道人，在年輕之時專用一個鐵牌，此鐵牌約有五六百斤重，與人打仗之時，可以作盾用，力量最大。推了推一點兒也不動，道爺叫道：「勝三弟，你看看吾早說前頭啦，人家早就有預備了。若是沒有準備，這個石門南俠早就出來啦，一撥就能向上上去。孟金龍有千斤的力量，為何撥之不動？」

正在說話之時，就聽石門裡面有金頭虎喊的聲音。道爺聞聽，口中念了一聲「無量佛」，原來這老少八位被困在石洞之中。

勝三爺說道：「道兄有何妙策速救八位老少出此石洞？」道爺說道：「方才上清水灘的時候，灘上有鑲的石頭，作成水波浪之形，速速前往清水灘運大塊石頭，用繩子綁好，叫有力量的人，扛石砸門。如不然，老少八位必死在石洞之中。」

當時將石頭運來，這塊石頭有七八尺長，三四尺寬。用刀背砸出槽來，兩頭綁上彈繩，一頭兩個人引著彈繩扛起來撞石門。砸到五六下，石門就有了裂紋，砸到七八下之時，將石門砸得粉碎。金頭虎賈明倒霉，被大石頭紮了一下，幾乎將腿紮折。石門一碎，三老五少從裡面奔逃。正是鯉魚脫卸金鉤去，擺尾搖頭不再回。大眾上了船，將船上的石頭推下去。諸葛道爺說道：「快走。」大眾在船上更換衣服。勝三爺說道：「你們五個人就敢探山嗎？這必是賈明你的主意。」賈明說道：「不是我，我是後趕來的，我要不來就壞啦，黃金印擲在海眼裡啦。」蕭銀龍說道：「不要大呼小叫。」蕭銀龍遂將比武聯姻，白老太太將姑娘給了屠士遠的話，說了一遍。勝三爺問道：「印果然扔在海眼之內，為之奈何？」蕭銀龍說道：「不要緊，白老太太有一個義子，姓羅名文，在本縣居住。此人有過人的水性，白老太太說，為救白家一門，救忠良大人，救一省七十餘家官員，鏢行要是完案，非此人不可。此人因不願為官，隱居家門，是事不問，九龍山上海島，無論多大水性之人也不能進前，每年九龍山聘請善於泅水之人，在十海島比試水性，惟有羅文可以進十海島游泳。」說著話船已到岸，大眾棄船登岸，由原路而歸。

到了菊花村，進了王宅，回到東跨院上房屋中，眾人淨面的淨面，吃茶的吃茶。工夫不大，擺上酒席。上房屋中勝爺與道爺這一干老英雄，年青的有金頭虎、黃三太、鐵飛龍等。酒至半酣，勝三爺唉聲歎氣叫道：「道兄，黃金印如今落在十海島內，為之奈何？」諸葛道爺說道：「在路上銀龍言說羅文有驚人之能，非此人不能取，你問問大家哪個能聘請此人？有認識更好，無有認識的，再煩朋友，介紹朋友。」勝爺摒退從人等，叫道：「眾位老少賓朋，哪位與羅文是朋友？可以前去聘請？」話言未了，站起一位英雄，叫道：「勝三伯父，這個姓羅的，是我的親娘舅，又不是我的親娘舅，也差不了多少。」

勝三爺說道：「究竟是你什麼人？」鐵飛龍說道：「勝三大爺您知道嗎？我的叔叔死了，將我過繼我孀娘，此人是我孀娘的兄弟。要按過繼說是我的親舅舅，要按不過繼說是叔伯舅舅。我十來歲在少林寺學藝，學了十數年，我叔叔死了，我回家來，將我過繼我孀娘了。」勝三爺說道：「鬧了半天還是那一句話。你見過你的舅舅沒有？」鐵飛龍說道：「我去過兩次，一回住了十幾天，一回住了三天。我舅舅是小白臉，我不服他，我們兩人一過手，小白臉專打黑大漢。」勝三爺說道：「你要去請他，能請得來嗎？」鐵飛龍說道：「是我舅舅，為何請不來呢？到那一句話，就把他提了來啦。叫他來了，把印拿來就完啦。」

聾啞仙師說道：「這樣的人不能辦事。聘請高賢，必須以禮。」

勝三爺說道：「叫黃三太、楊香五、張茂隆、蕭銀龍、金頭虎賈明幫助鐵飛龍前去聘請高賢。你們六個人到了那裡，必要恭敬，不許放肆，救的是忠臣孝子俠義劍客，全都在此一舉。」

六位英雄第二天清晨起身，直奔羅家林。來到羅家大門前，蕭銀龍問道：「門房有人嗎？」門房中出來一位老者，年過古稀，慈眉善目，頭上青布隨風倒，身上青布大氅，足下青布靴子，銀龍問道：「老人家，這是羅隱士家嗎？」老人答道：「豈敢豈敢。」銀龍說道：「我們是打十三省總鏢局子來的，現有名帖來拜。」老人說道：「我家主人於前五六天被人請去，這群人說話老奴都不明白，一見面就說『門得門得齊門得？』然後聽我們主人說，門得是問好，齊門得是問全家好。原來這伙人是北邊的達子，請我家主人開墾種地。我家主人說不能離家遠去，這伙達子說，好幾千頃地，非有大人物不能鎮圍場，聘請我家主人費了兩天的工夫。我家主人實在沒了法子了，這才囑咐老奴，外面之事叫老奴照管，內事叫老姑太太主管。臨走說早者二三年回來，晚者五六年也不定，先打江蘇奔北京，在京西北檀柵寺、碧雲寺、臥佛寺、西山打圍，然後再與喇嘛開墾去。」黃三太一聽，就是一個冷戰，非此人盜印不可，就是有日行千里的人也沒法追，名帖也不能遞啦。黃三太說道：「貴主人不在家，我們也不便進裡面去了。」老人說

道：「雖然我家主人不在家，老奴也能款待茶飯。」蕭銀龍說道：「不必騷擾了。」出了大門，二人往東去。蕭銀龍圓睜杏眼，緊皺雙眉，出了東村口。金頭虎迎上來說道：「隱士在家嗎？」黃三太說道：「前三天去邊外了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前天咱們要來，那前三天他走啦；那前三天要來，前九天就走啦。你們是臉子白不能辦事，看我的！你們指給我哪個門吧。」三太指給他大門。傻小子來到羅家大門，進了大門道，口中喊道：「小子，這兒姓羅嗎？」老人出來一看，沖天杵小辮，狗蠅眼，羅圈腿，大肚子。遂問道：「壯士您找誰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本家主人是叫羅文嗎？」老人家一聽，心中不悅。有名的人，長了鬍子的，也沒有叫我家主人的名字的。老人家雖然不悅，也不好意思說什麼，遂答道：「是啊。」賈明說道：「文兒在家嗎？」老人家遂將對黃三太所說的話也對賈明說了一遍。賈明聞聽，冷不防向上一縱，伸手把老家人的鬍鬚揪住，底下用了一腳，將老人打倒，騎在老人的身上，用手擰老家人的大腿，口中說道：「短我二百萬銀子，要一回不給，這回上邊外去了，索性沒有日子啦。」老頭子被擰得哼喚呻吟直嚷。傻小子嚷得更厲害：「羅文的惡奴打死人了，還不救人來？」羅宅院裡出來十餘人，都是長工月工。傻小子母狗眼亂翻，內中沒有羅文，皆因為羅文的長像，賈明問過鐵飛龍啦，傻小子一見沒有羅文，站起來就往東跑。長月工說道：「別叫他走了。」老人家說道：「別追他啦，主人沒在家，別給主人惹禍。」長月工被老人家攔住，賈明跑回來。黃三太問道：「你見著羅文嗎？」賈明說道：「沒在家怎麼見著呢？」三太說道：「咱們走吧。」銀龍說道：「他永遠不出門，為何認識口北的喇嘛？此事其中有故，咱們早早的回小王村，單等夜晚探羅宅。要知心腹事，單聽他人背後言。」弟兄們到了小王村店內，喝著酒，蕭銀龍說道：「咱們早早睡覺。」六位英雄往的是跨院，休息了會兒，天至二更，俱都繫綁停當，二三里地，一伏腰就到啦。輕車熟路，到了羅宅，正趕上老人家手提著燈籠上門，老人家囑咐眾人說：「多留神，主人未在家，主人在家什麼事也不怕。」上完了門，又到後院囑咐婆子媽媽：「多加小心。」然後又到長月工的屋中，也是囑咐眾人：「夜間多加小心。」弟兄們在房上聽得明明白白。又聽有丫鬟與婆子說閒話，丫鬟說道：「咱們主人怎麼不娶妻呢？」婆子說道：「主人練金鍾單鐵布衫，不能成家。」丫鬟說道：「那不絕了香火嗎？」婆子說道：「到二十八歲就娶妻啦。」丫鬟說道：「這一上邊外，要三四年才回來，豈不誤了？」婆子說道：「口外有的是好姑娘，回來的時候，還許帶一位來呢。」楊香五與金頭虎連廁所都找到啦，鐵飛龍說道：「我見我娘吧。」蕭銀龍說道：「先別見，咱們回店吧。」眾人聽了一回私語，羅宅的家人異口同音，都說主人出遠門啦，一切事多要小心。小弟兄無法，只好回到店中。

眾人都睡覺啦，惟有金頭虎翻來覆去睡不著覺，心中暗想，不出遠門怎麼會去口外呢？第二日，黃三太說道：「咱們回去吧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你們願見羅文，我有主意，你們可得言聽計從。」黃三太說道：「只要能見羅文，沒有不依之事。」

傻小子說道：「可得用錢。」黃三太說道：「你要用多少錢？」

賈明伸了兩個手指頭。黃三太說道：「兩千兩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不要這麼多。」黃三太說道：「二百兩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只用二十兩。」黃三太說道：「現在就有。」傻小子說道：「拿銀子來吧。」黃三太由兜裏掏出二十多兩銀子，遞給賈明。

賈明問了店家，小王村離六合縣有多遠？店家說道：「離此處約有七十里。」傻英雄遂直奔六合縣而去。天到平西的時候，傻英雄才回來。背後背著一個藍布包袱。在眾人面前打開藍布包袱，原來裡面是孝衣一身，白布孝褂一件，白布鞋一雙，紫花布褲褂一身，鄉下的鞋一雙。傻小子說道：「人家非二十四兩三錢銀子不賣，我說就剩二十四兩啦，央求人家半天才買了來。」楊香五說道：「多少錢？」傻小子說道：「二十四兩三錢。」楊香五說道：「人可得有天良，值這些個。」出了兩個手指頭，賈明說道：「二十兩。」楊香五說道：「值二兩。」

黃三太說道：「不論多少錢吧，你買這些東西幹什麼？」賈明叫鐵飛龍穿在身上，前去囉家報喪。就說他大爺死啦，這一報喪，必然探出羅文的虛實。鐵飛龍說道：「你爸爸死了。」賈明說道：「這算瞞玩，你連逢場作戲都不懂？再說你管你父親叫大爺，我還給你當使喚人呢。人穿上這身紫花布的衣服，莊稼人做的鞋，你要不這麼著，見不著你舅舅，你就將我勒死。」

鐵飛龍說道：「行啊，見不著我舅舅，我就將你勒死，咱們換衣服吧。」賈明說：「別在店裡換衣服，到羅家林村東再換去。」

鐵飛龍說道：「行啦。」於是眾人遂向羅家林而來。來到村東，鐵飛龍換上孝袍子，金頭虎換上紫花布的衣服，大粗布的鞋。黃三太平生不好笑，一看笑得氣兒上不來啦。

二人進了羅家林，來到羅宅門前，賈明敲門，昨天那位老人家出來啦。賈明裝作山東人的口音問道：「這是羅宅嗎？」

老人家說道：「正是羅宅呀。」鐵飛龍過去給老人家磕頭。老人家問道：「這是給誰穿孝？」鐵飛龍說道：「給我爸爸。」

老人家一怔說道：「快上裡面去吧，這是怎麼說呢？」鐵飛龍在前，賈明在後，老人家頭前引路。到了裡面，鐵飛龍叫道：

「娘啊，我大爺死啦。」原來鐵飛龍的孀母住娘家來了，老太太聞聽就是一怔，遂說道：「什麼病症？」鐵飛龍說道：「時令病症。」鐵老太太見鐵飛龍說道：「你看看你的命夠多不濟呀，家門不幸，你的父親死了，如今你大伯父又死了。唉，你的命是真苦哇！」說著話，鐵老太太一看，鐵飛龍兩隻眼睛淚如雨下。原來，臨進門的時候，金頭虎給鐵飛龍一塊手帕，告訴鐵飛龍手帕中有咒語，你用手帕一揉眼就流眼淚。原來手帕中有辣椒面，鐵飛龍一擦，眼睛辣得淚如雨下。鐵老太太一看，還是親生自養的兒子，叔叔死了的時候，他怎麼不這樣哭？太太叫道：「老管家，快上三關廟去請你家東家去吧，如今我們大爺死啦，無論如何也得前去奔喪。」鐵飛龍叫道：「娘啊，我大伯父沒死，鬧著玩呢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孀娘，我們用的是哭喪計！」鐵老太太問道：「你是何人？」金頭虎將自己父親的名字說出。老太太問道：「為何你們作這個把戲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盜印非我羅大舅不可！」鐵飛龍說道：「孀娘，救我勝三爺，非我舅舅不可！」老太太說道：「你們說的糊裡糊塗。外面還有人沒有？」蕭銀龍說道：「還有人。」老太太說道：「趕緊說我請。」老人家遂將黃三太等由東村口請到裡面，老太太從頭至尾問了一遍。蕭銀龍把九龍山十海島盜印之事又說了一遍。蕭銀龍復又說道：「盜印不但能救忠良，並且還能救白家滿門。」並將白老太太內宅許親的事情又說了一番，然後由靴中取出四對名帖，頭一張就是鐵天勝，第二張是勝三爺，第三張是孟二俠，第四張是蕭三俠。鐵老太太一看，這四張名帖有自己的大伯，那三個人與自己死去的丈夫是磕頭的弟兄，老太太異常恭敬。看完了名帖，說道：「皆因為九龍山十海島之事，我兄弟早就有了耳聞啦，因為朋友的關係，幫著鏢行對不住白家父子，幫助自家又對不住鏢行，兩方面的交情，一邊是八兩，一邊是半斤，所以他假作行圍彩獵，為的是避免此事。既然如此，老管家去到三關廟請你家東家回來議論此事吧。」蕭銀龍杏子眼一轉，說道：「孀娘別讓管家前去，若叫管家前去，羅大舅必然是不辭而別，我們自己去吧。」老太太說道：「飛龍還不換衣服嗎？」楊香五將小包袱交與鐵飛龍，鐵飛龍與賈明二人在空屋子換好了衣服。老太太說道：「我兄弟平生最聽我的話，你們眾位到村外三關廟將老身的兄弟請來。老身曉之以大義，叫他前去盜印。你們見了他的面，就說四對名帖，姑太太留下了，叫他急速回家。」六位這才出離羅家林，往北走了一里多地。東邊是花家莊，西面大樹林子，樹林子北就是三關廟，廟前有四座石碣，南面也是樹林子，北面是廟。黃三太說道：「咱們拜見吧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先別拜見，要一拜見就走啦。」六位英雄遂一直進廟中，來到佛殿的東面是禪堂。金頭虎說道：「我出一個主意，我在頭前走。」

就聽禪堂中法器敲得當當直響，金頭虎一掀軟簾兒進了禪堂，一看老和尚坐在那裡唸經呢。老和尚有六十多歲啦，耳朵有點聾，金頭虎由背後一把將老和尚揪住。黃三太說道：「你太莽撞了，快撒手吧！」金頭虎撒了手。黃三太問道：「老方丈，羅施主現在哪裡？」老方丈說道：「羅施主在這兒住了好幾天啦，皆因為貧僧廟中吃素，羅施主吃不下去，他往村內花家莊，到他的徒弟的把式場子用酒飯去了。」傻英雄說道：「真叫求人難啊！這個把式場子在村子哪頭？」老和尚說道：「在村子北頭，眾位施主不用自己去，我去請羅施主。」黃三太說道：「不用老當家的去請，我們自己去吧。」六位英雄出了三關廟，進了花家莊，此莊也就有百餘戶人家。六位英雄向南北觀看，進了村莊不遠，座南有一個青水脊的門樓，在門前有磨磚對縫的影壁，影壁前立著大刀闊斧，大蠟桿子。蕭銀龍說道：「賈五哥，出家人不說妄言，這不是把式場子嗎？咱們拜見吧。」

金頭虎說道：「先別拜見，要一拜見，打後門就走啦。不是我逞能，錯非是我，你們決見不著羅隱士。你們看我的吧。」傻英雄走至青水脊門樓前，高聲吶喊：「小子，這是把式場子麼？帶腿的出來倆！」練把式的都是本村之人，哥們爺兒相稱，也不是正式的師徒，誰愛練誰就練，這群人有練一年半載的，有練二三年的，由院中出來，口中說道：「都有腿，你找誰呀？」

賈明說道：「小子你們這兒是把式場子麼？」這群人說道：「這是什麼話，你是幹什麼的？」賈明說道：「你們見了誰啦？」

內中有一人說道：「幹什麼還用見人呢？」賈明說道：「不用見人，你們怎麼這麼字號？我專管南七北六十三省的把式場子，是鋪把式場都得見我。」練把式的這群人，都是年青的，眾人異口同音說道：「打他！」跟著就上來一個，左拳一晃右手就打。傻英雄專打二把刀，他將這人右拳捋住，往懷裡一帶，腳下一踹一溜滾。賈明說道：「沒有真傳授，外行麼，這不是白挨打麼？」又過來一個，劈面一晃，底下用了個掃堂腿，傻英雄將腿一把抓住，左手抓著腿，右手在胸前就是一掌，這位鬧了一個仰面朝天。又過來一個，迎面一晃，被傻英雄捋住腕子，往懷中一帶，這位就鬧一個狗吃屎。一連好幾個，都被傻英雄打倒。門前看熱鬧的圍了個風雨不透，這幾個被賈明打得也不敢上前啦。有往裡頭院跑的，工夫不大，打裡院出來兩三個人，有一位口中說道：「進場子就打人，是何道理？」賈明翻母狗眼一看，有一位二十上下歲的，絳紫的六楞抽口壯帽，正頂梁相襯茨菇葉，巍巍亂顫。絳紫的大氅，玫瑰色的短靠，十字絆，腰繫英雄帶，足下燕雲快靴，細腰窄背，臉面是紫中透亮。傻英雄說道：「你是鋪場子的。」此人說道：「不過是鄉下人練點玩藝兒活動身體而已。」賈明說道：「快叫他們把兵器收拾了，不拿花銷就敢鋪把式場子嗎？這叫什麼玩藝？」此人說道：「這是什麼話？我乃赤發小靈官花茂。」賈明是成心口出不遜，當時二人插拳動手。有人往裡就跑，口稱：「羅大爺，不好啦，外面來了踢把式場子的啦！現在花少爺受傷不知死活，大爺您快去看看吧。」羅文聞聽，遂說道：「什麼人好生大膽，敢在這兒無禮？」語畢，站起身形往外走來。黃雪太等一看，原來是一位白面書生，頭戴青線子壯帽，身穿青緞綢大氅，足下青緞子薄底靴子，年在二十五六的光景。面如白玉，細腰窄背，雙肩抱籠，身材也就在六尺來高，這就是橫推八匹馬，倒拽九隻牛，上山擒虎豹，下海捉蛟龍，出乎其類，拔乎其萃，日行千里，兩膀一晃有千斤之力，十三太寶橫練的羅文羅興龍。鐵飛龍點手叫道：「黃三哥，這就是我的大舅。」黃三太聞聽，趕奔進前口稱：「羅叔父，小姪黃三太拜見。」語畢，就要行大禮。羅文趕緊伸手相攙，說：「豈敢豈敢，壯士何人。」黃三太說道：「小姪男乃十三省總鏢頭勝英的門徒，小姪姓黃名三太。奉鐵叔父與我恩師等之命，前來下帖聘請羅叔父出山，搭救忠良與江寧府的七十餘名官員並鏢行的老少，望羅叔父不辭為幸。」羅文叫道：「賢姪，此處不是講話之處，請賢姪到裡邊待茶。」黃三太連連答應，口稱：「小姪男遵命。」羅爺叫道：「鐵飛龍你怎打我的徒弟啦。」鐵飛龍叫道：「舅舅，我不敢使勁，用手一晃。」此時已有人將花少爺攙起。羅爺一看，本是輕微的傷，叫道：「花賢弟你受點委屈吧，這是我一個外甥。」列位，為什麼羅爺方才對鐵飛龍說是自己徒弟，此時又叫花賢弟呢？前文書說過，不是正式的教徒弟，都是鄉親哥們兄弟，故此當面只好叫兄弟。

羅爺將六位英雄讓進屋中。分賓主落座。鐵飛龍又與賈明、蕭銀龍、楊香五、張茂隆等引見完畢，有從人獻茶。羅文說道：「不知眾位到此，有失遠迎，望眾位少達官原諒。」蕭銀龍說道：「豈敢豈敢！小姪男等禮貌不週，羅叔父海涵。」彼此謙恭了一回，羅文遂問道：「方才黃少達官在外面言說盜印之事，但不知此印現在何處？」銀龍說道：「提起來話兒就長啦，我等雖然是奉鐵叔父與老三俠之命，前來聘請長者，這裡面還有一段隱情，皆因白老太太在後寨向小姪男言說，羅叔父您老人家有過人的水性，能夠盜印。叫小姪男見了您的時候，務必提及此事。此印現在被嫉妒的小兒林士佩擲在九龍山十海島，不知下落。我們來了好幾次，均未能晤面。方才鐵老太太言說，已經替您將四位的請帖收下了，請您到家共議此事。望叔父勿辭勞苦！救一救大家之難。」羅文聞聽蕭銀龍之言，口如懸河，心中暗想，鏢行有此少年人物，無怪乎有口皆碑。羅文思想至此，遂叫道：「少俠客有所不知，在下我所有的本領，都是與我義父白大人所學。按朋友交情，要我的頭都行。我故去的姊丈，與勝三爺等乃是聯盟的弟兄，不論什麼事我都能應允。惟有這樁事情，煩眾位弟兄們回復勝三爺，羅文實在難以從命。我義父一生傳授了五人，他老人家三位少爺與在下及韓秀。我的義父看待我們五個人，情同一體，天地君親師，無有五倫，還講什麼朋友？再說，我師父若說羅文我將你養大啦，傳授你的武藝，你來我九龍山盜印，那時我有何言答對？要以武力對待，羅文天膽也不敢！我羅文決不能從命。」銀龍一語不發，三太低頭不語，鐵飛龍的黑臉臊得直發紅，遂說道：「我跟我勝三大爺說啦，您是我的舅舅，到這兒我就將您提去。如今您不去啦，我怎麼回去？」羅爺聞聽一笑說道：「你不能回去見勝三爺，我怎好去見九龍山的人呢？」鐵飛龍性情粗莽，厲聲說道：「九龍山他們是賊，勝三大爺是好人，你要不去，我至死不能見我勝三大爺！您擺一個什麼道吧！」羅爺說道：「飛龍這是你說的？你們鏢行的人都算上，哪一位能將我兜一個筋斗，立刻就盜印。」鐵飛龍當時就急啦：「我先摔你一個筋斗。」說著話直奔羅爺跟前走來。黃三太說道：「賢弟不許。」鐵飛龍說道：「誰要勸我，我就撞死！」過去就抓羅爺。羅爺說道：「咱們爺倆沒有舅甥之情嗎？」鐵飛龍說道：「論個頭我比你大，論歲數我也比你小不了多少，誰是你的外甥？」過去就伸手。羅爺說道：「咱們別在這兒動手，這是朋友之家。」

鐵飛龍說道：「咱走。」到了村西大樹林子內。爺兒倆具都甩大氅，鐵飛龍過去就是一掌，羅爺閃開，底下就是一腿。羅爺往後倒退，上面又是一掌，羅爺又閃開。羅爺說道：「念起甥舅之情，我讓你三招。」鐵飛龍說道：「我不承情哪，那是你沒想起招數來。」黃三太、蕭銀龍二人抱拳說道：「羅叔父務必相讓。」羅爺說道：「我是沒有法子，不得不如此了。」語畢，照定鐵飛龍劈面一拳，鐵飛龍一蔽招，羅爺右手一拳，正打在肩頭之上。列位，這一掌要是真打，必然骨斷筋折！這一掌稍微碰上鐵飛龍的衣服，羅爺便將掌抽回。左手又奔肋骨打去，鐵飛龍一斜身軀，羅爺抬腿踢了鐵飛龍右膀上一腳，稍微一挨衣服，便將腿抽回去了。鐵飛龍腆著黑臉還打呢。

正在動手之際，由南面來了兩匹馬。頭前一匹鐵青馬，馬上一位老者，黑臉鋼鬚，後面一匹銀蟹蓋馬，馬上端坐一人，領下一部銀鬚，正走到樹林旁，就聽樹林子裡喊道：「你是我的舅舅，我比你個兒還大呢！」就聽馬上的老者一聲吶喊：「蕭三哥，他們在這兒呢！」又說道：「飛龍孺子，為何跟你大舅動手？」飛龍聞聽，縱出圈子外，羅爺止住腳步。羅爺一看此人，並不是外人，正是老二花頭鐵天勝。別看鐵飛龍是渾人，家規可不錯，飛龍見了他的天倫，遂叫道：「老爺子，我大舅非跟我動手不可。」鐵天勝並不理他，與蕭三俠棄了坐騎，金頭虎與楊香五接過馬匹。您道：這老二位因何來到這裡呢？皆因為六位少年英雄前來請羅文。兩日之久，勝三爺不見回音，正與諸葛道爺提念此事，忽然有家人回稟，現在門外有杭州鐵天勝拜見。勝三爺聞聽，親自接待，弟兄見禮已畢，鐵爺問道：「勝三哥，您的傻姪子來了沒有？」勝三爺答道：「來了。」

鐵天勝說道：「來了我就放心啦！」哥兒倆拉著手進了王宅，與大眾見禮。鐵天勝說道：「您傻姪子由前半個月就來找您學保鏢，他是個渾孩子，焉能學得了保鏢呢？」勝三爺聞聽一樂，心中暗想，他是渾孩子，你向來就沒說過理。鐵天勝又說道：「我不叫他來，他大娘說你別給勝三爺添麻煩去啦。哪知道這孩子偷著跑來了，您弟婦不放心，叫我到鏢局子看看他。我到鏢局子裡一打聽，說您上菊花村來啦，故此我又趕到這裡。」

勝三爺說道：「饒賢弟，昨天令郎同著黃三太他們五人去請令親羅興龍去了，這場事關係重大。九龍山十海島，盜去黃金寶印，現在擲在十海島內，非令親不能下海泉盜印。」鐵天勝說道：「勝三哥，羅文是咱們二兄弟的內弟，他們小孩子怕辦不了事。我請他去，到那兒就把他提了來。」諸葛道爺一聽，心中暗想，這樣的人簡直辦不了事。諸葛道爺說道：「雖然是至親，為外人的事，他可能推辭，你們三位也去一個人。蕭三爺品行柔和，叫蕭三爺跟著鐵施主去。」於是二人備馬，當時奔羅家林而來。隨後老劍客鎮三山與諸葛道爺也跟了下來，暫且不提。

鐵天勝與蕭三俠進了羅家林，蕭三俠棄了坐騎，鐵天勝並不下馬，直到羅文門前下了坐騎，敲打門環。老家人開門一看，是鐵大爺，遂問道：「大爺您好？」老家人也不敢笑出聲來，直堵鼻子。昨天說鐵天勝得時令病死啦，今天又活了。鐵天勝問道：「你們東家在裡面沒有？」老家人說道：「出外有事去了，您且等候片時，待老奴回復我家姑太太去。」老家人回到裡面，報告鐵老太

太，鐵老太太在二門接待大爺。老家人來到外面，將鐵大爺引進，一看後面還有一位老者，老家人再要回寨也來不及了，遂將二老接進。鐵老太太在中門等候，見了自己大哥，道了個萬福。鐵天勝說道：「自己一家人，何必多禮？」鐵天勝又說道：「這是蕭三哥。」鐵老太太早就見過，知道是自己丈夫的盟兄，急忙道了萬福，蕭三俠還禮。鐵天勝問道：「鐵飛龍呢？」鐵老太太說道：「到花家村請他大舅去了。」鐵天勝一聽，叫道：「家人別卸鞍，我們就走。他們一群小孩焉能辦事？」鐵天勝頭也沒回，出了裡院。由老家人手內將兩匹馬接過來，將銀蟹蓋遞與蕭三俠，二人出了大門，遂上馬奔花家村而來。正走中途，就聽樹林子裡喊：「你是我舅舅，我比你身兒還大呢。」鐵天勝一聽是自己兒子的口音，向樹林中一看，爺兒倆動上手啦。鐵天勝一聲喊喝：「孺子敢與你大舅動手。」鐵飛龍急忙跳出圈子外，口中說道：「我大舅非要跟我動手不可。」鐵天勝並不與鐵飛龍說話，叫道：「羅賢弟，快走快走，盜印去，沒有工夫說閒話。」羅文說道：「大哥什麼事？」鐵天勝說道：「九龍山的賊把忠良爺的印盜去擲在十海島海眼裡啦，非你盜印不行！你到那兒把印弄出來就完啦。勝三哥現在就為這件事為難呢，聽明白了沒有？快走吧。」羅文說道：「勝三哥、孟二哥、蕭三哥是我死去的姊丈的盟兄，您與我是至親，高親貴友，前來求我，我應當萬死不辭；然而有一件，老恩兄您知道小弟的本事是與白老寨主所學，白老寨主是我授業師，又是我的義父。九龍山的寨主，多與我是盟兄弟，老哥哥您要我的頭當時割去，九龍山盜印，小弟實在不能從命。老哥哥您另請高明，忘恩負義之事，小弟實不敢為。我若真去盜印，白老寨主不用說別的，就說羅文你真有本事，真能進九龍山盜印，我那時怎能活著？」鐵天勝說道：「我臨來的時候，跟我勝三爺說過了，你家裡著了火，都得先盜印去，你不去盜印，我怎麼回去？」羅文說道：「鏢行有六位先來的，您是後來的，您可推辭。」鐵天勝說道：「白玉祥與你是什麼師徒？白玉祥是賊！」羅文聞聽心中不悅，口中說道：「好漢不言出身低，我義父是明末的武狀元，鏢行哪位是下過考場的？」鐵天勝聞聽，遂叫道：「羅老二你還不服嗎？你要不去，你得說出一個道來。」鐵飛龍一旁說道：「爸爸，他說啦，誰要兜他一個筋斗，當時他就去。」鐵天勝說道：「既然有這個話，我先摔他一個筋斗。」語畢，甩大鑿，挽袖子。

蕭三俠遂叫道：「鐵賢弟不可！」鐵天勝說道：「蕭三哥，你要勸我，我可就撞死！」蕭三俠知道鐵天勝的脾氣，遂向羅文說道：「羅隱士多要海涵。」羅文答道：「無妨，請放寬心。」

鐵天勝與羅文揮拳動手。羅文說道：「我讓您三招。」鐵天勝說道：「你願意那麼辦。」二人打在了一處，蕭三俠、黃三太等觀看。鐵爺的能為較比他兒子可差的太多啦，要按功夫說，兩個照面鐵爺就得躺下，羅文不真打他，竟用花招晃他。羅爺怕打了鐵爺，自己的姐姐不饒，只見鐵爺累得熱汗直流。正在此時，南面一陣喧嘩，老家人跑得喘吁吁的，叫道：「主人，了不得啦，姑太太來啦！」列位，老二花頭鐵天勝最怕弟婦，皆因為平常被弟婦尊敬的。鐵天勝一聽，跳出圈子外，叫道：「飛龍拿我的衣服來。」鐵飛龍把衣服遞給鐵爺，鐵天勝穿好了衣服，站在那裡用手捻鬍子。羅文一看姑奶奶到啦，也垂手站立。鐵老太太坐著一張太師椅子，四個人搭著，鐵老太太是披頭散髮，左手拿著一把剪子，右手拿著一把菜刀。羅文一看姐姐這宗光景，嚇得魂不附體，趕緊過去跪在太師椅旁，叫道：「姐姐為何生氣？」鐵老太太說道：「羅文啊，你的武學成啦？敢跟老哥哥動手啦！」鐵天勝說道：「弟婦您別生氣，我也是沒有法子，非要動手不可。弟婦您別氣著，您一來就完啦，他也沒打著我，我也沒打著他，我看您的面上不能傷他。」蕭三爺等都在一旁笑啦。羅文說道：「姐姐您知道我的武學是與白老寨主學的。」鐵老太太說道：「羅文你是腐儒哇！」鐵老太太說到這裡回頭一看，莊上看熱鬧的人圍著好幾層。鐵老太太說至此，往下又不說啦。蕭銀龍將楊香五、金頭虎二人叫到近前，附耳說道如此如此。楊香五抽出匕首刀，照定賈明頭上就是兩刀，賈明奪過黃三太的單刀，口中喊道：「我也瘋啦，今天我見人就宰。」看熱鬧的一聽，嚇得都紛紛四散。

鐵老太太暗贊真有聰明伶俐之人。一見看熱鬧之人走去，遂叫道：「兄弟是你與白老寨主近，還是白老太太與白老寨主近呢？」羅文答道：「夫妻近。」鐵老太太又問道：「白老寨主與白俊比你近不近呢？」羅文答道：「親父子近。」鐵老太太又問道：「白老太太將姑娘許與鏢行之人所為何事，你知道嗎？」羅文答道：「兄弟實在不知此事。」鐵老太太復又說道：「黃金印擲在九龍山十海島內，白家的大罪彌天。你要是能盜出印來，並不是單救忠良與勝三哥，你還救白家一門呢。你先見了勝三哥，就說盜出印來不准叫白家打官司，你勝三哥是捨命交友的人，必然允諾。那麼一來，你是一舉三成，況且你會的本事，雖然不欲取功名富貴，你豈不聞人過留名，雁過留聲？這回事你要辦好了，孝義聲名兼而有之。」羅文聽到這裡，以頭觸地說道：「小弟遵命！不是姐姐教弟，幾乎誤了大事，小弟遵命辦理，姐姐請回家去吧。」鐵老太太將刀剪俱都擲在就地。羅文說道：「姻兄，三觀廟老方丈與弟至厚，您與大家就在三觀廟內寄宿一夜吧，明天咱們都到菊花村。」鐵老太太說道：「羅文你要暗中一走，姐姐便懸樑一死。」羅文說道：「姐姐放心，兄弟決不失信。」羅老太太對蕭三俠與鐵天勝道了個萬福說道：「二位哥哥別生氣，吾兄弟他年輕。」鐵天勝說道：「您去吧，自家人何必客氣呢？」鐵老太太坐著太師椅子回羅家林去了。鐵天勝說道：「我叫你去你不去，非得找這個不可，這時你也去啦？」羅文說道：「大哥您有理，我沒有理，咱們回三觀廟去吧。」眾人奔三觀廟而來，走至三觀廟四座石碣跟前，羅爺真是藝高則狂，年輕性傲，走到石碣前說道：「在下說過，鏢行要有人能服了我羅文，我姓羅的情願前去盜印。如今並不是鏢行的人服了我羅文，乃是親朋的面子，羅文不得已應允盜印。究竟羅文心中不服，現在這兒有石碣，咱們大家取個笑，在下外號人稱鐵掌賽崑崙，今天我將這座石碣以掌斷之，以博大家一笑。」語畢，運動了金砂掌、銀砂掌、鐵砂掌，丹田一粒混元氣，伸掌在碣角上打去，就聽克喳一聲響亮，碣石的犄角落下來有一尺長的一塊三角形式石頭。蕭三俠、鐵天勝、黃三太、蕭銀龍等都暗暗喝采。羅文說道：「鐵飛龍你也有橫練的功夫，你能掌打石碣嗎？你們鏢行的人要能掌打石碣，我前去盜印，心服口服。」鐵飛龍說道：「我辦不了。」

羅文又一看金頭虎頭上有白圈圈，知道金頭虎有金鍾罩，有十三道橫練的功夫，叫道：「賈鏢頭能掌打石碣嗎？」賈明說道：「不用說掌開石碣，就是使油錘還不定砸得開呢！」羅爺哈哈大笑，口中說道：「不是羅某說句大言，大概有我這功夫的很少。」大眾面面相覷，俱都無語，忽然間由山上縱下一人，好似一個團兒，口中說道：「隱士高明，老朽拜見。」此時天光將黑，羅爺一看此人是個小矮子，大腦袋，站在羅爺面前。蕭三俠叫楊香五見著火折子，蕭三俠急速過來給引見，遂說道：「羅隱士，我與你們二位介紹介紹，這是我勝三哥的大師兄，複姓夏侯，雙名商元，人稱鎮三山撼五嶽大頭鬼王鬼見愁，水面有一個別號叫趕浪無絲。」又叫道：「師兄，這就是羅隱士，鐵掌賽崑崙。二位多親多近。」大腦袋問道：「隱士高壽？」

羅爺答道：「還小得很，現年二十七歲。」老劍客說道：「羅隱士，咱們兩人是同庚，你二十七歲，我八十七歲。我們前來聘請高賢，救忠臣、救義士，按說不能獻絕藝。羅隱士你打的是第一塊石碣，我打第三塊石碣。」說著話，走到石碣前說道：「這塊碣是花家村眾紳商立的。」羅文一聽就是一怔，天已昏然，夏侯劍客何以知此碑是花家村紳商立的呢？原來老劍客是童子功夜行眼，羅文焉能知道呢？老劍客走到石碣跟前一看，這塊石碣上正中間適有乾紋，老劍客說道：「羅隱士你砸的是犄角，我不能與你砸的一樣，我一掌由石碣當中斷開，羅隱士你若再去九龍山盜印，您當然服氣了。」羅文說道：「老劍客果然由石碣當中砸斷，在下羅文情願盜印，別說是九龍山十海島，就是刀山，羅文也鑽。」老劍客運用一粒混元氣，金砂掌、銀砂掌、擊石法，連砍帶砸的功夫，就聽咔嚓一聲，石碣由當中而斷。羅文說道：「老劍客，我佩服您！果然名不虛傳。前者聽我師弟言講老劍客在蕭金台力舉石香鼎，膂力過人，在下恨不得一見高明，今日不期而遇，羅文實是三生有幸！赴九龍山盜印，羅文萬死不辭！眾位遠路而來，辛苦之甚，今日天已不早了，咱們就借居三觀廟吧。三觀廟的老僧與在下是莫逆之交，按說我應當將眾位請到家中，皆因為事關秘密，倘被九龍山探了去，又要別生枝節了。」老劍客夏侯商元說道：「隱士之言甚是。」羅爺在前引路，眾人後面跟隨。進了山門，往禪堂而來，羅爺一聲狂笑，口稱老劍客：「鏢行之中能服羅文者，我想就是老劍客一人而已，大概沒有第二人了。」

第二日清晨，蕭三俠與羅文俱都奔羅家林，鐵老太太一看羅文回家，甚為喜悅，遂叫道：「兄弟盜印，何時起身？」羅文說道：「小弟今日就要起身，特來辭別姐姐。今天我跟姐姐說一句實話，小弟子日練水性，並不能人海泉。那海泉上下翻騰，誰也進不去。德行水性過人的，不知有多少，俱都不能下海泉。小弟去了，若盜不出黃金印來，還有何面目見天下的英雄？此去是凶多吉

少。念姐姐自三歲撫養小弟，教小弟成人，今者奉姐姐之命，朋友之托，死何足惜。」語畢，跪倒身形與姐姐磕頭說道：「小弟若一去不回，這就是報答姐姐的養育之恩了。」鐵老太太聽到此處，不由的潸然淚下。叫道：「兄弟，你雖然是冒險，為救忠臣義士，天必保佑汝成功。事已至此，悔亦無及，賢弟你多謹慎些吧！」羅文說道：「謹遵姐姐之令。」

卻說菊花村上又起了風波，九龍山十海島眾人破石撞門，救出三老五少。韓秀不能隱匿，當時將此事報告了白玉祥。老寨主一怒，叫石匠運石頭，趁著石灰未冷，將石門砌死，砌完了石洞，眾人都歸聚義廳內，白老寨主叫廚房擺了酒席，大眾吃午飯。白爺說道：「真是邪不侵正，斷去了這條道路，豈非天意？」酒至三盅，踩盤子的嘍卒回來報告：「勝英寄居在菊花村王宅，多者不過百餘人。」白爺說道：「我九龍山猶如鐵壁鋼城，鏢行之人願來就來，願走就走。頭次勝英他們三人進九龍山被獲，下在水牢之中，人家將印盜去，白某落一個言而無信。印是假的，我失信於他人，反叫人家鏢行人刀劈方成，斷去林士佩的雙足。二次又探九龍山，來了幾個年青保鏢的，身在九龍山如魚落於千層網，鳥人銅鐵籠，然後又暈在石洞之中。三次是石俊山、孔華陽，又有一陀頭僧人南俠王靈，內中定有隱情。南俠王靈兄與我是生死之交，他又不是陀頭和尚，再說南俠也不能損壞我的石門，想必是鏢行的計策？咱九龍山的英雄約有四五百位，嘍卒也有萬人。菊花村離東河坡四五里地，就沒有人探一探是我王靈盟兄不是？」聚義廳前有一家英雄站起身形，叫道：「老寨主為何長他人的威風，滅自己的銳氣？小姪男不但要探菊花村，還要將三俠或明清八義他們的人頭捎一兩顆來。」白老寨主一看不是別人，乃是張玉龍，遂說道：「我派人探王靈的消息，並不是叫人行刺。怕你的藝業敵不住三俠，聚義廳前不可戲言。你去菊花村探探是吾盟兄王靈不是？千萬不可行刺。晚晌預備小船一隻，十二道鋼鐵閘不開，用千斤秤係下小船，人也用千斤秤墜下去。此時天氣尚早，你歇息去吧。」張玉龍遂出了聚義廳，歸內寨。

張玉龍乃是白玉祥的盟姪。玉龍回歸內寨見了杜氏娘子，此女即杜老鏢頭之長女，全身的武學，美而且賢。今天一見自己丈夫酒氣噴人，遂說道：「寨主，這兩天九龍山亂事甚多，你看你喝得這樣子？」張玉龍說道：「娘子，白老伯父乃是堂堂男子，無故長他們鏢行人的威風，我在聚義廳說明，今夜晚間前去探菊花村，看看陀頭和尚果然是王老伯父不是？將此事探明，我還要捎他們兩顆首級來。」杜氏娘子笑道：「外面山風甚大，不怕風吹了你的舌頭。明清八義的三俠，天下名揚，俱各有驚人的絕藝，你我夫妻時常比賽武學，你輸與我之時甚多，你豈是俠客的對手？你跟俠客何仇之有呢？」張玉龍說道：「你常常看見我背後那道痕跡，那是前三年我在蓮花湖為寨主之時，因蕭三台群英會之事，賈矮子給了我一劍，幾乎要了我的性命。」杜氏娘子說道：「最近者父子，最恩愛者夫婦。我不能不提醒你，你身有重罪，你尚且不知？」玉龍說道：「我何罪之有？」杜氏娘子說道：「你與林士佩撐船，林士佩將印擲在九龍山十海島內，將來事犯當官，林士佩雙足皆斷，怎能將印擲在海眼之內？必然得把你供出來，你這一給他撐船，罪行可就大啦！」

原來，當時林士佩跪在船上，將印用綢子包好，叫張玉龍撐船，自向海眼擲印。張玉龍將此事都告知杜氏娘子，故此杜氏娘子今天解勸丈夫。張玉龍聞聽妻子所說之話甚有道理，低頭不語。杜氏娘子又說道：「我與你出一個計策，你借身換影，早早出離九龍山。你今天探菊花村，我與你同去，咱們夫妻同歸杜家莊，我天倫保鏢半世，頗有積蓄。你我夫妻在杜家莊一忍，我天倫死去，你也應扛幡架靈，久後你若見了白老伯父，你就說菊花村舉事不成，無臉面回九龍山。你看九龍山的英雄滴汗如雨，哈氣如雲，有也不多，無你也不少，此時寨主你脫離了一場彌天的官司。那時節再棄暗投明，可以無憂無慮。」

張玉龍當時說道：「你這婦人大不賢了。你這幾天說話總是山大王無有下場，你既看不起大王，你那時應當與你天倫說不嫁山大王，誰叫你嫁於我呢？白老寨主是我義父，待我恩高義重。再說白老寨主與我天倫又是八拜結交，焉能背之？我意已決，今夜晚間探菊花村，活著是九龍山的人，死了是九龍山的鬼。」

杜氏娘子一想，勸不了自己丈夫，也就不再勸了，遂說道：「我們婦道人家是隨夫賤隨夫貴。今夜你一人前往，為妻我放心不下，我願與你同去，為你指臂之助。你看如何？況且此時天氣尚早，你我夫妻再喝幾盅酒，你再休息休息。」內寨有婆子做飯，杜氏娘子幫助做了幾樣好菜。張玉龍本是下坡酒，帶著醉又喝起來，杜氏娘子成心不喝，把張玉龍灌了個酩酊大醉。杜氏娘子將他安置在床上，張玉龍醉醺醺地睡去。杜氏娘子打開立櫃，撿細軟對象包了一個小包袱，金銀包了一個小包袱，耗到掌燈之時。杜氏叫道：「寨主醒來。」張玉龍翻身爬起來，問道：「什麼時候了？」杜氏說道：「現已掌燈之時。」張玉龍說道：「晚了晚了。」杜氏說道：「才掌燈，焉能晚了呢？」

此時杜氏娘子已然紮綁停當，汗巾紮腰，將分量重的包袱自己背著，輕的給張玉龍背著。張玉龍問道：「帶包袱何用？」杜氏說道：「老娘們出門你不曉得，必須帶著鞋鞋腳腳的。」張玉龍在前，杜氏娘子在後。杜氏娘子問道：「在什麼地方上船？」張玉龍說道：「武松崖下早預備了小船，崖上還有嘍卒等候咱們。」

在聚義廳上老寨主告訴張玉龍不叫由鋼鐵閘走，並未明說是武松崖。天剛黑的時候，老寨主便打發幾名嘍卒，到武松崖墜下小船去等候張玉龍。張玉龍往這邊走著，嘍卒一看是兩個人，走到切近，有認識張玉龍的妻子的，一看是杜氏娘子，也不敢多問，遂用藤筐將張玉龍夫婦墜將下去。夫妻二人到了船上，杜氏便與張玉龍鋪好了，個氈墊子，玉龍躺在船上睡去。

武松崖距東河坡二十多里呢，走至半路張玉龍醒了，他口中乾渴，便與杜氏討水。杜氏遂用盅與玉龍舀了碗江中的涼水，又解渴又解酒力。張玉龍喝下幾碗涼水去，躺下再睡。船到了東岸，杜氏喚醒張玉龍。夫妻二人各背著小包袱，下了小船往東去。走了有二里之遙，前面有一片大松林，杜氏叫道：「夫君，咱們休息吧。」玉龍說道：「好。」夫妻二人遂進了樹林子休息，杜氏問道：「此處離菊花村尚有多遠？」張玉龍說道：「這兒離著菊花村有二里多路。」夫妻二人俱都坐著小包袱，杜氏說道：「我跟你幹什麼去？」張玉龍說道：「行刺去呀。」杜氏說道：「夫君此言差矣！哪有少婦行刺的道理？你還不改邪歸正，脫離大罪？咱們回到杜家莊享福去吧。這兩個小包袱就是咱們當寨主所分的金銀細軟，一點兒沒損失。」張玉龍聞聽，大怒說道：「下賤的東西！你離間我們義父子的感情，我是生死無二志。非報答老寨主知遇之恩不可！你要不願跟我張玉龍，你回你的杜家莊。我張玉龍是奇男子大丈夫，我要上杜家莊找你，我就不是大丈夫。」杜氏唉了一聲，遂說道：「你要到菊花村行刺不成，你還有臉面回九龍山嗎？那時節咱夫妻回歸杜家莊，你我夫妻無憂無慮，夫唱婦隨，豈不美哉？何必說絕話呢？咱倆行刺也不能背著包袱前去，你上樹把包袱係在樹上，省得累贅。」張玉龍遂爬上樹去，將兩個小包袱拴在樹上，夫妻二人才奔菊花村。

進了西村口，踩盤的嘍卒早已報告過了。本村首戶財主王宅座北向南，門口有四棵門槐。來到門前，杜氏說道：「朋友借居必在前院，你奔前院，我奔後院。你若舉事不成，我就在後院點起一把火來，他們必然救火，你我夫妻便逃奔樹林聚會。」

張玉龍點頭，夫妻二人擰身形上房。杜氏奔內院去了。此時二更多天，張玉龍到了西跨院，看了看清靜無人，由房上又到東跨院，往下一看，北房五間，隱隱有燈光，不明不暗，東西廂房，南客廳，俱無燈燭。張玉龍飄身落在房簷下，一伏腰奔北上房，將明間隔扇紙打了一個月牙小孔，裡面就是一盞蠟燭，蠟花都結成了蕊啦，足有一寸多長。上房屋中有五七位老者，年青的十數餘人。再看正當中八仙桌北面，面南背北，勝翁在那裡打盹呢，晃晃悠悠。西面神刀將李剛，手托著腮睡著了。

東邊一位老者虎抱頭臥伏桌上睡呢，正是人地崑崙邱三爺，還有兩位靠著牆睡的，老少共二十餘人俱都和衣而睡。張玉龍看罷，提腰圍子抽匕首，將頭道門門撥將下來。剛要撥底下的門門，就覺背後有鋼鋒聲音。好張玉龍，真有眼觀六路耳聽八方之能。急忙閃身形，一隻亮銀鏢咯哪一聲，打在隔扇之上。

張玉龍借著星斗一看，南房上縱下一人來，聲音不大，口中說道：「好大膽的賊人！」走至跟前嘩哪一聲，十三節亮銀鞭裹腦纏頭打來。張玉龍用匕首刀一蔽，被十三節鞭把刀磕飛。張玉龍接架相還，二人戰了五七個回合，十三節鞭的鞭法精奇，張玉龍無心戀戰，縱出圈子外，敗到西房下。使鞭的英雄將鞭一擡，站在東面並不追趕。張玉龍擰身形上了西房，剛穩住腳尖，由後坡來了一道黑影。張玉龍看此人歪帶透風巾，一揚手說：「下去，少爺。」張玉龍躲閃不及，正打在腦門子之上。

張玉龍就覺著似火燒的一般，遂流下血來，一仰身由房上栽將下來。張玉龍擲了藤子蛇，離地三四尺一個燕子翻身站住。這道

黑影好似風擺荷葉一般，由房上縱下來。此時月光不甚明亮，張玉龍剛要走，被此人一腳踢倒，晃著火折子一照，說道：「原來是熟人啊。」張玉龍一看是賈七爺，心中已經明白上了當啦。方才挨的是石頭子兒，彼此全認識。張玉龍明知走也走不了，惟有閉目等死。賈七爺說道：「猴兒崽子，前三年我給你留下一個記號，未忍要你的命，你還敢上菊花村鬧鬼來？」

說著話，抽出秋風落葉掃，明晃晃耀眼銜亮，真乃無價之寶！

眼看著玉龍要頭屍兩分，就聽賈七爺背後有人咳嗽一聲，雙隔扇已開，叫道：「賈賢弟劍下留情！」勝爺走至近前，晃著火折子一照，說道：「七弟後退，胡景春你將他捆上，我有話問他。」此時老少二十來位，俱都站在勝三爺身後。胡景春過去，解張玉龍的英雄帶，將張玉龍雙手捆好。勝三爺叫黃三太搬出一張椅子來，叫道：「歐陽德李煜，將賊推上來！」歐陽德來到張玉龍面前罵道：「混賬王八羔子，你也來到這裡鬧鬼？再練十年你也是孫子輩！」勝三爺擺手說道：「不要罵人。」歐陽德李煜將張玉龍推至勝爺面前。勝三爺說：「朋友，你姓什麼？我的賓朋你也許認識。」張玉龍說道：「我姓張，名叫張玉龍。」勝三爺問道：「你由哪裡來？」張玉龍答道：「我由九龍山來。」勝三爺問道：「來此何干？」張玉龍答道：「刺殺你老勝英。」賈七爺說道：「三哥，前三年我將他從背後挑了一道血槽，此人是賊心不改。留他何用？」賈七爺語至此，掌劍要殺張玉龍。張玉龍面不改色，引頸受戮。勝三爺說道：「七弟且慢！」賈七爺止住了手。勝三爺說道：「張玉龍你儀表不俗，可惜身歸綠林，若是送到當官，決無生路。我要將你放了，你能改邪歸正嗎？」張玉龍冷笑說道：「姓勝的你不必假慈悲，收買人心，我活著是九龍山的人，死了是九龍山的鬼。大丈夫生而何樂，死而何悲。要殺快殺，要放就放！」勝三爺叫道：「香五，將他的綁繩解開，叫他逃命去吧。」張玉龍說道：「勝老者你不傷我，我可走啦。」拾起藤子蛇，擰身形上房。賈七爺握劍要在後面跟隨，勝三爺說道：「賈賢弟欲待何為？」賈七爺說道：「我怕染污了王宅的宅院，到外面殺他去。」

讓他走出去一里地，我也能追上將他殺死。」勝三爺說道：「賢弟不可！不論是誰，咱們老少全都算上，誰也不准殺他。我跟他去，我有要言問他。」勝三爺剛要上房，後面婆子一陣大亂。來了一個婆子，叫道：「勝老管家的，內宅有一個女賊在廂房放火，正是於家二位姑娘的夜，於家姑娘先動的手，我們少奶奶與袁小姐俱都驚醒了，現在後院內與女賊動手呢。」

勝三爺說道：「眾位千萬別亂，於賢弟與屠大哥同我前去。」

站在月亮門往裡觀看，婆子丫鬟打著燈籠。三位姑娘一位少婦，圍著一個少婦，是四個打一個。金鳳手使一對雞爪鏢，銀鳳也是一對雞爪鏢，袁紅玉手使一口柳葉刀。本家少奶奶也是一口柳葉刀。這個少婦手使的也是柳葉刀。五個人的傢伙，帶著風聲嗖嗖直響。

您道，二位姑娘是怎麼來由呢？皆因為在孟家寨銀鳳吐血，紅玉受了毒藥箭。正在危急之時，幸虧蠻子在勝宅偷了道爺兩粒百草轉陽丹，故此救了二位姑娘。不論什麼病，服下百草轉陽丹，十八天就能復原。二位姑娘病好了之後，遂商議回江蘇打聽眾位老人家的事情。姑娘都夠了歲數啦，在勝宅之時紅玉與銀鳳為的是借房子就親。茂隆與銀龍趁著勝奎娶媳婦，也打算辦喜事。因為淫賊鏢打屠小姐，火焚勝宅，遂把此事耽擱了。

姑娘們又請二俠孟凱歸孟家寨，也為的是婚姻事。不想好事多磨，姑娘們又受了一回傷。小弟兄們又有杭州之行，到現在是九月中旬，火燒孟家寨，是七月間的事。事隔兩月，茂隆與銀龍不知下落。二位姑娘不言而喻，都是一樣心思。互相商議，要到江蘇探視眾位老人家的下落。明著是探望老人家，暗著卻都是不放心自己的未婚丈夫。姐兒倆議好此事，遂通知了孟氏老太太。孟氏老太太也不能攔阻，於是打發一個年老的婆子，一個年老的管家，同三位姑娘由孟家寨起身，徑奔江蘇省。到十三省總鏢局打聽眾位老人家的下落，才知道都在菊花村王宅呢。因此三位姑娘又到菊花村，在菊花村王宅住了兩三天的工夫。今天偏偏又趕上姐兒三位與王家小奶奶正圍戰杜氏娘子。

勝三爺叫道：「眾位姑娘別傷他的性命。」要沒有勝老英雄的這句話，今天杜氏娘子休想活命。慢說是四女戰杜氏娘子，就是一個人也足可與杜氏娘子戰幾十個回合的。四女因為有勝爺之命，故雞爪鏢將柳葉刀攔住，杜氏娘子正抽刀的時候，銀鳳一抖飛爪將杜氏娘子肩頭抓住，杜氏娘子擲了柳葉刀躺在塵埃。

銀鳳過來就勢用飛爪的絨繩，將杜氏娘子倒捆了二臂，又要捆杜氏娘子的腿，勝三爺說道：「姑娘不必捆她的腿啦，將她推過來吧。」此時杜氏娘子青絲散亂，狼狽之極。推到勝爺的面前，有女僕搬過一條板凳來，放在月亮門之內，勝三爺在當中落座。上垂首是屠大爺，下垂首是於豐恒，三小站在三老的背後。金鳳、銀鳳二人攙著杜氏娘子站立在勝三爺的面前，婆子打著燈籠照著。銀鳳說道：「小老婆，你也敢到這裡放火？快跪下吧！」勝三爺擺手叫道：「別難為姑娘。」杜氏娘子低頭不語。勝爺捻銀髻一看，杜氏娘子不像下流之女，遂說道：「大娘子，我勝英與大娘子素不相識，又無仇無恨，你為何來到我的朋友家裡放火呢？」杜氏娘子說道：「你就是十三省總鏢頭勝老達官嗎？」勝三爺答道：「不錯，正是老夫勝英。」杜氏娘子說道：「勝老達官你不必多問啦，良善之家的娘子還能黑夜給人家放火嗎？殺剛任之，速求一死。」勝三爺是何等人物，一看這個婦人，早知是好人家的女，其中必有隱情。勝三爺說道：「大娘子，我在前院拿住行刺的張玉龍，他本是男子，我都不能加害，何況拿住你這女子反倒殺害呢？」杜氏娘子問道：「您是將前院行刺的放了嗎？」勝三爺說道：「大娘子，勝英不說妄言。」杜氏說道：「前院行刺的那是我的夫君，你將他放了，我速求一死。」好一個節烈的杜氏娘子，始終不提娘家姓字，她要一提是金叉飛刀將杜雲杜子明的女兒，焉能捆著呢？

那杜雲杜老鏢頭，乃是勝三爺聯盟的兄弟，無奈杜氏決不言娘家姓氏。勝三爺說道：「前面那人我既放了，豈能不放你呢？我若將你殺了，使你夫婦半途分離，我於心何忍？你與你丈夫既然同來，必有聚會之處。」勝三爺語至此，叫道：「姑娘將杜氏娘子放了。」銀鳳那是多伶俐的人，當時口稱：「原來是張大嫂子，小妹不知，多有得罪。」銀鳳是蓮花湖的人，張玉龍在蓮花湖當過水八寨的寨主。銀鳳知道，每至年節各寨的寨主都與於豐恒拜年去。銀鳳也看見過張玉龍，故此銀鳳今天才送假人情啦。杜氏娘子說道：「小姐不要這麼稱呼，我是賊妻，你是金枝玉葉。」銀鳳給杜氏解開了綁繩說道：「嫂子你有所不知，我的天倫就是這位老頭。他老人家在蓮花湖當過老寨主。你別提賊字，張玉龍在蓮花湖當過水八寨寨主，咱們都是一家人。」杜氏這才明白。勝三爺說道：「娘子你去吧。」杜氏娘子跪倒身形，口稱：「老恩公，你這樣放我，我不能自己走，你賞給我一個臉面，打發人將我送到村外樹林子，我還要勸我丈夫改邪歸正。勝老恩公實告訴你吧，我的丈夫還有用處，要論能為他是一點用處也沒有。皆因為忠良爺的黃金印，被林士佩擲在海島之中，林士佩的雙足已斷，焉能是他自己辦的事呢？擲印的時候，是我丈夫撐的船，將船撐至十海島。林士佩跪在船上，印用紅綢子包裹，他跪在船上將印拾起來往海眼裡擲的。我丈夫沒有別的用處，若有人下海眼去撈印，我丈夫能知道印落在哪個海眼之中。要不然縱有能人盜印，是十個海眼，他焉知落在哪一個海眼內？豈不是白費工夫嗎？若能勸降了我的丈夫，他能引到擲印的所在。還有一件大事，我丈夫也能辦得到。有一位能人可以下海泉，此人與我丈夫是磕頭弟兄，他能請此人出世幫著勝老恩公完案。那時節望求勝老恩公恩施格外，救我丈夫不死。賤妾雖死亦感勝老恩公大德矣！」語畢，潸然淚下。勝爺說道：「真是賢德的婦人。姑娘快攙起娘子講話。」

銀鳳將杜氏娘子攙起來。杜氏娘子說道：「勝老恩公你預備一輛車，派人將我送到村外樹林，我還要借一身衣服，這樣實在不雅。」銀鳳說道：「張大嫂子跟我換衣服去吧。」勝三爺派人備一輛轎車，杜氏娘子整理完了髮髻，換好了衣服，銀鳳與金鳳姐倆陪著出了王宅。上了轎車，杜氏坐在裡面，金鳳與銀鳳跨著車轅。此時有三更多天，直奔樹林子而來。勝三爺自尾於車後，前面是老家人打著燈籠。

單說張玉龍被放，他是鹿伏鶴行跑到了樹林之內，在樹林中左等杜氏也不來，右等杜氏也不來。工夫一大，張玉龍坐在樹林中，不由的胡思亂想。心中暗想：我妻這幾天在九龍山神氣不好，我不該叫她同我前來行刺，這叫酒後無德。我要不喝酒，決不能叫自己的妻子出頭露面，此事大錯了。想至此處，又一反想，暗說不對不對，這個賤人不能回來啦，我別傻等著了。這幾天她在山

內，口口聲聲綠林道無有下場，綠林道不得好結果，叫我同她歸杜家莊享福，夫唱婦隨。她哪是一片好心，明明咒詛於我，為的是叫我同她出山，她是另有用意。這幾天鏢行人年青的常到山裡去，我見鏢行之人俊品人物不少。這兩天鏢行有人在內寨與這賤婢有什麼事也未可知？唉！大丈夫難免妻不賢子不孝，我走吧，別傻等著了。張玉龍剛要起身，就見有一個燈籠奔樹林而來，後面是雙套轎車。張玉龍復站在裡面觀看究竟，比及來到樹林切近，勝三爺繞到車前，張玉龍出樹林子一探頭，復又回去。勝三爺說道：「張玉龍你不必躲避，我與你送妻子來了。」張玉龍一聽太不像話啦，遂說道：「為何你與我送妻子來呢？」此時車已站住，金鳳、銀鳳下了車，張玉龍一看，認識是於老寨主之女，緊跟著自己妻子由車中出來。張玉龍一看，自己妻子換了衣服了，這個氣兒可就大啦。

再往頭上一看，杜氏的頭也改了樣了，變成了一個髮髻啦，張玉龍抹身往林中便走。杜氏說道：「夫君你還不止住腳步？為妻有良言相勸。你不要多疑，待我說與你聽。」張玉龍氣昂昂地說道：「你別裡勾外連，有話快說！」杜氏說道：「夫君你不要胡思亂想，你在前院被獲遭擒，我在後院放火，被於家姐妹將我也捉住了。勝老恩公將我恩放，並叫於家姐妹陪著我出王宅。勝老恩公在前院放了你，在後院放的我，可不是為妻我自誇，並不是為妻我貪生怕死，求饒惜命。於家姐妹將我捉住之時，當時我就請求將我殺死。皆因為妻自知與夫君你往後沒有什麼好收緣，情願一死以了一生。無奈勝老恩公非放我不可，為妻我才要求於家姐妹與勝老恩公，與為妻換衣服，到後院寵髮挽髻。勝老恩公待你我夫妻是天高地厚之德。我勸夫君你萬不可執迷不悟，助紂為虐。為妻自幼除習女紅之外，略讀詩書，從未見有綠林道有得好結果的。你還不就此降順了勝老恩公，幫助找印，將來你我夫妻白頭到老，享人間真正的幸福。」張玉龍未等杜氏將話說完，厲聲說道：「賤人、你這幾日在山裡，口口聲聲綠林道無有下場，臭賊該殺。我是臭賊！誰叫你跟的我？現在你不願與張玉龍為夫婦，也不為晚，你看著誰好，你就跟誰去！姓張的決不能找你！」杜氏說道：「夫君我並不是為我自己有了私心，我為的是丈夫你一世榮華。你要是奇男子大丈夫，趕緊說出你的朋友名姓，請出人家來幫著得印，好贖你的大罪。不要執迷不悟了！你我夫妻恩愛三載，你從此改邪歸正，可以顯耀門庭。女子是牆上的泥皮，揭了一層又一層。」

張玉龍說道：「好賤人，你說你沒有私心，有什麼憑據？你上了勝英的當了。咱們倆從此各自奔前程吧！」杜氏夫人說道：「為妻有確切憑據，你來看。」一提裙子由腰間提出犀牛皮軟皮殼，抽出了匕首刀橫於粉頸。銀鳳伸手拉住杜氏的手腕，叫道：「嫂嫂不可。」杜氏將匕首刀換於左手。金鳳、銀鳳在杜氏右邊，勝三爺在杜氏左邊，杜氏刀交左手，勝三爺過去一伸手，自己一反想，我勝英是什麼身份？焉能持婦女的手腕，豈不失去了人格！思想至此，剛要叫姑娘快拉娘子，一句話尚未出口，就在一怔神之際，匕首刀已抹人粉頸，當時血流如注。

杜氏娘子翻身倒於就地，立時殞命。金鳳、銀鳳傻呆呆的發怔，張玉龍不知所措。勝三爺叫道：「玉龍你太欺我勝英軟弱了，你不知我的苦心。你是擠得啞巴說了話了！你天倫金面韋馱張旺，被法蘭打得口吐鮮血，死於杭州擂台之上。你蔣五叔打了法蘭與你天倫報仇，璧和僧又打了你五叔，你天倫當時昏絕過去。搭到賀宅，你天倫才緩醒過來，只有呼吸之氣，將我叫到榻前，囑咐我以後見了你的時候，把你提出苦海。我因受過你天倫的重托，你行刺我不殺你，我打算跟下你來，欲問你當初投九龍山的隱情？不想你妻又在後院放火，我又將你妻送來。如今你逼死了賢德之婦，硬說你妻有了私心，你夠人格嗎？現在你受法蘭驅使。」張玉龍聽到此處，口中說道：「勝老伯父您有話為什麼不早說呢？」勝三爺說道：「你夫妻一見面就口角相爭，叫我何以答言？」張玉龍回頭看看杜氏，放聲痛哭。

跪在勝三爺的面前認罪服說。勝三爺說道：「賢姪不要傷情，有話站起來講。」張玉龍站起身形說道：「勝三伯父，我不是哭她之死，悔我辜負她待我那一片好意。」勝三爺說道：「我必將這件事稟明瞭欽差大人，不能叫你賢妻白死。」勝三爺又叫二位姑娘：「你們姐倆坐車仍回菊花村告訴你的天倫，叫他給張氏拉一個壽木來。再派十位八位人來，來兩個女僕，先將杜氏成殮起來，暫歸菊花村停靈。」張玉龍說道：「劣姪沾了不孝不義之名，在我天倫面前少孝道，逼死我內人。劣姪我實罪該萬死！」勝三爺說道：「上天許人改過自新，你從此改邪歸正。多孝順你天倫尚不為遲，自能逢凶化吉。」張玉龍與勝爺說著話，就見由菊花村來了三十餘位男的，車上坐著是女僕，四個人搭著壽木，還有紙張。丫頭婆子把杜氏成殮起來。勝三爺率領鏢行老少英雄二十餘位，拜奠張氏，然後勝三爺叫將棺材抬至菊花村。張玉龍說道：「且慢，樹上還有兩個包裹呢，您叫人上樹去取將下來，此物我也不要，留與張氏發喪之用。」

勝三爺叫人上樹取下包裹來，當著眾人之前打開，裡面俱都是金銀衣物等，約值五七百兩銀子。眾人看完了仍然包好，放在張氏的棺材上，抬回菊花村。進了王宅，將靈柩停在前院，眾人進了上房，吃茶談話。張玉龍換了衣服，與小弟兄們非常的親近。然後擺上酒席，酒至半酣，勝三爺唉聲歎氣。張玉龍說道：「勝老伯父，此印小姪知道下落，並有我拜兄隱士羅文能下海泉。此人現在六合縣羅家林居住，聘請此人必能盜印。我知道落在哪一個泉內，您要請不來此人，我給他跪下請他，必叫他前來幫助盜印。」眾人聞聽張玉龍之言？撫掌而笑，說道：「罷了，真是至誠的英雄。隱士羅文已有人請去了，今天去了兩天啦，大概明天必有信息。」張玉龍說道：「還有一事，勝三大爺您必知我父現在哪裡？我要見我父親一面。」勝三爺說道：「此是易事。你父現在我的鏢局子養病呢，大概已經好了。誰同他前去？」一粒灑金錢胡景春說道：「弟子願往。」於是星夜同著張玉龍奔十三省總鏢局而去。

來到鏢局子，天光已亮。胡景春將張玉龍領到後院上房屋中見了張旺。張旺尚在病榻，張玉龍看見天倫，放聲痛哭。張旺坐起身形問道：「汝因何至此？」張玉龍哭稟他的天倫，將白玉洋怎給他娶妻，直說至杜氏樹林勸夫，自刎而亡。張旺含淚道：「小冤家，你將賢德的兒媳逼死，如今你可醒悟了？」

張玉龍說道：「孩兒後悔已遲。」張旺說道：「皆因為你在家我便出外，你在我家又回家，勝三爺，前二十餘年救過為父之命，我卻未曾跟人提過。」張玉龍說道：「孩兒必報答我勝三大爺之恩，同我盟兄隱士羅文，去海泉盜印。」張旺說道：「吾兒附耳過來。」張玉龍低頭立在他父面前，張旺說道：「你白老伯父性情剛暴，又是武狀元出身，他必與你勝三大爺有一場血戰。你三大爺在場面上可不讓人，兩下裡要僵了火，動手的時候，人物對了人物，必然是摘解不開。勝三大爺有鏢行的人，你白大爺九龍山人多勢重，打得必然是攪海翻江，我有苦肉絕計。話可不許傳六耳，你可不許告訴別人。羅隱士來了，你去幫著盜印去。盜印出來你就算是我的好兒子，你去吧。我的言語，要牢牢謹記。」張玉龍不忍割捨。張旺說道：「你只要改邪歸正，父子在一處之日甚多。何必學兒女之態？」張玉龍含淚奔前院客廳。此時鏢局子尚未開飯，便隨一粒灑金錢回菊花村。靜等隱士羅文。

話說勝三爺大眾正在談論杭州擂台之事，有人回稟，鐵老鏢頭同隱士羅爺及先去請人的小弟兄們俱都到了村口。家人報告未畢，鐵天勝已走人上房，口稱：「勝三哥，羅文到了。」

勝三爺說道：「現在哪裡？」鐵天勝說道：「他們在後頭呢。」

勝三爺說道：「眾位仁兄賢弟，這不能以平常朋友待之，咱們大家趕緊出莊迎接。」眾人個個離席，整理衣襟，勝三爺在前率領眾人，出了王宅奔村口而來。就見一匹白龍駒上端坐著蕭三俠，後面就是羅爺與眾位小弟兄。蕭三俠先用鐙下馬，鐵天勝說道：「勝三哥，我給你引見引見，這是咱親戚羅文。」

一指勝爺說道：「這就是勝三哥。」眾位英雄觀看驚天動地的英雄，原來是一位俊俏年青的人物。頭上戴青緞子壯帽，身穿青綢綢大氅，青緞色短靠。一巴掌寬青緞子英雄帶，細腰窄背。

雙肩抱攏，五官清秀，面如冠玉，俊美之甚。勝三爺走上前去，提大氅，磕膝蓋點地，口中說道：「隱士光臨，未能遠迎，罪甚罪甚！」羅爺一看勝爺偌大的年紀，這樣的恭敬，趕緊還禮說道：「勝老明公過獎了，在下乃是村莊一農夫，何敢勞動俠劍客？羅文有何德能？老義士如此，使我羅文舉止不安了。」

鐵天勝在旁說道：「羅賢弟不過套言。」羅爺又與老少英雄見禮，勝三爺與羅爺連袂進了菊花村。走進王宅大門，進了東跨

院，尚有未迎接出來的，進了屋中再與見禮。勝三爺說道：「王大哥，這是隱士羅文。」羅文一看，王靈當時一怔。羅文說道：「勝老明公，您與王老伯父論弟兄，羅文我不敢與他老人家論弟兄，這是我王老伯父。」語畢，羅翁跪倒身形，口稱：「伯父，小姪男羅文與伯父叩頭。」王靈伸手相攬。勝三爺又與眾少年介紹，都稱羅文叔父。到了張玉龍這兒，彼此臉兒一紅。羅文說道：「勝老明公，我們是同盟弟兄，咱們各論各人的輩份吧。」二人也見了禮。羅文向張玉龍問道：「賢弟你何以至此？」張玉龍打了一個唉聲，將夫妻雙行刺，杜氏自刎勸夫的話說了一遍。羅翁說道：「死了沒有？」張玉龍說：「死了。」羅翁聞聽，急得直跺腳，唉了一聲，就地方磚碎了一塊，塌下去有四五寸深。眾人莫不歎羨羅翁之力大絕倫。羅文說道：「杜大哥真是命運不佳。二姪女被山大王搶去，用金釵刺目。

大姪女自刎勸夫，雙烈出於一門。金叉飛刀將杜雲杜子明之女雖死不朽矣！」勝翁問道：「羅隱士你說何人？」羅文說道：「杜雲杜子明。」勝三爺說道：「張氏就是子明之女嗎？」羅文說道：「然也。」勝三爺長歎一聲，幾乎淚下，口中說道：「杜老鏢頭真教子有方也。賢德的姪女，始終不肯說出娘家姓氏，恐失了其父的名望。自以為山大王之妻，面上無光。其實人分三六九等，有賢有愚。山大王與山大王不同，白老寨主出身是武狀元，論品第在你我之上，賢姪女死得實在可惜。伺後餘必報知欽差大人，使賢姪女含笑泉下。」眾人聞聽，莫不歎息。

羅文又將杜雲二女兒金釵刺目，青龍山救姑娘之事說了一遍。

勝三爺派人預備酒席，工夫不大，將酒席擺好，羅文這才問九龍山中之事。勝三爺遂將十二道鋼鐵閘昨日大開之事說了一番。

羅文說道：「我並不是長我義父的威風，九龍山好比天羅地網，我義父拉起鋼鐵閘，撤去把閘的嘍兵，那正是誘敵之意。鏢行不去人便罷，鏢行若要進去，十二道鋼鐵閘往下一落，想要出來勢比登天還難。」勝三爺說道：「此話誠然不假，有閒工夫的時候，我將他們少年探山之事，對羅隱士再為細講。」羅翁說道：「五位賢姪探山之事我也略知大概。哪天晚晌我與玉龍賢弟到九龍山前去探望探望。今天這半天不算，明天後天小弟若不回來，您就另請高賢。小弟我是以死相答。可有一宗，我有三件事，要在勝老明公面前要求。」勝翁說道：「羅隱士您把話講在當面，我可應者自無不應。若實有難題呢？咱們大家再從長計議。請問這頭一件？」羅翁說道：「第一件事，我若將印盜得出來，咱們是盆不沾面，面不沾盆，公事上別提我羅文一個字兒。」勝三爺說道：「憑隱士之高明，要是求取功名，武狀元猶如探囊取物，這不是勝某當面誇獎，儀表人材武學，哪一樣兒都稱得起是狀元的資格。您既看功名富貴猶如浮雲，取出印來的時候，公事上絕不提您一字。這個事算不成問題啦。但不知第二件事？」羅翁說道：「我義父的秉性高傲，你們二位難免以武力解決。最後非有九龍山與鏢行一場混戰不可，到那時，殺得血染衣襟，我羅文概不能加入。頭可斷，志不可移。」

勝三爺說道：「在下勝某決不能離間您義父的感情。請問這第三件事？」羅文說道：「這第三件可得勝老明公您維力，如果破了九龍山之時，必得擔保我義父及義兄弟，不能打官司。」

勝三爺說道：「羅隱士，王靈老哥在此。王老哥與白玉祥乃是磕頭弟兄，屠大爺與白爺又是兒女親家。別說羅隱士您要求此事，就是不要求，我勝英決不能叫白老寨主去打官司。不但我一人擔保不叫白爺打官司，孟二俠、蕭三俠與我勝英，我們三個人擔全部責任，寧可斷我三人之頭，不能叫白老寨主父子打官司。這三件事勝英敢擔負完全責任。」羅翁說道：「既然把話說明啦，今晚我便起身，有印有羅文，無印亦無羅文了。」

勝三爺提起酒壺滿滿斟了三盅，口中說道：「這三盅酒我給羅隱士您助興，但是您為國事的忠良前去盜印，上天必能保佑。

亦不可太固執了，亦不可焦躁，茫茫海泉，深不可測，豈是易事呢？探泉時千萬多加慎重。」羅翁說道：「小弟謹記在心。」

語畢，端起酒盅一飲而盡。三盅酒是盅盅盡盞盞乾。勝三爺又斟三盅向玉龍說道：「賢姪你飲這三盅，愚伯助你馬到成功。

還有一件，你可要多多保重，量力而為，倘有差錯，你有年邁天倫，何人侍奉？再說你那節烈的賢妻為你而死，你從此必要洗心向善。」張玉龍說道：「謹遵三大爺之命，不勞三大爺多囑。」張玉龍連飲了三盅。大眾吃完了飯，談了會兒閒話，天色將晚。張玉龍帶好了兵刃暗器，羅翁也收拾利便，帶好了零碎，二人告辭起身。羅文說道：「勝老明公您可不要遠送，咱們辦的是事，九龍山踩盤子的甚多，如被探去，大有不便。」

說完了話，羅、張二人站起身形往外便走。勝三爺站起身軀，大眾在後跟隨，送到宅的大門，勝翁又說道：「羅隱士與玉龍賢姪，二位務要保重些！」羅翁說道：「不勞掛念。」遂各抱拳而別。羅、張離了王宅，直奔九龍山去了。單言勝翁大眾等，第二日派蕭銀龍、葉乘龍前去打探。前半月去打探，至後半日才回來。報與勝三爺：「九龍山的十二道鋼鐵閘大開，把山的嘍卒一概皆無，九龍山仍不見有何動作。」此時有王宅的家人回稟勝老達官爺，外面有一穿灰色衣服之人，前來拜訪老達官爺，還要拜見少俠客蕭鏢頭，此人自稱是青龍山的，姓方。」

蕭銀龍站起身形說道：「小姪男前日也跟您提過啦，此人是青龍山的大寨主玉面小白龍方俊仁。此人雖是綠林道，品行甚佳，大有用處。小姪男親眼看見，跟羅翁戰幾個回合，他兄弟搶去杜宅的姑娘，此人並未在山內，因他兄弟方俊義已死，實有棄暗投明之心，趁此機會不收留等待何時？」勝三爺說道：「很好很好，就此迎接此人便了。」語畢，勝三爺率領三太、銀龍等一千小弟兄迎接出來，來到大門外，勝三爺恭恭敬敬，剛要與方俊仁敘談，蕭銀龍說道：「有話請裡面再談吧。」勝三爺遂向裡相讓，將方俊仁讓進上房。玉面小白龍說道：「勝老明公休要嫌我是綠林中的賊寇，我情願與明公牽馬墜銜。」語畢，提大鑿就要下跪。勝三爺趕緊伸手相攬，口中說道：「豈敢豈敢？方義士願在鏢局子，你我一處，願意當官差，府縣衙門中，我也可以給你舉薦事作。」方俊仁說道：「勝老明公，我願跟你老在一處作事，一世之願足矣！您不憎我出身賤薄，我跟您在鏢局子內幫助作一份生意，我從此改邪歸正，棄暗投明。您要有用在下之時，馬上步下短打長拳水面之事，在下不敢說有本事，我必能盡其愚力。」勝三爺說道：「就是如此。水面上如有大事，必然拜懇閣下。」勝三爺遂吩咐：「擺酒，給方義士接風。」酒席擺好，讓之再三，方俊仁與勝三爺分賓主落座。老少英雄俱都見禮已畢。飲酒之際大眾觀看，方俊仁儀表人材，有一派正氣。惟有聾啞仙師細看玉面小白龍的五官微挑劍眉，惟獨距離太近，相連不到一指。諸葛道爺看罷，並未對別人言說。回頭與蔣伯芳說話。蔣伯芳低聲叫道：「道兄，三番五次請這位姓羅的，我看他並不是項長三頭肩生六臂之士。有蔣伯芳在場，何必請羅文呢？」聾啞仙師低聲叫道：「兄弟，你老是這樣眼空似海目中無人。你為何在擂台上，叫人家破了你的金鍾罩呢？羅隱士他能下海擒蛟龍，六尺深的水就將你淹死。」蔣五爺吃了一個碰，低頭不語。聾啞仙師又說道：「往後切不要如此。」蔣五爺這才點頭無語。眾人吃完了飯，散席之後各自安歇。一夜無書。

第二日太陽過午時，不見羅文與張玉龍回歸，勝三爺唉聲歎氣，口中說道：「三番五次聘請高賢，人家歲數正在年青，可歎張玉龍啊，他的賢妻自刎，勸夫改邪歸正，我一人送了他二人的性命。我想萬丈海泉，水勢奇險，我勝英明知危險，使人前往送命，我勝英何以為人？何以生於世上！眾位仁兄賢弟老少賓朋，哪一位阻我勝英，我誓不欲生。今天我要探一探萬丈海泉，看看他二人如何？」老少英雄聞聽勝三爺之言，面面相覷。惟有聾啞仙師打稽首，口念「無量佛」，叫道：「勝施主，你今天要探海泉，貧道決不能攔阻。適才貧道占一卦，前進者吉，後退者凶。你捨命交友，只管前去，人多了也不便。

叫孟金龍與鐵飛龍和咱師弟海底撈月葉乘龍及高俊龍、蕭銀龍，護隨你前去。」勝翁點頭說道：「甚好。」五龍齊聲說道：

「我等願隨前往，死而無怨。」五龍剛要收拾水靠等物，玉面小白龍方俊仁說道：「勝老明公且慢。趁您未走，我就此告辭。」

勝三爺說道：「方義士，勝英款待朋友不週之處，容日請罪，為何辭去？」方俊仁說道：「勝老明公，昨天我與您提說水面若有用人之處，我是萬死不辭，為何今天探海泉，您同五龍前往，不談我方俊仁一字？」勝三爺說道：「方義士乃是初次到此，因此勝英不敢派遣。」聾啞仙師說道：「方施主不要多想，並不是貧道不派，九龍山水勢險惡，貧道不敢奉求方義士。」

方俊仁說道：「道爺，我與勝老明公有言在先，萬死不辭，何懼水性險惡呢？」聾啞仙師一樂說道：「方施主果願前往，求之

不得了。」方俊仁這才同著五龍收拾零碎並水衣水靠，六龍一老與大眾告辭，出離王宅，直奔九龍山而去。七位走後，聾啞仙師說道：「列位施主，此去九龍山必然有一場血戰，君子防患於未然。河沿現在停著咱們鏢行六七十隻船呢，容他們七位走遠了，咱們大眾一齊前往，作為接應，無事更好，有事咱們是休戚與共。」大眾俱各答言說道：「道爺言之有理，正合我等之意，我們情願前往。」

不言大眾預備起身之事，單言勝爺與六龍。七位由王宅起身，到了九龍山，已掌燈之時，一隻小船遂奔開口而來，一看鋼鐵閘大開，開口開坡上清寂寂，靜落落，一人皆無。小船到了開口前，水手說道：「老達官爺，我們這船進開口嗎？」勝三爺說道：「船不用進閘。」七位在船上遂各換了水靠，然後下了小船。三龍在前，三龍在後，蕭銀龍帶路，葉乘龍次之，勝三爺居中。金龍說道：「三大爺您要覺不了，您就揪著我的分水韜，我能帶你出二百里地去。」勝三爺一笑說道：「二百里地幹什麼去？賢姪不要大呼小叫的。」進了十二道鋼鐵閘仍然不見一人，往南去水中的攔江鎖、混江輪俱都撤去。再往南去水中的竹城也是大開，並無一嘍卒與一家寨主。離山坡不遠，往西去，到了西北角，由水面再往南去。書中代言，六龍在水裡要走幾十里地，就如同兒戲一般。勝三爺累了就揪著金龍的分水韜，晃出有十餘里地去。蕭銀龍回頭叫道：「勝三伯父，這位張玉龍哥哥，做事大為嚴密，這兩天我問他印在哪個泉眼之中。他言說恍惚。我說你要恍惚，請來羅隱士之時，怎樣前去呢？他說大概是當中那個泉裡，咱們奔當中的海泉去吧。」

由東，北方的泉東面繞著走，就聽見這股水往上翻的聲音，恰似萬馬奔騰一般，令人毛髮悚然。走到第二泉又繞過去，再到第三泉的東面。蕭銀龍說道：「勝三大爺，你在泉東邊借著月光看著我們往泉裡闖一回。」勝三爺點頭。銀龍說道：「金龍哥哥你在前面為頭，飛龍第二，葉叔父第三，高恒賢弟你第四，我陪著方爺在最後。」列位，蕭銀龍平時不知是誰的水性好，今夜離著泉一近了，可就看出來了，還是金龍的水性，真有破水浪的力量，故此他將金龍派在前面。要論六龍的水性可都不小，相形之下，金龍略見優勝。六龍往泉前面晃，勝三爺踩水觀看，離海泉翻白花處有兩丈餘遠時，頭一個金龍被水沖下來了，在水中翻了好幾個筋斗。第二個飛龍也被水沖下來了，金龍叫道：「勝三大爺，這水真涼，頂不進去。」金龍說著話，面上變顏變色。其餘眾人有未覺至海泉近處，便被水沖將下來的。銀龍說道：「咱們順著水的漩渦往裡紮猛子晃，隨水力轉著彎走。」大眾齊說：「有理。」遂順著水流往泉近處紮著猛子晃，晃到距泉一丈有餘，仍被水力攪下來。勝三爺一看蕭銀龍與玉面小白龍，二人的臉面變成了青臉啦，孟金龍鐵飛龍顏色更變。勝三爺說道：「你們六人歇息歇息，我往寒泉走一遭。」

蕭銀龍說道：「勝三伯父，您老人家這大年歲，焉能受得了涼水侵犯呢？連我們年青的都不行。」正在此時，大眾觀看海泉西北露出一物，身上彷彿鱗甲相似，手擎一物，看著黃澄澄的，一露面又被水流攪將下去。大眾甚為納悶，工夫不大又翻將上來，較比先前離著海泉稍遠，露出半截來，看出是人的模樣了，又被水力攪將下去。當時再翻將上來離有丈餘遠了，晃出了海泉，還是手托著黃澄澄一物，直奔勝三爺而來，說道：「勝三哥，此乃天幸之喜。」一手分水，一手托著印，與勝三爺觀看。

口中說道：「黃金寶印得出。」

書中代言，由羅爺來時計算，此時已是三天三夜了。羅爺跟張玉龍來時，由菊花村起身，二位在九龍山東河坡僱了一隻小船。言的是游江，離九龍山開口三五里地，有一片大葦塘，靠著葦塘將船打住。羅爺對船家說道：「我們二人是九龍山的寨主，外來的船不許奔開口，你在此處等候，不許遠離。」船家答應，哥倆遂換了水靠，羅爺開發了船錢，除去船價之外多給了二兩銀子。船家問道：「你大概得何時回來呢？」羅爺說道：「明天要是不回來，你就走你的。」二位下船晃水奔開口而去，離開口相隔不遠一看，十二道鋼鐵閘大開，並無嘍兵把守。張玉龍叫道：「羅大哥，這是韓秀與老爺子師生之計。」

羅爺說道：「不錯，別看明著沒有人，暗中的人更多。咱們哥倆別打水面走，紮著猛子走。」羅爺在前，張玉龍在後，二人遂往開口裡面紮著猛子而去。張玉龍是本山水八寨的寨主，山中水面哪裡有卡子，他全都知道。進了十二道鋼鐵閘，張玉龍與羅文並肩而晃，繞著卡子走。進了竹城，繞西山坡奔上山梯。

張玉龍說道：「你盜印，我在上山梯把守，凡山中人下水必由上山梯而來，我先將你陪到那個海泉去。」二人說著話，由東北往西南，此時在掌燈之後。由兩個泉眼東邊繞過去，到了第三個泉，張玉龍雖水性過人，離泉有三五丈就不能往前晃了。

羅爺也不往泉中晃，同著張玉龍晃到上山梯。由身上取下一個包裹，打開了包裹，取出七塊分水擋。這就叫未治其事，先治其物。羅爺平時水性過人，也下不去此泉。皆因為九龍山十海島有這十座海泉，才有十海島之名。這十個泉眼有五個泉眼的水往上翻，有五個泉眼的水往下翻。每個泉眼方圓占二十來丈遠。往上翻的泉眼在九龍山東北，往下翻的泉眼在西南，也是二十來丈方圓。要往翻水泉裡面擲一塊石頭，必得往上冒三次才能沉下去。水源由泉眼裡冒上來，待水往上冒的力量止住時，則水力再向下翻，那石頭才能順著水流沉將下去。因為水由泉眼中來時，其激力最大，水往上翻的力量，就如螺形相似。那五個往下翻的水源，是由上面往下卷，二十來丈的水轉著彎往裡走。無論多大的對象，一近漩渦時便漩人裡面。無論多大水性的人，也不敢近前。林士佩擲印的時候，張玉龍給他撐著小船。只可進往上翻的泉，臨流切近便不能前行。泉眼的水流方圓二十餘丈，小船離泉有二十五丈遠，便不能再向前進了。

並且不能久停，林士佩的雙足被勝三爺剝去，傷尚未愈，不過扎掙著辦的事，張玉龍只能顧撐船，不能顧擲印。林士佩跪船頭上，用紅綾子將印纏好，留出一個頭來提著，拎將起來往海眼中拋去。雖然林士佩力大絕倫，因為有傷的關係，究竟力量差些，把印擲出去只有十七八丈遠，未能落在正海眼中。

你道這也是忠良爺的命大，邪不能侵正。要真擲到海眼中，慢說是一個羅文，就是十個羅文，真要下海眼，那是決辦不到！

林士佩擲印之時，因為印上有紅綾子，被石縫將紅綾子夾住。

要沒有紅綾子，茫茫海泉，小小的一顆印落在石堆裡，羅爺縱能下泉，也找不著此印。這就是活該羅爺露臉，忠良大人的洪福，勝三爺老哥兒三位的造化。羅爺將寶印得著順著水流轉將上來，頭一次往東北一看，見有五六個人，羅爺就知是勝三爺等到了。剛要說話氣力不支，又翻將下去。再上來之時，雖離泉稍遠，仍然又翻將下去。如此三次，才由水中冒出來，手托著寶印交與勝三爺。蕭銀龍、孟金龍等，俱都伸手向勝三爺要印觀看。金龍從勝三爺手中接過印來，自己一歡喜，大聲喊喝：「九龍山的小子，印盜出來了！」羅爺說道：「孟爺別喊啦，身在九龍山呢。」正在此時，由南往北破浪來了兩個人。為首這個人，口中喊道：「將寶印與我們留下。」此人與孟金龍撞在一處，金龍一看此人，連鬚絡腮紅鬍鬚，大牙齧於唇外，右手的護手鉤一分水，亮出左手的護手鉤，孟金龍伸手就抓護手鉤。勝三爺看著此人眼熟，不敢相認，說道：「二位別動手，勝英在此。金龍不可造次。」此人聽勝爺報了自己的姓名，當時就撤回護手鉤，面對勝三爺說道：「老師，弟子在水中不能與你老磕頭，我這裡給你行禮了。」語畢，向勝三爺點了點頭。

勝三爺說道：「這位壯士不要認錯了人。」此人說道：「我是你記名的徒弟，我叫混江龍於藍。前三年三月你在蓮花湖打虎，周濟我母子銀子。五月間銀龍在蓮花湖被困，我母親叫我給你送信。六月間二打蓮花湖你又周濟我銀子，我將我娘背出蓮花湖。在江寧府西門外，我開了一個小買賣，前面是門面，後面是住家，我母親死啦。我也沒有娘啦，我才到鏢局子裡找你。聽說你在這兒盜印呢，我想你是我師父，我應當替你盜印。我就來到九龍山，十二道閘都開著呢，我來到竹城遇見一個小孩，我以為他是九龍山的賊，他以為我是九龍山的賊，我們兩個人就動上手啦。他問我是幹什麼的？我說我是盜印的。他遂說咱們一家人，他也是盜印的。」師徒正在這兒說著話，後面這位少年，由勝三爺的身後繞過來，叫道：「勝三伯父，小姪男有禮了。」勝三爺一看這位少年，身穿荷花色的水靠，面似敷粉，原來是小兒童。勝三爺說道：「在下眼拙，一時不識英雄了。」

少年說道：「勝三大爺你不認識我了？我父親是小霸王童林。」

勝三爺說道：「原來是賢姪。你多大歲數了？」少年說道：「小姪男十五歲了。」勝三爺說道：「賢姪你叫何名？」少年說

道：「小姪叫千里追風仙童華龍。」勝三爺一笑說道：「真是一輩新人換故人，後生可畏！十餘年不見童賢弟之面，他竟有了這樣的好後人。」

這時，華龍、於蘭俱各通了姓名。原來，他倆暗奔十海島，但不知印在哪摩海眼裡啦，趁夜間亂找一回，兩個人誰也進不去泉，只好回來。兩人正在山坡樹木交雜之處休息，就聽孟金龍喊道：「九龍山的小子，黃金印盜出來了。」混江龍於藍與華龍過來搶印，與勝三爺相見，勝三爺一看是整夠十龍。加上自己是十一位，這才叫十龍探海泉，羅隱士、張玉龍，他們二人是前三天來的。同著來的是六龍，混海金龜孟金龍，渾勇金鋼鐵飛龍，海底撈月葉乘龍，魚眼高恒高俊龍，塞北觀音蕭銀龍，玉面小白龍方俊仁。後到記名徒弟混江龍於藍，千里追風仙童華龍，這十龍出死人生盜出黃金印。羅爺說道：「勝老義士，快出九龍山為妙。」於是五龍在前，五龍在後，魚貫而行。

其行甚快，剛到竹城，忽然間驚天動地。山上三聲號炮，借著山音，就能聽出二三十里地去，往東北一看，滿山紅繡球搖擺，七座連營，人喊馬嘶，地動山搖。黑夜之間，看著就像螻蟻滿山一般。眾英雄往東一看，東山坡上十三層圍子，都是滾木、灰瓶炮子，硬弩長箭，七股魚叉，後面削刀撓鉤，闊斧單刀花槍鬼頭刀。眾嘍卒齊聲吶喊：「拿住了探山的，老寨主有重賞！」

羅文說道：「勝老義士，我義父平生善用兵，這座七星營不易破。如將咱困到天亮，我義父有十二顆月牙鏢，一鏢一個，鏢不空發，你我插翅也不能出此山，乘此黑夜，人人奮勇，還可以殺出去。」蕭銀龍說道：「咱們現在水中，非搶上山去，不能與敵人打仗，金龍與飛龍二位哥哥俱都有橫練功夫，你們二人紮猛子到山根，偷著爬到山上，打開頭圍圍子手，打出一條道路來，我們好隨後爬上山去。」二龍遂紮猛子往山坡而來，到了山根底下，偷著往上爬，爬到十幾丈去，就被灰瓶石子打將下來，仍然跳於水中。再往西覓，蕭銀龍與二龍說道：「你們倆再往開口由南面悄悄往上爬。」二人仍然紮猛子至南開口，又被弩箭射回。金龍叫道：「勝三大爺，石頭砸得骨頭疼。」

羅爺說道：「天光一亮更出不了九龍山了，我義父的月牙鏢專破金鍾罩鐵布衫，到那時小弟只好束手被擒。」勝三爺聞聽，長歎一聲說道：「黃金印黃金印，要你何用？」說話時手托著黃金印，又叫道：「羅隱士，勝英累及您啦！您是逍遙自在之人，應勝英之請來到這裡被困；可憐張玉龍之妻，自刎勸夫。十龍之中，過三十歲的才有一二人，俱都是青春年少之人。」

語畢復又仰面長歎。就在這時，忽聽開口上一陣大亂，由開口往南十三層圍子手，俱都往南抱頭而逃，自行踐踏，來回亂躡。

有一人在西山坡上站著喊道：「勝三哥，飛天玉虎蔣伯芳來也，眾位打這邊上山坡吧。」勝三爺聞聽，率十龍搶上山坡。羅爺臨上山坡之時，由油布口袋之中，取出一個包兒，裡面是鍋煙子，用右手托著鍋煙子往臉上一抹，抹了一個黑臉。張玉龍說道：「羅大哥您方便吧，我也抹點。」張玉龍也抹了一個黑臉，十龍一老，搶上山坡。孟金龍亮出降魔寶杵，鐵飛龍亮喪門螺絲棍，玉面小白龍亮雙鋼，蕭銀龍亮判官雙筆，魚眼高恒亮劈水刀，混江龍於藍亮護手雙鉤，童華龍亮日月龍鳳筆，海底撈月葉乘龍亮寶劍，勝三爺亮魚鱗紫金刀。惟有羅文與張玉龍二人尾於眾人之後，並不亮兵刃。蔣伯芳叫道：「勝三哥隨我來，小弟開路。」

您道，蔣伯芳怎麼來由呢？皆因勝三爺與六龍前來探山，豐啞仙師策劃，眾人前來打接應。勝三爺與六龍進開工夫不大，十二道鋼鐵閘就落下來了，大眾甚為驚惶。忽然聽山中人聲吶喊，亮出七星營，鏢行人將船聚在一處，不能進山解救。石門已填死了，老王靈亦沒咒念啦。老劍客夏侯商元說道：「有不怕死的隨我來！」楊六爺說：「我去。」賈七爺說道：「我也去。」蔣五爺說：「我也去。」此時，蔣五爺的馬與棍，早有人由杭州取來了。蔣五爺說道：「就憑我這條棍，打得他們落花流水。就怕咱們進不去山，我是見水就眼暈。」楊六爺說道：「我能爬山。」四位遂坐小船往南而來。開口前面的吶喊聲音，為的要虛張聲勢。老劍客是夜行眼，看見鵝頭峰一帶短石牆，牆上並無嘍卒。楊六爺仍用七星釘，爬上山去，石頭城牆一丈多高，仍是用飛抓抓住石牆。楊六爺這回可留上神啦，因為上回被人抓住過。抓上了石牆，由上面係下彈繩，底下的人揪著繩子上山。四位過了石牆，走進樹林子，正往前走，忽由樹上跳下一人，四位一怔，蔣五爺拿棍要打。此人說道：「且慢動手，來者何人？」蔣五爺說道：「飛天玉虎蔣伯芳。你是何人？」

此人說道：「某家二少寨主白俊是也。你們四位從此往西北繞，走鵝頭峰。到了七星營附近，有穿藍衣裳的，大襟上有白牌子，那是傳信的嘍卒，可以隨便穿營。你們見著他們把他們衣服脫下，穿在你們身上。白牌掛在大襟上，便無人阻攔。七星營中營是我父親，北面三座營是我韓家弟兄。南面三座營是我盟叔曹家父子，由鵝頭峰繞至七星營後，靠著東面十三層圍子走過去，再路過曹家的父子營後，盡北頭就是閘裡面的嘍卒。每道閘上三十名嘍卒，兩頭每道閘上是一百名嘍卒，十二道閘上共合是五百名嘍卒。由當中往西打，可以直打到勝老者被困的所在，然後再合在一處。再從閘上由西往東攻打，便可救出裡面的人。可有一宗，眾位千萬少傷我九龍山的嘍卒。」蔣五爺說道：「不勞囑咐。」白俊說畢，搖身一晃，蹤跡不見。

原來這一帶山最矮，白二少寨主帶領一百餘名嘍卒把守此山，因為這地方最要緊。白俊來到這裡，聞聽裡面亮了七星營，遂把那一百多名嘍卒及寨主，都打發到別處去了。白俊自己在這裡，就知道鏢行准有人由這裡上山，故此遇見蔣五爺，白俊告訴完了而去。

賈七爺說道：「誰去擒報事的嘍卒，摘白牌子扒脫衣服？」老劍客說：「我去。你們在此略等片時。」語畢，老劍客直奔西北而去，果然看見穿藍衣裳的嘍卒，大襟上掛著白牌子，老劍客直奔嘍卒而去。來到嘍卒跟前，一把揪住說道：「你要一嘍，我就要了你的命。」老劍客是筋骨如鐵，平常的嘍卒，被他一抓就暈啦，哪裡還顧得嘍呢？嘍卒實實被老劍客夾在腋下，約有喝一碗熱茶的時候，老劍客把此嘍卒夾到賈七爺三位面前，賈七爺一看這個嘍卒有二十多歲，白臉膛兒。嘍卒跪下就央求，賈七爺說道：「我決不傷你，借你點東西，把你這身衣服脫下來。」將嘍卒捆在樹上堵了口，這身衣服別位穿著都大。賈七爺與老劍客及楊六爺三位都是矮子，惟有蔣五爺穿正合適。蔣五爺把這身衣服穿在身上，老劍客說道：「你把鞋襪子換了。」

蔣五爺說道：「黑夜之間，誰看得那麼真。」老劍客說道：「你別逞能，趁早將鞋襪換了。」蔣五爺無法，只得把鞋襪也換了。

蔣五爺說道：「此鞋稍微緊點。」老劍客說道：「緊更利便，蔣五爺把牌子可帶好了？」蔣五爺說道：「帶好啦。」老劍客說道：「老五你可別把腳力放足了，報事的嘍卒沒有那麼快的腿，別叫人家看破了。你要切記，貼著東面白老寨主的後營走。」蔣五爺答應一聲，遂奔北方韓家的營寨走去。走到韓家的營寨，韓秀早已望見，打發嘍卒，看看是什麼人？嘍卒看罷，遂稟報是傳信的白牌嘍卒，奔老寨主的營寨去了。韓秀不疑，皆因為九龍山老寨主有令，各營各守己地，不准亂動，亂動者斬。故此誰也不敢離開己地。蔣五爺由白玉祥的營寨東面，十三層圍子手的西邊過去，就是老二虎頭曹家父子的營寨。白玉祥方才也見有人過去，其行甚快，問嘍卒道：「是傳信嘍卒過去嗎？」

嘍卒說道：「是報信的嘍卒，奔曹二老寨主的營寨去了。」蔣五爺到了十二道閘，進了開口，冷不防舉起亮銀盤龍棍往西便打，一棍就是五六個，打得嘍卒紛紛亂躡，蔣五爺本打算不傷人，無奈猶如箭在弦上，不發不行了。不打開眾人焉能救得出勝三爺？蔣五爺由十二道鋼鐵閘，直打到西山坡，打亂十三層圍子手，拿棍站在山坡之上，口中喊道：「勝三哥在哪裡？小弟蔣伯芳在此。」勝三爺聞聽，不啻半空中下了一道赦旨一般，順著竹城直奔坡，老少十一位上了九龍山，孟金龍、鐵飛龍在蔣五爺身後，往東面而來。

此時早有傳信的嘍卒，報告老二虎頭曹世彪，有蔣伯芳同十數人殺上山來。曹世彪說道：「再探。」報信的嘍卒走後，老二虎頭哈哈大笑道：「什麼蔣伯芳，蔣伯圓也不成，籠中之鳥，釜中之魚。他還過得去老夫我的營寨嗎？」老二虎頭正在耀武揚威之際，又來了報事的嘍卒，口中說道：「現在蔣伯芳已奔營寨來了。」老二虎頭說道：「真會飛嗎？待老夫捉他。」語畢，抄起那對播鼓點金錘，帶領著五百飛虎軍與兩家寨主，正往西北走著，由東面過來一人，其行如飛，對曹世彪說道：「來人休往前進，老朽在此。」老二虎頭掄錘就砸，老劍客一面動手，一面大聲喊道：「老五，你保護你勝三哥往東去，有我在此抵擋。」曹世彪聞聽，

此時早有傳信的嘍卒，報告老二虎頭曹世彪，有蔣伯芳同十數人殺上山來。曹世彪說道：「再探。」報信的嘍卒走後，老二虎頭哈哈大笑道：「什麼蔣伯芳，蔣伯圓也不成，籠中之鳥，釜中之魚。他還過得去老夫我的營寨嗎？」老二虎頭正在耀武揚威之際，又來了報事的嘍卒，口中說道：「現在蔣伯芳已奔營寨來了。」老二虎頭說道：「真會飛嗎？待老夫捉他。」語畢，抄起那對播鼓點金錘，帶領著五百飛虎軍與兩家寨主，正往西北走著，由東面過來一人，其行如飛，對曹世彪說道：「來人休往前進，老朽在此。」老二虎頭掄錘就砸，老劍客一面動手，一面大聲喊道：「老五，你保護你勝三哥往東去，有我在此抵擋。」曹世彪聞聽，

此時早有傳信的嘍卒，報告老二虎頭曹世彪，有蔣伯芳同十數人殺上山來。曹世彪說道：「再探。」報信的嘍卒走後，老二虎頭哈哈大笑道：「什麼蔣伯芳，蔣伯圓也不成，籠中之鳥，釜中之魚。他還過得去老夫我的營寨嗎？」老二虎頭正在耀武揚威之際，又來了報事的嘍卒，口中說道：「現在蔣伯芳已奔營寨來了。」老二虎頭說道：「真會飛嗎？待老夫捉他。」語畢，抄起那對播鼓點金錘，帶領著五百飛虎軍與兩家寨主，正往西北走著，由東面過來一人，其行如飛，對曹世彪說道：「來人休往前進，老朽在此。」老二虎頭掄錘就砸，老劍客一面動手，一面大聲喊道：「老五，你保護你勝三哥往東去，有我在此抵擋。」曹世彪聞聽，

此時早有傳信的嘍卒，報告老二虎頭曹世彪，有蔣伯芳同十數人殺上山來。曹世彪說道：「再探。」報信的嘍卒走後，老二虎頭哈哈大笑道：「什麼蔣伯芳，蔣伯圓也不成，籠中之鳥，釜中之魚。他還過得去老夫我的營寨嗎？」老二虎頭正在耀武揚威之際，又來了報事的嘍卒，口中說道：「現在蔣伯芳已奔營寨來了。」老二虎頭說道：「真會飛嗎？待老夫捉他。」語畢，抄起那對播鼓點金錘，帶領著五百飛虎軍與兩家寨主，正往西北走著，由東面過來一人，其行如飛，對曹世彪說道：「來人休往前進，老朽在此。」老二虎頭掄錘就砸，老劍客一面動手，一面大聲喊道：「老五，你保護你勝三哥往東去，有我在此抵擋。」曹世彪聞聽，

吩咐手下的寨主：「別叫鏢行的人走了，擋住他們的去路！」這兩家寨主，本是曹世彪得意的徒弟，俱都是手使長傢伙，一個手使亮金槍在前，一個使鑲鐵戟在後，一齊迎著蔣五爺而來。

頭前提亮金槍的說道：「來者何人？」蔣五爺說道：「提起我的姓名，嚇破了你的苦膽，我乃飛天玉虎蔣伯芳。」賊人聞聽一怔，提槍分心便刺。蔣五爺拿著盤龍棍往外就崩，將賊人的槍崩出去三丈多遠，再一棍奔腦袋打去，打得賊人腦髓皆流。

可憐金槍將徐勇，只一個照面，命喪戰場。第二個寨主拿鑲鐵戟，對著蔣五爺便挑，五爺閃身說道：「來者何人，通名受死？」蔣五爺見這敵人的戰桿粗如胳膊一般，比蔣五爺的棍粗著一半兒，蔣五爺故此急問他的姓名。此人答道：「我乃旱八寨的寨主鐵戟將賈生是也。」語畢，又一抖戟桿奔五爺面門刺來，五爺不敢直接，用棍斜著摸賊人的傢伙，恐怕不敵賊人的氣力。五爺閃身，容賊人的戟紮空，偏掃著用棍一找賊人的鑲鐵戟，就聽叭的一聲，賊人的戟彎了。蔣五爺一笑，一棍奔賊人的頭上打來，就聽叭一聲，腦漿進裂。孟金龍說道：「嚇了我一跳，錯非是蔣五叔，要是別人，還叫這小子給嚇跑了呢，原來這條戟是肉餡的。」此時老劍客絆住了曹世彪，蔣五爺在前，十龍一老在後，往東南而去，所有曹營的嘍卒寨主，一聞蔣五爺之名，不戰而退，膽戰心驚。蔣五爺來到東山坡十三層圍子手切近，厲聲喊道：「吾乃飛天玉虎蔣伯芳是也，眾位與我遠日無冤，近日無仇，擋我者死，避我者生！」勝三爺在後面叫道：「兄弟，棍下留情！九龍山的嘍卒都是有家眷的好人。」羅爺在後面聞聽勝三爺之言，真是仁人之言。在此危急之時，仍存慈愛之念，無怪乎婦孺都知勝三爺之善也。蔣五爺在前，眾人在後，闖過了東面十三層圍子手，來到東山坡。

羅文叫道：「五義士大概不會水吧？」蔣五爺說道：「我見水眼暈。」羅爺說道：「我先下去。您將棍先擲下來，然後您再跳入水中，自有我接著您。」羅爺語畢，雙手護襠先跳下水去了。蔣五爺把棍照定羅文擲去，羅文閃身接住盤龍棍。蔣五爺也雙手護襠躍入水中，鼻子一發辣喝了兩口水，羅爺伸手揪住蔣五爺，蔣五爺揪著羅爺的胳膊，由水面逃走。此時孟金龍等也都跳下，惟有勝三爺不走。老劍客棄了曹世彪，趕奔勝爺而來，老劍客說：「勝三弟你還不走，等待何時？」勝三爺說道：「曹老二隨後追來了，我戰他一場，看看他有多大的能為？」老劍客說道：「勝老三你太不知足了。蔣老五打死九龍山上的人，不計其數，黃金印也到得手中，咱們不但沒傷人，僅添了人啦。走時比來時還多了兩位呢！你真不知足？你看水中的船都到了。」勝三爺往水中一看，老劍客一把將勝爺推下山坡，口中說道：「勝老三別忘了護襠。」勝三爺舉手護住了襠，落於水內。此時曹世彪已然趕到，老劍客說道：「曹老二你別追啦，黃金印已到手，就剩了破九龍山啦。你摸摸你的腦袋。」

曹世彪趕到跟前時，老劍客已跳入水中，曹世彪只氣得哇呀怪叫。老劍客由水面趕上眾人，楊六爺與賈七爺已在小船上迎接下來了。

楊六爺與賈七爺站在高阜處，望見蔣五爺大功已成，老哥倆遂由原路而歸，臨下山之時，賈七爺將被擒傳信的嘍卒由樹上解下來。老劍客見了楊六爺、賈七爺，說道：「你們倆這回太安靜了。老五將九龍山的嘍卒打死不計其數，雖取回黃金印，但是此次傷人太多，心實不安。」老劍客與楊六爺、賈七爺說話的工夫，龔啞仙師迎接勝三爺與十龍的船俱都趕到。勝三爺又與童華龍、於藍二人向羅爺介紹。童華龍問道：「羅爺，您臨上山時，由身上解下來的魚分水一般，那是何物呢？」羅爺一看童華龍這份精神，非常愛惜。眾人棄舟登岸奔菊花村，進了王宅。

勝三爺取出前次所盜的印匣，將黃金印裝入印匣，在王宅書房之中供奉。跟著又把酒席擺好，眾人都與三俠道喜，遂猜拳行令，直飲到午時已過。正在暢飲之際，龔啞仙師說道：「列位施主，我攔你們眾位的高興，這不是喝酒的日子，不可樂而忘憂。你們大眾只顧一時歡樂，九龍山這次死了多少人，白寨主乃奇才異能之人，他要帶隊下九龍山，這菊花村彈丸之地，何異泰山壓卵？菊花村之民恐不能生矣。」勝三爺說道：「道兄有何良策？請就此言來。」道爺說道：「別無良策，咱們要是走，就給菊花村百姓惹下禍啦！再說也沒有走的道理，事情尚且未完，印有啦，正凶尚未捉獲，豈能完案？最好咱派人沿路埋伏，每人相隔二十來丈遠，由菊花村直至江沿，見九龍山有什麼動作時，互相傳遞信息，咱們好帶領全村民人，一方面逃走，一方面去抵敵。」勝三爺說道：「道兄之言是也。」於是撤去殘席，派人沿路埋伏傳達消息。菊花村之事暫且不表。

單提九龍山上，白玉祥聞報鏢行之人俱已脫逃，九龍山死亡甚多，遂將曹世彪叫到中營，問曹爺捉住鏢行多少人？曹老二兩手一拍說道：「一個也沒擒著。」白玉祥又傳五百飛虎軍的寨主問道：「弓箭弩箭發了多少？」飛虎軍的寨主說道：「曹老寨主追敵，我們在曹老寨主後面，因此未敢放箭。我們若放箭，曹老寨主必然受傷，況且鏢行只有十數人，闖進我們營寨的時候，曹老寨主便跑在飛虎軍前面去了。」白玉祥聞聽，拍案叫道：「二弟，你要不是我的盟弟，我非治你的罪不可！你可害了我的嘍卒了。」正在此時曹家的營中前來報告：「共死傷嘍卒三百餘名，旱八寨的寨主二名。」白玉祥聞聽拍案大叫，伸手往菊花村一指，口中說道：「老勝英，若不將菊花村踏成齏粉，我非白玉祥也！」語畢，傳令調全山嘍卒十分之六，飛虎舟、飛豹舟、飛龍舟，共是三百隻。殺奔菊花村。不問老少男女，見著就殺，雞犬也不留，然後放火焚村。韓秀守住九龍山，不許擅離。韓秀聞聽老寨主之言，遂叫道：「恩師不可，門生有言奉告。」白玉祥說道：「你有何言？快快講來。」韓秀說道：「鏢行十餘人，就打出了九龍山。九龍山如此險固，鏢行的人出入猶如平地一般，徒兒莫明其妙。再者，焉知鏢行不施詭計？倘我兵出發時，鏢局反入九龍山，徒兒人單勢薄，九龍山數百餘里，鏢行的人若放起火來，何以當之？再說菊花村的百姓何辜？我兵到時必至掃平菊花村，鏢行人在山中都被擒住，在菊花村更不能矣。望恩師勿失素常愛護鄉民之志！」

白老寨主聽至此處，長歎一聲說道：「真是邪不侵正也。」當時止住號令，並不追趕，菊花村才得安然無事。白玉祥雖未追趕，道爺料事並非不中。單說菊花村中並不見賊人來，勝三爺心中稍安。遂問：「何人可以送印？先將黃金印送回院衙，以安忠臣之心。」勝三爺連問五七次，無人答言。龔啞仙師遂說道：「這樣重任，誰也不擔，貧道我指派一人前往。」勝三爺問道：「何人可去？」道爺說道：「舍伯芳之外別無他人。」

蔣五爺說道：「小弟願往。但是院衙中，小弟並無相識之人。」

道爺說道：「貧道早料到九龍山必有別的動作，不想菊花村安然無事，院衙中貧道早派一人保護大人去了。你們看看咱們的人短那位？」銀龍一笑說道：「諸葛大爺，我知道，咱們由九龍山回來之時，侯華璧未進村，由打半路上便去江寧府了。」

道爺一笑說道：「老五你還愁沒有熟人嗎？」勝三爺由囊中取出黃金印交與五爺，口中說道：「千斤擔子都在你一人身上，此去江寧府有百里之遙，沿路無論遇見何事，切不可開口。」

五爺說道：「小弟遵命。」語畢，接過黃金印，用包袱包好，紮在腰間，抄起亮銀盤龍棍就要起身。道爺說道：「蔣五爺的傢伙，還沒帶全呢！」蔣五爺說道：「我還有什麼傢伙？」道爺說道：「你二次又與恩師學了六顆鏢，為何不將鏢囊帶在身上？」蔣五爺說道：「那有何用？吾拳起處風雲吼，腳到處神鬼驚。」道爺說道：「老五你現在是黑人，你知道嗎？杭州府你搶白龍駒，棍打焦公子，引起杭州擂台，如今官司還未結案呢。你三哥是事都完了，惟你這場官司不定怎麼樣呢？今天叫你送印，一來你的武學好，叫我們放心，二來留作你將來輸官司的時候，求忠良將功折罪，你好得自由。你到那裡少說話，多磕頭，忠良爺問則答之，不問不可多說。」蔣五爺點頭。道爺又說道：「你到那裡就不用回來了，你幫助侯華璧保護大人。」

我們這兒如有用你之時，必會去人喚你。如無我們這兒的信，不准你回菊花村。」蔣五爺連聲答應，又帶了兩身衣服，打了一個小包袱，用棍挑著包袱出了王宅。勝三爺、弼昆和尚、諸葛道爺三人相送。出了菊花村三里餘地，臨別時，道爺又囑咐道：「老五你出恭、喝水都要留神。」蔣五爺連聲答應。弟兄們分手，老哥兒三位這才回歸菊花村，暫且不表。

一路之上，施展夜行術的功夫，一百餘里之遙，由午後起身，至太陽平西之時，蔣五爺已到江寧府西門外。就覺著口乾舌燥，進了一家茶館，坐下吃茶，心中想著印，手摸著印。正在喝茶的時候，忽見有官兵前來，百姓們避道。燈球火把照耀如同白晝，就見喝茶的人交頭接耳，俱都秘談。蔣五爺對著的是一位出家人，蔣五爺湊到和尚面前低聲問道：「老當家的，官兵這是往哪裡？」

和尚說道：「這是往院衙去的。」蔣五爺說道：「為何方才買賣家都上門呢？」和尚說道：「出家人按說不談國事，皆因為這回的事情，出家人看著生氣，院衙之中出了行刺的啦，這兩個行刺的，一個是和尚，一個是老道，你說多令人可恨？賊僧賊道，與官人打天剛一黑就動手，直打到掌燈，現在還打著呢！這些官兵是擒賊僧賊道去的。」蔣五爺說道：「可知這兩個出家人是哪廟的嗎？」僧人答道：「老道叫諸葛山真，和尚叫紅蓮羅漢什麼昆？這個和尚之名，我記不詳細了。誰不知道，這兩個出家人給忠良爺送印來啦？都轟動啦，原來是行刺，並不是真送印。」蔣五爺聽到這裡，一把揪住僧人說道：「你是滿嘴胡說！」這個僧人說道：「你別著急，我說的不對，你不會去問別人麼？」蔣五爺自知失禮，當時賠禮說道：「老當家的，你別怪我。我是一時情急，紅蓮羅漢羅漢，諸葛山真，那是有道的僧人，不作不法之事。所以在下冒犯了老當家的，老當家的多要原諒。」和尚口頌「阿彌陀佛」，說道：「出家人酒色財氣都拋盡了，不計較壯士。」蔣五爺與和尚賠完了禮，給了茶錢，出了茶館，尾於官兵之後，也奔府衙門而來。只見各處的官人，圍繞著院衙門，吶喊拿賊：「別叫他跑了。」蔣五爺說道：「眾位閃閃，我送印來了。」眾官人聞聽，口中說道：「剛才也是送印的，到裡面實行他那行刺的工作了，別叫他進去，拿住他！」蔣五爺真急了，從眾人頭上縱將過去，進了院衙門。一看東北角上聲音喊成一片，有人圍繞著賊人動手。蔣五爺從上西廂房觀看。千里獨行俠侯華壁，血染半邊身軀。又一少婦綉帕繡頭，汗巾束腰，一個十六七歲的少年，手使一把單刀，一位四十多歲的大漢，手使金背樸刀，圍住僧道動手，和尚、老道都在六七十歲。五爺認識：和尚正是法蘭，老道正是八寶真人李士寬。侯華壁此時身帶重傷，少婦金蓮窄小，身形亂晃。大漢直喘，年青的汗珠直流，男女四人堪堪不能抵敵。一看欽差大人在廊簷下端坐著觀戰，蔣五爺在房上一聲吶喊：「忠良大人不要擔驚，小民蔣伯芳來也。和尚並非是弼昆長老，巷道亦非諸葛山真，僧道乃是冒名元凶，小民拿住僧道再見大人。」蔣五爺語畢，縱下房來，打開雪青紗，亮出亮銀盤龍棍。列位，蔣五爺到此，乃是第三次救駕。

您道刺客是怎麼來的呢？皆因九龍山白老寨主欲想攻打菊花村，被韓秀阻住。只聞山中哭聲震山，九龍山的嘍卒十之八九都有家眷，妻哭夫，子哭父，父哭子，白老寨主異常傷感。

韓秀多方解勸說道：「老寨主您辛苦一夜啦，再這樣悲傷，豈不損耗精神？」老寨主怒氣稍息。韓秀吩咐擺酒，酒至三杯，老寨主說道：「眾位，九龍山遭此慘事，乃白某失信於勝英，將印掛在隱逸樓。都是你李士寬、法蘭二位出家人用假印換真印引起。你們將真印倒是交與我呀！不應將寶印交與林士佩，林士佩也太狠毒，將寶印擲在萬丈海泉，害多少人？天不絕他人，勝英手下有高明人，將寶印從海泉撈出。他們傷了吾九龍山三百餘人，害得骨肉分離，這都是你們二位師父所為。」老道與和尚二人羞得面上變顏變色，站起身形說道：「吾二人就此出九龍山將印盜回，如不能盜回，必把比印大的東西盜來，如果盜來，老寨主可能收留？」白爺說道：「我破出一身剛，敢把皇帝打，你們二位取來聖上人頭，我也敢接受。」和尚與老道這才告辭起身。和尚與老道坐著小船商議，和尚說道：「這次盜印決不容易，他們得回寶印必然賀喜。不能實時送印，咱們倆你冒充老道諸葛山真，我冒充紅蓮羅漢弼昆，奔江寧府偽稱送印，賊官必然迎接，出其不意殺了賊官。將人頭送回九龍山，白玉祥收與不收，沒有問題，事後必然捉拿諸葛山真與紅蓮羅漢弼昆長老，將他二人千刀萬剮，豈不是報仇雪恨？」老道點頭稱善。僧、道二人到了江岸下船，奔江寧府，來到西門外上了一家酒樓，天也就在太陽平西的時候，和尚老道喝著酒商議。等到掌燈之時，再奔院衙行刺。

列位，憑和尚、老道的本事，要去行刺，那真得說手到擒來。二人吃完了酒飯，先進了城找一片清雅的所在，老道把六顆短劍背在背後，披上道服，和尚用一件衣服疊好了，用包袱包上，假充印匣。二人收拾齊整，打聽明白道路，夠奔院衙門而來。到了院衙門，值日的問二位出家人何事？老道說道：「無量佛，出家人不宣言姓名，我叫諸葛山真，後面我師弟，紅蓮羅漢弼昆長老，在千佛山真武頂出家，我們哥倆奉勝施主之命，前來送印，望求差官老爺回稟一聲。」值日的也有個耳聞，當時將和尚老道讓進了差官房。差官說道：「您將印獻出來吧。」

和尚說道：「勝施主有話，非見忠良大人不能獻寶印。」此時早有人到裡邊給侯爺報信，大人吩咐有請，在書房接見。和尚老道聞聽，提起小包袱往裡就走。差官說道：「您將印匣露出來。」和尚老道並不答言，仍然往裡而走。眾人以為出家人是高人，也不好伸手阻攔，只好在後跟隨。進了東院角門，侯華壁正迎出來，口中喊道：「老道不是諸葛山真，和尚也不是弼昆！」僧、道聞聽，甩大氅，打開了小包裏，亮出傢伙，和尚手使梅花奪，老道手使雙劍。侯爺甩大氅，亮九節練子槍，與僧、道動手。侯爺的武學，連老道都抵不住，哪能力戰兩人呢？

侯爺惟有盡力迎敵。早有差人到後院書房：「報告大人，請忠良迴避。」大人說道：「我命由天，避者何為？」工夫不大，又有當差的請大人迴避，並說：「侯義士敗下來了，退到書房外院了。」大人說道：「我為國為民，豈畏死乎？」並不躲避。

又有當差的，到院衙附近各千把游都守處送信，此時官人已齊隊進發院衙門幫助侯爺動手。和尚與老道見官人圍上來了，閃砍劈刺立刻傷了四名官人。侯爺說道：「眾位老爺後退吧，和尚、老道乃是飛賊，你們老爺們不能。趕緊保護大人要緊！」

此時忠良爺由書房中出來，叫差人搬了一把椅子，坐在廊簷下，觀看侯爺與賊人動手。侯爺正在急難之間，就聽西房上有一人吶喊：「眾位老爺莫要驚慌，大人虎駕萬安！小民保鏢攜眷由此經過，民子乃是九江府鎮九江屠業三十六門的大弟子，金刀無敵將趙秉臣，前來捉拿凶僧惡道。拿住僧道，再參拜大人的虎駕。」又喊道：「家裡的（家裡的即指他妻），盟弟，快來吧！」有一少婦由東房上縱下來，又一位十五六歲的少年也由房上縱下來。趙炳臣的妻子心中暗想，你太沒羞了，又上院衙嚇人來啦？一舉柳葉刀奔和尚而來。年青的也持刀縱人圈子內，三人圍戰和尚。侯爺一人戰老道，老道一個敗式，往東南而逃。

侯爺打算露個全臉，用練子槍纏倒賊道，隨後便趕，哪知上了老道的當啦！練子槍剛伸出去，老道一翻身，早將右手劍交於左手，取背後的飛劍，照定侯爺胸口劈來，飛劍傷人是百發百中，侯爺一閃身，劈在胳膊之上，當時血就流出來。趙爺也氣力不敵，婦人身形亂晃，就仗著小孩這口刀抵擋凶僧。正在危急之時，就聽房上一聲喊嚷：「好大膽的凶僧惡道！竟敢冒名謀害忠良？小民蔣伯芳來也！先殺賊人後獻印。」語畢，亮棍縱下房來。趙炳臣叫道：「五叔你快來吧，這個小媳婦是你姪媳婦。」但有一件，蔣五爺不能男女混雜著拿惡道，口中說道：「你們大家去拿惡道，我先捉和尚。」眾人棄了和尚，俱都奔老道，蔣五爺獨戰法蘭僧。舉棍照定和尚便打。和尚亮銀梅花奪接架相還，二人俱各施展平生所學，仇殺惡戰。蔣五爺亮銀棍是達摩傳八棍，舉火燒天八棍，前八棍雷風震動，後八棍斗轉身還，盤龍棍珍珠點地，抱月棍老君坐禪，護身棍隨體亂轉，得勝棍妙法無邊。法蘭僧學業也真高，蔣五爺六十四棍沒贏了和尚。蔣五爺一飄棍，改換門路，用的是行者棒的招數，三百八十四棍。銀蛇亂躡玉蟒翻身，真把棍使活啦。此時大人用手分開了當差的說道：「你們別擋著我啦，本督院看看。」你道忠良爺雖是文官，一看蔣五爺的武功神妙，和尚斗轉身還，躡高縱矮，蔣五爺仍不能勝和尚。大人看到此處，痰嗽一聲說道：「蔣義士，和尚是飛賊，活的不好拿，死的亦可。」五爺聞聽，心中暗想，大人若早說這句話就不行啦，大人這一句話助起五爺之興，和尚一走神，梅花奪被棍磕飛兩丈有餘，五爺用的力太猛啦，把和尚的虎口震破了！和尚轉身形剛要走，五爺裏手一棍，就聽叭一聲，真是出家人，養得精髓足，腦子濺出兩三丈遠去，倒在塵埃。可惜出家之人，年已古稀，只為一念之差，初時誤聽野雞溜子王七的蠱惑，前去鎮播，自己的金鍾罩也破了，若不是恩師還許死於非命。白蓮寺之後就當洗心向善，改過自新，哪知他執迷不悟，又聽惡道李士寬之言，投到九龍山。他換掉真正的黃金印，暗交林士佩，又來刺殺大人，迷途不返，所以有今日之下場也。

蔣五爺打了和尚，口中叫道：「你等後退，待我活捉惡道！」眾人俱都跳出圈外，蔣五爺與老道動手，仍用行者棒的招數，老道此時又是著急，又聽院衙外殺聲震耳，只急得熱汗直流。惡道左手劍被蔣五爺用棍磕飛，八寶真人變成了六寶真人啦！短劍劈了侯老美一口，長劍被五爺磕飛一口，老道見五爺勇猛異常，不敢戀戰，扎著又戰了兩個回合，老道虛點一招，遂奔東房。老道縱上房去，斜著身軀站在房簷上，注視蔣五爺不走。蔣五爺心中暗想，臨來道爺囑咐我事要三思，我若是一性急，當時跟著他往房上縱，這一下必得劈上我，我又沒有金鍾罩，豈不受他暗算嗎？思想至此，假意要縱的架式，一下腰註銷一隻鏢來，由右胳膊下面向上打去，正中在老道的臀部，這鏢打在肉厚的地方。老道一聲「無量佛」，還沒念完，拔下鏢來擲於地上，躡房越脊就跑了。蔣五

爺說道：「大家別動，我拿惡道！」蔣五爺縱上房去追到後院，高聲吶喊道：「行刺的惡道，你往哪裡跑？」老道揭房上的瓦打官兵。官兵一亂，蔣五爺說道：「你們不用攔他啦！別被他傷了你們。」老道由院牆縱出。蔣五爺隨後追將下來。惡道走得非常之快。蔣五爺追到西北角，離城相近，前面黑壓壓一片葦塘。老道紮進葦塘，蔣五爺用棍分著葦子追。前面白茫茫一片大水，老道冷笑一聲，縱入水內。蔣五爺眼看著老道由水中逃走，心中暗想，不該我露全臉，我若不帶著黃金寶印，我不會水也要試試多深。蔣五爺仍回院衙，叫馬步隊速圍西北角葦塘，馬步隊再到西北角圍葦塘時，老道已越過城牆去了。蔣五爺仍躡房越脊回歸院衙門，站在東廂房上往下觀看，趙炳臣累得還喘呢，趙炳臣的妻子與盟弟俱都圍繞著忠良爺。有官人給侯爺敷刀傷藥。蔣五爺看罷，由東廂房縱下，由腰間取出黃金印，跪在夫人面前，雙手舉著，說道：「大人，小民罪該萬死！老道由葦塘遁走，塘中有水，小民身帶寶印，不敢入水追賊。」夫人一笑說道：「蔣義士何罪之有？蔣義士有救本院之功，本院必奏聞聖上，保奏蔣義士居官。」五爺說道：「小民福小命薄，擔當不起。」忠良爺說道：「你們行俠作義之人，不願居官，本都院必有相當的報酬。」說著話，由五爺手中接過了黃金印，並不打開觀看，遂遞與差人。夫人說道：「五義士暫且別走，在本院衙多住幾日。」

五爺說道：「我恩兄有言，叫我在本院多住幾日，幫助侯華璧保護大人。」夫人點頭說道：「很好很好，五義士休息去吧。」

五爺謝了恩，退下去了。趙炳臣之妻與他盟弟，這才跪在夫人面前，婦人說道：「民婦劉翠霞與弟劉其昌，拜見大人。」趙炳臣也跪倒身形，口稱：「大人，小民求大人賞碗飯吃。」夫人說道：「趙鏢頭也有救本院之功，容本院奏聞聖上，必保趙鏢頭作官。」趙炳臣磕頭謝恩，退將下來。此時劉翠霞姊弟也退將下來，趙炳臣帶領妻弟在院衙門外店中暫為居住，事後夫人專折上奏，保趙炳臣為把總之職，此是後話。

勝三爺派人再探九龍山，早晨去探，下午回來。九龍山十二道鋼鐵閘緊閉，閘口與山坡之上，嘍卒如同螻蟻一般，把守甚嚴，不能夠進山。連探兩天俱是如此，勝三爺心中異常焦躁，雖然得了寶印，不能捉住賊人，焉能完得了官司？第三日清晨有老人家跑到東跨院，口稱：「勝三爺，大門外來了一位老者，黑臉鋼鬚，背著一個青綢子包袱，進了大門道，問明白了你在本宅居住，提著你的名字，叫你獻出蔣五爺，他說你要不獻蔣伯芳，他亮傢伙殺進王宅，雞犬不留。」勝三爺道：「可曾問他的姓名？」老人家說道：「他自稱是九龍山的曹二老寨王爺。」

眾英雄聞聽俱都一怔。勝三爺說道：「眾位別慌，高明者莫過道兄，此事應當怎樣辦理呢？」聾啞仙師說道：「此人心直性爽，不問可知，蔣伯芳在九龍山上由他的營寨打出，白玉祥埋怨他幾句，他面上不掛，故此來找蔣伯芳。可有一宗，此人對咱有好處，勝施主你在九龍山林士佩要害你，被他攔住，這是一點好處。打發一個能言之人出去對他言說：『你一個人來，我們不能跟你動手。你回到九龍山與白玉祥相商，咱們定一個日子，擇地交戰。』用好言勸說。」勝三爺問道：「誰人可去？」

道爺說道：「銀龍可去，三太亦可去。」勝三爺遂命他二人前去。二人來到大門道，一看曹世彪高仰著臉，兩手插著腰，高聲吶喊：「勝英，蔣伯芳若心懷恐懼，我打進宅院，必殺個乾乾淨淨。」三太一看大不悅乎。蕭銀龍是和顏悅色，拱背躬身，叫道：「二老寨主，請了。」老二虎頭一低頭說道：「蕭銀龍你來作甚？叫蔣伯芳來見我！」銀龍說道：「我們這是借朋友的房子寄居，蔣伯芳回鏢局子去了。」曹世彪說道：「你這是胡說！明明他在這裡，為何你說不在？快快叫他出來受死。」

黃三太惱怒，銀龍以手拉三太，二人回了跨院。銀龍對勝三爺說道：「這位老二虎頭滿不聽。」勝三爺說道：「道兄，此事又當怎樣辦理？」道爺以目視勝三爺背後三個矮子：一位震三山夏侯商元，一位賈七爺，一位是登山豹子楊義臣。道爺看這三個人說道：「此老有金鍾罩鐵布衫，兩膀一提有千斤的膂力，別人莫能敵，急去人請蔣老五去，要整曹世彪非老五不可。」

老劍客大腦袋一晃說道：「諸葛二弟你且住口，你把蔣五爺捧得人了雲啦？我看看曹老二去。」語畢，站起身形，破棉袍、破草鞋，踢哩塌啦，往外就走，口中說道：「我要打不敗老二虎頭，我不叫夏侯商元，誰要同我出去，誰就是小看老朽，他來一個人，我也一個人。」

列位，諸葛道爺用的是激將法。大腦袋一賭氣，中了道爺的激將法。勝三爺叫道：「大師兄，曹世彪心直性爽，乃是好人。大師兄手下留情，但得容人，老哥哥且容人。」大腦袋叫道：「勝三弟，你總是屈己從人，豈不知你慈悲生禍害。」語畢奔門道而來。老二虎頭高仰臉捻鬚鬚大聲喊道：「蔣五小兒快來見我，如要膽小，我打進宅院時，雞犬不留！」此時劍客已來到他的面前。老二虎頭仰著臉兒淨顧往上看，老劍客到他跟前，他還沒看見呢。老劍客在他面前叫道：「曹寨主，老朽來也！」老二虎頭一低頭，見了老劍客，口中說道：「原來是你呀，蔣小兒為何不？你來幹什麼？在九龍山叫我老寨主將你趕跑。」列位，老劍客在九龍山為的是絆住他，好叫勝三爺與伯芳、十龍逃出九龍山，他以為老劍客不是他的敵手，此時在老劍客面前說此夢話。老劍客說道：「曹二，你找蔣伯芳嗎？」曹世彪答道：「正是。」老劍客說道：「蔣伯芳在裡院呢。」曹世彪說道：「他在裡院為何不見我呢？」老劍客說道：「我兄弟勝英用兵有法，量材取用。有名的英雄來了，派英雄抵擋，無名的小輩來了，叫無名的來敵擋。我兄弟聽說曹老二來啦，我兄弟說原來是小賊呀，派一個老弱無能的出去迎敵吧！因此老朽才出來敵你。」曹世彪聞聽，氣得哇呀怪叫。吶喊一聲：「氣死我也！」老劍客說道：「曹老二你別生氣，你要兜我一個筋斗，或者摔我一個倒墩，我便叫我二師弟諸葛山真、三師弟勝英、四師弟弼昆、五師弟蔣伯芳、六師弟等等都叫出來，六個人重新拜你為師。你收我八十七歲一個老弟子。」曹世彪聽罷，遂打開小包袱，亮播鼓點金鍾。老劍客說道：「曹二你沉不住氣，這是我們朋友之家，本村俱是良善之民。咱倆到菊花村西大樹林裡動手去，咱是單打獨鬥。」曹世彪說道：「好好。就這麼辦。」出離菊花村工夫不大，到了樹林叢中，曹世彪打開包裹取出播鼓點金鍾，叫道：「大腦袋，你我戰上二百合。」老劍客說道：「你那播鼓點金鍾，金鍾罩都蔽不住，我的傢伙金鍾罩也蔽不住。咱倆遞拳腳，誰的手一沾地就算輸。」

曹世彪答道：「很好。」把錘擲在地上。老劍客解下腰間的帶子，脫下了破棉袍。曹世彪一看，老劍客裡邊穿著汗褂，腰繫一條舊皮釘帶，底衣到膝蓋下。光著腳未穿襪子。腿腕腰牛皮兜子。肋骨條是單擺浮攔，姜皮搭拉下來一寸多長，週身是皮包著骨。曹世彪看罷，二人遂揮拳動手，各施平生的藝業。

曹世彪的拳腳果然不俗，二人走了有五六個回合未分勝敗。

躡高縱矮，曹世彪實有少林寺的學業，一伸手把老劍客的釘帶捋住。老劍客一手刁住曹世彪的寸關尺，用大拇指一點脈門，指肚兒一按，曹世彪五指俱張。曹世彪有三十六把神拿，老劍客施展七十二手破法。二位真是棋逢對手，將遇良材。曹世彪性暴，叫道：「大腦袋，咱別動手腳！我等著你，你把傢伙取來，咱倆還是過過傢伙吧。遞拳腳咱倆誰也打不倒誰，我蔽住招數你打不進來，你蔽住招數我也打不進去。」老劍客說道：「不用去取，我隨身帶來了。」語畢，一伸手由兜內取出一物，白布套裝著，裡面用麩子喂著，連白布套看著有七寸長，約有鵝卵粗。老劍客用手一擰布套，布套就碎了，露出來這條兵刃，有大銅錢粗，六寸多長。當中有鋼環子是活的，穿在手的中指上，使的時候，縱橫任意。把這條傢伙取出來，夾在腋下。又取出個白布套來，也是此物。兩隻傢伙都取出，俱帶在兩手中指之上。曹世彪一看此物都長了鏽啦，口中說道：「小人使小傢伙，那宗東西叫什麼名字？」老劍客說道：「叫點穴鏢。」

這宗兵刃，要是動手之時，只要一進人的身，那算輸啦。對方愈使長傢伙愈吃虧，專點週身七十二個穴道。曹世彪亮出播鼓點金鍾，上下翻飛，潑風八打，錘法精妙。二位走了六十餘個回合，老劍客一看錘法真無露空之處，心中思想，我兄弟叫我容人，我能容人，可人不容我。一錘砸在身上，是骨斷筋折。

我給鏢行除了這個害吧。我不叫他死，也叫他廢了。老劍客思想至此，雙鏢點曹世彪的兩肋筋，曹世彪用雙錘向外一掛，老劍客撤回雙鏢，施展絕命三招。生萱麻草鞋一點地，縱起來向曹世彪頭上一砸，曹世彪雙錘向上迎來，老劍客一矮身，雙鏢在他左右腿穴眼上一點，就聽咕咚一聲，點人二虎穴眼中，雙筋俱折。曹世彪當時暈倒塵埃，擲了播鼓點金鍾，潑口大罵：「老匹夫你把我結果了性命！你要不將你家曹寨主結果了性命，你就不叫夏侯商元！」老劍客聞聽曹世彪口出不遜，遂說道：「老猴崽子，我若要

你的命，怕髒了這塊地，也罷，我叫你回姥姥家去罷。」語畢，雙點穴鏢直奔曹世彪軟肋梢紮去。這時就聽樹林外面，一聲痰嗽：「大師兄鏢下留情，勝英來也。」

老劍客聞聽勝爺之言，停住手說道：「這老猴崽子口出不遜，老三你何必給他求情？」勝三爺說道：「師兄你已戰勝就算完啦。傢伙遞到了就得了，何必傷人性命呢？」勝三爺勸止了老劍客，又對曹世彪說道：「老寨主，咱們過打不過罵，你的擂鼓點金錘要砸在我師兄的身上，也是骨斷筋折。我們決不能說什麼。你受的傷本不要緊，養幾天也就好了，我派人將你送回九龍山，以免白老寨主放心不下。」曹世彪仍然潑口大罵。勝三爺由腰間取出刀傷藥，止痛散，叫銀龍脫曹老寨主的靴子，把褲子捋上去，銀龍伸手一脫曹世彪的靴子，滿靴筒都是血。

銀龍一看傷痕，這兩鏢正紮在虎眼上，銀龍就知老曹的雙筋斷啦。銀龍遂低聲說道：「勝三大爺，曹世彪的雙腿大筋已然斷啦。」勝三爺聞聽就是一怔，心中暗想，白玉祥與曹世彪是生死之交，曹世彪與台灣張其善又是磕頭弟兄，這一來是真正的套上事啦，連台灣張其善都拴上扣兒了。勝三爺又思想曹世彪待自己有救命之德，前文書林士佩的三停分水狼牙鑽，眼看著砸在勝三爺的頭上，被曹世彪一把攔住，救了勝三爺，要不然勝三爺此時已作泉下之人了。勝三爺本是道德之人，仇人都能再三容讓，如今一看曹世彪已成了廢人，勝三爺掩面淚下，叫道：「大師兄您出菊花村時，我再三再四勸你，叫你手下留情，這是何苦呢？」老劍客說道：「勝老三你太不通情理子！我容人家，人家不容我。我要被錘砸死，你就笑啦？我這是給鏢行除禍害，日後吾弟兄少去一個對頭。」勝三爺聞聽老劍客之話，自知失言，遂叫道：「師兄你為我的事，拼了老命在所不惜！兄弟是一生不忍之心，念曹寨主有前日攔阻林士佩之德。」老劍客此時也覺心中難過，口中說道：「哥哥一時情急，兵刃無眼，誰能讓誰？」三太在旁說道：「老大爺你別說什麼了，吾之恩師向來熱心腸你還不知嗎？」老劍客收起點穴鏢低頭不語。

勝三爺派人到菊花村中取來一個簸籬，裡面鋪上褥子，曹世彪本是個渾人，雖然受了傷，他還不知大筋斷了呢。他一見勝三爺淚下，反勸勝三爺不要傷心。順情順理的叫搭在簸籬之內，所敷的藥早被血衝下來了。曹世彪抬走時，仍然不絕於口罵老劍客。四個人抬著曹世彪，直到江沿，連簸籬都搭人勝三爺所僱的小船中。黃三太、楊香五、賈明、蕭銀龍、張茂龍、李煜、勝三爺、諸葛山真、弼昆長老等三老六少，去送曹世彪。

到開口切近，開口上的嘍卒大聲喊道：「來船別往前進！再要往前就要用石子砸了。」勝三爺說道：「把開的嘍卒聽真，現有勝英親身前來送曹老寨主，必須要白老寨主親自答話。」

嘍卒一看小船上簸籬裡正是曹老寨主，遂飛報白老寨主。勝三爺等在船上，就見山上有一支人馬來到，都是精明強幹的嘍卒，約有一百餘人，真奔開口南面望江樓而來，排列於兩旁，一邊是白家三位少寨主，大少寨主白義，二少寨主白俊，三少寨主白璧，外號人稱玉面小子都。一邊是曹家三位少寨主，曹寶江、曹寶河、曹寶海。工夫不見甚大，升起一桿大旗，旗上面鬥大一個白字，白老寨主上瞭望江樓，坐在一把太師椅上，手攏銀鬚往下觀看。勝三爺一看，白玉祥哪像一家寨主呢？真似一個招討元帥。勝三爺在船上抱拳大聲說道：「白老寨主，勝英特送二老寨主來了。」白玉祥點了點頭，吩咐嘍卒順下荊籬去，把曹老寨主提上鋼鐵閘。列位，曹世彪當時受傷不覺疼痛，因為有火兒助著。此時已經多半天的工夫啦，又用荊筐往上提，荊筐能有多大呢？不能躺著，總得坐著，又將擂鼓點金錘也放在筐子內，曹世彪只疼得咬牙切齒，但是又不能哼哈。嘍卒提上鋼鐵閘時，口中說道：「請老寨主歸望江樓。」曹世彪說道：「我不能走了，你們攙扶著我吧。」五六個嘍卒攙扶著，架起來由馬道上瞭望江樓。白玉祥叫了二子：「看看你曹二叔的傷痕如何？」白俊打開曹世彪腿上的白布，一看雙筋俱斷，叫道：「天倫，我二叔的雙筋已折！」白爺聞聽打了一個冷戰，叫道：「二弟，愚兄怎樣勸你，你偏不聽，如今雙腿大筋一斷，永遠成了廢人。」曹世彪叫道：「寨主哥哥，還有治法沒有呢？」

白爺說道：「有接骨丹，沒有接筋丹，傷痕好了，也是一世廢人。」老二虎頭聞聽不能醫治，當時放聲大哭，叫說：「寨主哥哥，你得給我報仇雪恨！別叫勝英他們回去。」白玉祥說道：「勝英以仁義待人，前來送你，孤舟深入，咱們焉能此時報仇？要報仇必須定期打仗，方不失為英雄。」白玉祥說著話，看見一人拄拐，好像踉蹌走道兒一般，來到了白玉祥面前，叫道：「伯父，可惜林士佩十載綠林道的英名，今日化為烏有，身成廢人。老伯父縱不與曹叔父報仇，難道姪兒之仇，老伯父你也不給報嗎？望老伯父念我父與你是生死之交，非老伯父不能給姪兒報仇！」白爺叫道：「賢姪，勝英送你曹二叔來了，我怎能以武力對待人家？這句話叫我怎麼出口？」此時曹世彪在南面，林七佩北面，曹世彪躺著，林士佩坐著，兩個廢人非要報仇不可。曹氏三杰，曹寶江、曹寶河、曹寶海，把三尖兩刃大砍刀，砰砰往地板上一插，來到白玉祥面前，掏出匕首刀，將刀橫於脖頸上，口中說道：「白大爺你要不給我叔父報仇，我兄弟三人必要自刎於老伯父的面前。」白爺被逼不過，打了一個唉聲，口中說道：「反了就反了吧！」遂傳令：「打開十二道鋼鐵閘，速調飛龍舟、飛虎舟、飛豹舟等大小戰船，多帶引火之物，殺奔菊花村。殺完了人，火焚村莊，雞犬不留。」凡事有利就有害，閘上此時又坐上石頭圍，每一道閘上一個大石頭圍，必須起下圍來才能開閘，這麼一來，工夫可就耽誤大了。

曹氏弟兄心急，叫嘍卒打滾木砸勝三爺的船。聾啞仙師見山中一亂，早叫小船退下去了。正在此時，就見山上奔望江樓來了一隊人馬，口中喊道：「望老寨主速速收回命令。」老寨主回頭一看，一人由馬道上瞭望江樓，飛也似地來到面前。來者不是別人，正是自己的得意門生，萬丈翻波浪韓秀。白爺怒道：「什麼人敢阻老夫之令？」韓秀說道：「老恩師，弟子有下情回稟。」白爺叫道：「汝有何言？」韓秀說道：「我曹二叔乃是自取其禍，恩師你攔不住他老人家。勝英雖然是保鏢的，這場事他乃是原辦。若是找原辦去，豈不是自找其禍？神鏢將勝英不算不仁義，要將我曹二叔送到官廳，打一個盜印同黨的官司，應該是什麼罪？勝英不送二叔打官司，就是大仁大義。老寨主以武力對待人家，這叫於禮不合。再者老師請看：東邊波浪之中，水面隱隱船來，勝英手下高人甚多，諸葛山真、紅蓮長老，都是帥材。老寨主若驟然將十二道閘大開，徒兒恐怕中他人之計。踩盤子的報告，法蘭與八寶真人李士寬，在院衙門行刺，他們倆去的時候，並未將欲乾何事與你老人家商議。臨走之時他言說與你盜不了印來，必要將比印還重的東西取來，原來他們倆是取欽差大人的頭去了。印的事情還未完呢，若再將欽差的頭取來，豈不是造反嗎？凡事有輕有重，盜印之事，為的是與勝英鬥氣，到時候有人打官司去。勝英是外面的朋友，到那時必能分得出來輕重，他決不敢往造反裡頭逼你老人家。要真將欽差的頭取來，那可就滅門九族了。幸虧老道與和尚舉事未成，被蔣伯芳打死法蘭僧，趕走了八寶真人李士寬。」白玉祥低頭不語。韓秀又對曹世彪說道：「二叔，我們苦苦的規勸，你不聽。如今弄得這般光景，身為廢人，你是自找其禍。俗語說得好，良言難勸異性人。到了這時最好你是認了吧。勝英以仁義為懷，才將你送到九龍山。」韓秀語至此，叫道：「左右來呀！把二老寨主攙下去，權且養傷。」又轉身形對林士佩說道：「咱哥倆是金蘭之好，可稱生死之交，你受了傷如同我受傷一樣，不是我抹著良心說話，你逼我老師打菊花村，老師名譽從此付流水。再說回來，勝英手下能人甚多，還未必勝。你殺了黎民，洗了村莊，是不是反叛？如若造反，何必取菊花村？那就應當取北京，奪了天下，稱孤道寡。」韓秀語至此，叫道：「左右來呀！把林寨主攙下望江樓。」又叫道：「寶江、寶河、寶海，你弟兄三人逼我老師造反，菊花村能稱帝嗎？久後必然與勝英見個高低。你弟兄把刀磨快快的，何必忙在一時呢？」韓秀這一席話，只說得白老寨主與林士佩及曹家叔姪閉口無言。

勝三爺小船上老少九位，安然而歸。走出去有十餘里地，有鏢行老少英雄前來接迎。眾英雄到了東河坡，棄舟登岸。回到菊花村時，已然定更來天。

到第二天，勝三爺率眾又探九龍山，白玉祥與韓秀師生共議，仍是守而不戰之法，嚴加防範緊守山寨。勝三爺發愁說道：「三年也打不開九龍山。」又叫道：「道兄，白玉祥師徒足智多謀，九龍山糧草甚廣，吾等何時可破九龍山，擒盜印的賊人，以了案情。」道爺說道：「欲破九龍山，非得他水旱要路咽喉之地不可。九龍山方圓二三百里，不能只此十二道鋼鐵閘可以出入，必有可通的水旱道路，通達九龍山地理的必能洞悉各路之事。」聾啞仙師說著話，以目視張玉龍、羅興龍。張玉龍說道：「勝三伯父，由

九龍山十二道鋼鐵閘往北去五七里地，有三道閘。由此三道閘通過，一直往北有四十來裡，那兒有三峰山翠竹嶺，那是九龍山的水旱要路。要把那條道得了，出入九龍山極其便利。」勝三爺叫道：「道兄，此事怎麼辦？」道爺說道：「你必須急得這條咽喉之路。但不知這條道路歸九龍山何人把守。」張玉龍說道：「把守此路之人，與老寨主乃是盟兄弟。老寨主叫他把守此路，明著是升他，暗著是降他。早先他是水八寨第三寨主，現在他把守翠竹嶺，為的是叫他離開水八寨第三寨。原因是他行為有些不端，前三年我去投山，將我補了水八寨的第三寨主。」道爺說道：「此人行為不端，是由何說起呢？」張玉龍說道：「按說我不能背地談人之短。皆因為九龍山的寨主都有家眷，這位老寨主姓蓋名溫升。他有一個姑娘，一個兒子，一個兒媳婦，他這個姑娘名譽不佳，蓋老寨主佯作不知。白老寨主恐怕壞了山規，遂叫他去翠竹嶺把守那條道路。又派了五百嘍卒，跟隨蓋老寨主前去。他父子離開了白老寨主，遂任意而為，在翠竹嶺又招聚許多的綠林道。可有一宗，蓋家獨門的暗器，名為瘟黃錘，獨門一家的熏藥，獨門一家的解藥，傳兒媳婦，不傳姑娘。要得這三峰山咽喉之路，必須有抵制這宗暗器之法。」道爺說道：「既有可通之路，多者三天，咱倆準能進九龍山。他既然使熏香，就不是高明，咱們必須趕緊去取這條要路，不可遲誤！恐其白玉祥再派高人把守，加以防範。」遂派張玉龍引路，帶領張茂龍、蕭銀龍、黃三太、金頭虎賈明，由九龍山東河坡旱路往北去。走五十餘里，過了清水河的擺渡，河寬有一里來地，兩邊仍然是山。往正北及西北去，山環中有村莊。再往南去是崎嶇小路，再走三里來地往南看，高聳聳三個山峰，由三峰山往西俱是翠竹，一直通西邊十餘里地。張玉龍同著四位英雄，離三峰山切近。俱是陡壁山崖，樹木交雜。到樹林之內，天氣尚早，五位耗到剛掌燈的時候，張玉龍在沿路的樹上，俱畫好了暗記，其形似八字。

蕭銀龍問道：「張大哥，山寨在哪裡？」張玉龍伸手往南指說道：「那就是山寨。」蕭銀龍說道：「你們幾位散開了，我進去探山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怎麼你一個人去呢？我也去探山。」

蕭銀龍說道：「五哥你要去，可別生事。」賈明說道：「我不能胡鬧。」二人進三峰山翠竹嶺一看，山寨座北朝南，兩個人由北面來的，走的是山寨的後院，二人越過了後院，看見前院搭一座天棚。九月的天氣，天棚上面正中間的席已然撤去，四週圍的席俱都未撤。天棚的北面，掛著一個紗燈。有一張椅子，椅子上坐著一個少婦，穿著大紅的小夾襖，大紅的袂褲。漆黑的青絲，挽著一個髮髻。旁邊站著一個丫環，年在十四五歲。

金頭虎討人嫌，低聲說道：「這個小娘子長得不錯。」蕭銀龍說道：「你別胡說啦，咱們走吧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我得看看。」

此時賈明與蕭銀龍在東房上呢。少婦柳眉一挑，杏眼一轉，叫：「丫頭，你看看少寨主去，不冷不熱的還不睡覺來？」小丫環遂往前邊兒去，工夫不大，打著二個小燈籠回來，叫道：「少奶奶，你自己歇著吧，少爺不進後寨啦，跟朋友在那兒喝酒呢。」

少婦道：「什麼狐朋狗友啊？」丫環說道：「少奶奶你別罵街，跟舅爺喝呢。」蕭銀龍附耳說道：「賈五哥，咱們走吧。」

金頭虎說道：「我得看看。」蕭銀龍見婦人說話眼珠兒亂轉，就知道這個婦人不是好人。賈明不但不走，卻奔了北房啦，這回可就看不見婦人的正面了。賈明由北房上順著天棚桿子往南爬出點兒來，用手指把天棚的席慢慢地摳了一個窟窿，臥席上由窟窿往下看，傻小子這回可看的妙了。那婦人的鈕釦未扣，脖子上的金兜肚絲子露著呢。就聽婦人說道：「他不來，咱們倆睡，別攔老婆等漢子啦。」傻英雄心中暗想，這個小娘們真好看。心中思想著，一揚腦袋，傻英雄的哈喇子正由小窟窿落下去，正落在娘們的脖子上。婦人一摸脖子，說道：「這是什麼？貓撒尿啦？」傻小子說道：「哪有這麼大個的貓啊？」

婦人擦著脖子，轉身形進了上房，打後窗戶出去，由後坡上房，縱上前房坡，問道：「什麼人？」傻英雄答道：「我呀。」

婦人一看：長的這個憨蠢，三分不像人，七分倒像鬼，婦人的柳葉刀照定頭上就是一刀。傻英雄並不躲閃，剝了一道白印兒。

婦人撤刀，在軟肋梢上又是一刀。傻英雄由天棚上往東房就跑，口中喊道：「蕭銀龍快救命吧！腸子要出來。」蕭銀龍叫道：「五哥閃開。」雙筆一分，擋住婦人。婦人借著月色一看銀龍的長像，遂問道：「你是跟老寨主相好哇？還是跟少寨主相好呢？」你道娘們不追賈明，怎麼追銀龍呢？銀龍這張臉面比娘們長得都好看。就聽婦人又說道：「深夜進了內寨，你有什麼心思？既在江邊站，就有望景心。」說話時眉目傳情。蕭銀龍說道：「無恥的婦人，少爺去也。」銀龍一轉身，婦人將柳葉刀交於左手，由囊中取出一物，奔銀龍打去。銀龍一回頭，就見一股青煙，身栽倒，手中的雙筆並未鬆手。婦人取出飛抓，抓住銀龍英雄帶，提到房簷下慢慢地順下去，然後自己跳將下來。提著飛抓絨繩，口中說道：「丫頭你看看這面皮。我沒看見過這樣的俏皮小伙兒，這真是天假其便。少寨主今天不回寨啦，他在前寨安歇，千萬別洩露於外人。」丫頭說道：「少奶奶你不用囑咐咱，我多時給你跟外人說過這宗事呢？」三年前在九龍山，蓋溫升父子及兒媳等不敢任意而為。如今這一把守翠竹嶺，可就隨便造反了。婦人提著絨繩進了西暗間，說道：「丫頭你幫個忙兒。」丫頭把蕭銀龍的判官筆由手中奪過來，取出囊中六支亮銀毒藥鏢，三支亮銀毒藥叉，犀牛皮軟皮鞘中的匕首刀俱都搜出來。把銀龍搜得身無寸鐵，背後的小包袱也解下來。婦人說道：「丫頭你看看，人要利落，拾把柴禾都是順溜的，穿衣服都是漂亮的。你打開頂櫃，取出一條汗巾來。」

丫頭取過汗巾，遞與婦人。婦人真是巧手，將銀龍的胳膊係了個扣，不鬆不緊。鬆了怕脫了套兒，緊了又怕把銀龍捆傷了，往茶几旁邊一推，叫道：「丫頭，把解藥瓶拿過來。」丫頭拉開抽屜，取出一個白玉瓶，一個硃砂瓶。白玉瓶是解藥，硃砂瓶是熏藥。婦人說道：「丫頭你認識這位嗎？」丫頭說道：「前寨四五十位呢，我哪認識。」婦人說道：「外人到不了這裡，這必是老少寨主的近朋友，咱們娘們是紅粉佳人，這位可稱白面郎君。」丫頭一笑，兩眼眯著看著婦人。婦人將白玉瓶打開，先自己聞了點，然後倒出點來，放在手心上，對著銀龍面門一吹，銀龍清氣上升，濁氣下降，打了兩個噴嚏，流了些鼻涕，婦人由袖中掏出水紅的絹帕，給銀龍擦擦鼻涕。這娘們是愛誰不嫌誰。蕭銀龍也明白過來啦，站起來說道：「好無羞的婦人！」婦人一笑說道：「你是前寨的哪位寨主？既來之則安之。是我找你，還是你找我呀？今天少寨主也不回內寨啦，你還拿著實嗎？你要成心拿招，我把你脫個赤條條，我看你怎麼辦？」蕭銀龍聞聽，心中暗想要壞。杏子眼一轉，急中生巧。適才婦人叫丫頭請少寨主，銀龍都聽見啦，知道前面少寨主與內弟喝酒呢。銀龍思想至此，遂說道：「我是九龍山的寨主，因久慕娘子貌美，故此來投。來了三天啦，我不得便往後面來，今天也是天假之便，正趕上少寨主與舅爺暢飲，故此我才來到後寨。」婦人一聽說得非常之對，呲笑說道：「傻孩子。」一伸手解開了綁繩，銀龍一摸兵刃暗器全沒有啦。婦人說道：「你要走，我可有迷魂帕。」銀龍說道：「我豈能走呢？我是特為美人而來的。可有一宗，我要求你點事，前山人家喝著酒，我往後山來的，我還沒吃飯呢，娘子你賞給我點酒喝，回頭咱們再說別的。」婦人說道：「也好。」遂叫丫頭放上墨玉小桌，吩咐丫頭：「你到廚房叫廚師父，配四個得吃的菜，快去快來。你自己往屋裡端，別叫廚師父進屋子，愈快愈好。」蕭銀龍說道：「我口乾舌燥。」婦人取過來一個茶碗，要自己與銀龍斟茶。銀龍說道：「自己斟吧，你要斟茶我喝著不安。」銀龍斟上一碗茶喝著，小丫頭已放好了杯箸，去廚房要菜去了。婦人說道：「我也迷糊了，你倒是姓什麼呀？」蕭銀龍眼珠兒一轉，心中暗想，我不能改姓，遂說道：「我姓蕭叫寶珠。」婦人說道：「奇珍異寶呀？」說著話，丫頭把酒菜俱都端來，放在桌子上。婦人說道：「我坐在外面，你坐在裡面，你要一跑，我就用飛抓抓你，要傷了你的皮肉，你可別怨我。」銀龍說道：「豈有此理，我為誰來的呢？」婦人斟上一杯酒遞給蕭銀龍，遂說道：「咱們猜兩拳。」蕭銀龍說道：「我不會猜拳。」婦人說道：「綠林道的人還有不會猜拳的？你別害羞。」蕭銀龍一想，猜拳咱就猜拳。銀龍心中的意思，猜拳若將婦人灌醉了，好有逃走之機。遂說道：「咱們就猜幾拳。」

婦人十指如同筍尖兒一般，雪白粉嫩。兩個人正在五魁手哇，六六順呀，熱鬧之時，就聽窗戶外面有腳步的聲音，叭噠叭噠的直奔房屋而來，銀龍當時止住了拳。嚇得婦人趕緊問道：「誰來啦，誰來啦？」婦人遂又說道：「先別慌張，你沉住了氣，喝你的酒，聽我的。」銀龍只好聽著，走也走不了，藏也不能藏。此時就聽外間屋中先啣了一聲道：「嫂子這屋中怎麼這樣熱鬧？跟誰喝呢？」說著話掀開了軟簾，就進了裡間屋啦。婦人站起身形說道：「妹妹來啦，沒吃飯吧？在這兒喝兩杯吧。」

銀龍一看，就打一個冷戰，這位姑娘五尺多高，大草包的肚子。

手指頭有小擗面棍粗，胳膊好似小茶碗兒相似，面上麻子是大麻子套著小麻子，比金頭虎還加一倍。黃頭髮有五六寸長，蓬鬆紛亂，一身紅衣服，惟有兩隻金蓮三寸多點不到四寸，可是橫著量。兩雙大紅鞋不到一尺也差不了多少，走道兒是叭噠叭噠的。銀龍心中暗想，我的姥姥，這哪是姑娘，簡直似半天空中掉下一個母夜叉來。就聽姑娘問道：「嫂嫂這是誰呀？」婦人說道：「哟，我只顧叫妹妹你吃飯啦，還沒給妹妹引見呢，這不是外人，這是你哥哥好友蕭寶珠。」麻丫頭說道：「名字這樣好聽，兄弟你今年多大啦？」銀龍說道：「我今年十八歲了。」姑娘說道：「娶了媳婦沒有？」銀龍說道：「還沒娶媳婦。」姑娘又問道：「你是吃哪一行的？」銀龍說道：「我是吃橫梁子的。」說著話，姑娘眼睛看著銀龍都直啦！恨不得將銀龍吃了。丫頭給取過酒杯來將酒斟滿，姑娘端起酒杯來，一飲而盡。蕭銀龍心中暗想，你別看她長得比狗都不如，她的慾念比她嫂嫂還大啦。姑娘端著酒杯，叫道：「嫂嫂，這位兄弟跟你喝幾回酒啦？」婦人說道：「今天是初次見面，兄弟就要走，我好不容易拉住了。我們剛擺上酒，您就來啦。我把兄弟留下，是有一片心思。妹妹你也這麼大啦，還沒有主兒呢，這位兄弟也沒有娶過。我打算明天跟咱爹爹商議商議，叫咱爹爹托朋友作媒，將妹妹你的終身大事，許配這個兄弟。你看好不好？」婦人這是一個計策，怕姑娘今夜爭銀龍。這麼一哄她，她必然就不爭了。婦人木這麼說倒好，婦人這麼一說呀，姑娘來了個不客氣，口中說道：「嫂嫂您要這麼辦，您可真成了活菩薩啦！這位兄弟願意麼？」銀龍說道：「姐姐如不嫌我，我當然不能嫌姐姐。但是這宗事，可不能咱們私下辦理，必得明天稟明瞭老寨主，托出人來，名正言順。」姑娘說道：「你們作男子的都口是心非，我怕你明天走了。既是我嫂嫂願意，我也願意，這就算成啦。何必等明天呢？你今天就上我屋裡喝酒去吧。」婦人剛要用言語攔阻，姑娘將銀龍胸前十字絆一抓，提將起來，就如同提小雞兒一般。銀龍要掙脫，連勁都動不了，姑娘大鞋底子叭噠叭噠，往東跨院提著銀龍去了。婦人有心要攔，惹不起姑娘，姑娘也出了上房屋，把婦人氣得兩手抓著磕膝蓋，咬著下嘴唇，喘了半天。然後罵道：「好無羞恥的東西！我煮熟了的鴨子，叫她給弄飛啦。要跟她翻臉吧，就得有死有活，要不然是白嘔氣。叫她爹爹知道，還得歸罪於我。皆因是由我屋裡起的事，我們那口子也不能饒我。」丫頭叫道：「少奶奶您別生氣，日子長著呢，叫她頂名。這位寨主必不能愛她，還得上您這屋來，人家為您來的，她往哪兒擺呀？你要不信，今天人家准得上你這屋來，你就候著吧。」婦人說道：「沒羞的東西！自己長得那個樣兒，自己看不出來嗎？」丫頭勸了婦人幾句，婦人自己喝了幾杯悶心酒兒，暫且不提。

單說姑娘將銀龍提到東跨院上房屋中，放在床上，口中說道：「你要走，我可拿飛爪抓你。」銀龍氣得都喘不上來氣兒了，遂說道：「姐姐你也太忙了，咱們是短時的夫妻，還是長時的夫妻呢？」姑娘說道：「咱是白頭到老。」蕭銀龍說道：「咱們要是私自結合，若叫老寨主知道了，焉能成呢？」姑娘哼了一聲，說道：「老寨主管不著內寨之事，我從小就是願意跟誰就跟誰，老寨主假裝不知，老寨主要管教我們，我嫂嫂還不敢叫你屋中吃酒呢。咱們倆快睡覺吧，天也不早啦。」銀龍說道：「我往後寨來，前寨正喝酒呢，我是偷著這個工夫來的。在嫂嫂屋剛喝了三四杯酒，姐姐你就去啦。我還餓呢，你先別忙啊！」姑娘說道：「咱們倆再喝一回。」銀龍說道：「那是自然。喜酒焉能不喝呢？」姑娘自己取過一壺酒來，取點菜，都是現成的。銀龍坐在床裡邊，姑娘在外面擋著，由東牆根兒提過來一對鑲鐵狼牙棒，往鋪下一擲，說道：「寶珠你要一跑，我可拿傢伙傷你。我看你眼睛亂轉，必然口是心非，我上過這個當。」銀龍說道：「你不用不放心，我決不跑，咱們喝吧。」

姑娘先給銀龍斟了一杯，又自己斟了一杯，兩人一對一杯的就喝起來了。銀龍心裡的意思是把姑娘灌醉了，找空子好逃走。

兩人這麼一喝呀，銀龍一看喝不過人家，一連喝了五七杯，面上連一點醉意都沒有。銀龍說：「姐姐咱別這麼喝啦，咱們倒一個大碗裡，咱倆人猜拳，誰要輸了誰喝這碗酒。」姑娘說道：「我不會猜拳。」銀龍說道：「你不會猜拳，咱們押寶，用四塊鹹菜當寶子，押孤丁是一碗贏一碗。」姑娘說：「好好。」

銀龍遂取過四塊鹹菜，扣了一個二，用絹帕包著，姑娘押了一個卡四，輸了，端起碗一氣就喝了。銀龍又作了一個二，姑娘押了一個孤丁，銀龍說道：「姐姐先欠著吧，我可喝不了三碗。」姑娘說道：「欠著可不行。」銀龍說道：「欠著不行，咱們吃點心吧。」姑娘由條案上取過一個食盒兒，裡面俱是牛肉蒸餅之類，銀龍哪吃得下去呢？勉強吃了幾口。銀龍說道：「我飽了。」姑娘說道：「睡覺吧。」銀龍說道：「不能就這樣睡，咱們倆這是一輩子的大事，你死了我不能再娶，我死了你不能再嫁。」姑娘說道：「那是自然。只要你不嫌我丑，你就再娶我都不能干預。」銀龍說道：「我不能喪了良心，咱們空口無憑，必須起誓。這是終身的大事，誰也不能失信的。」姑娘說道：「怎樣起誓？」銀龍說道：「焚上一炷香，對天起誓。各人起各人的誓，比如說你死了我要再娶，天把我怎麼長，地把我怎麼短，我要死了你要再嫁必遭雷霆之報。」姑娘說道：「行，可沒有香。」銀龍說道：「你取香去。」姑娘說道：「我取香去你就跑啦。」銀龍說道：「姐姐太不信任我了，我決不能跑。」姑娘說道：「咱拿筷子當香，拿我這對狼牙棒當天地紙。起誓不在乎燒香，憑的是心。」銀龍一聽說拿狼牙棒當天地紙，把狼牙棒立在靠牆的桌子上。她要一磕頭我可就走了，銀龍思想至此，口中說道：「好極啦！就那麼辦吧。」遂將狼牙棒立在牆上，姑娘說道：「你先起誓吧。」銀龍說道：「這宗事沒有男的先起誓的，都是女的先起誓。還得恭恭敬敬的，趴在地上磕頭。」姑娘也是心急，拿過來三根筷子，放在桌子上，跪在地上，口中說道：「我要三心二意……」意字還沒出口呢，銀龍已上了房啦。姑娘拿起狼牙棒就追，銀龍以為她焉能上去房呢，長的像豬一般，哪知姑娘身法非常快。銀龍躡房越脊就跑。姑娘隨在背後口中喊道：「你好好站住沒事，等我把你抓住，我非掰壞了你不可。」銀龍連頭也不敢回，往北便跑，越過後寨，就是崎嶇的山路。姑娘是熟路，蕭銀龍是生路，堪堪追上，迎頭三人喊道：「來者什麼人？」銀龍一看正是張玉龍，遂叫道：「張大哥救我，有人追下來啦。」張玉龍說道：「是什麼人？」銀龍說道：「是女子。」張玉龍心中暗想你真廢物，叫女的追得這般光景。張玉龍思想至此，遂說道：「你過去吧，我替你擋一陣。」此時姑娘已到張玉龍面前，張玉龍一看，正是蓋溫升的姑娘，張玉龍急忙藏在樹後。姑娘仍舊追銀龍，迎頭又一人擋住去路，問道：「什麼人？」銀龍說道：「是我呀！」三太說道：「你跑什麼？」銀龍說道：「三哥，有人追下來啦！」三太說道：「來了多少人？」銀龍說道：「就一個姑娘。」三太說道：「你真是吃貨，叫姑娘追得都喘不上來氣兒啦。」三太語至此，遂說道：「我替你擋一陣。」讓過銀龍，三太一看，打了一個冷戰，兩隻腳比男子的還大，三太舉刀就剝。姑娘的狼牙棒一磕三太的刀，黃三太撇刀，不敢叫狼牙棒碰上，反腕子一刀再砍姑娘，姑娘的武學還真高，把狼牙棒提著一撞三太的刀，三太這口刀正砍在狼牙棒上，就覺虎口發酸，回頭就跑。姑娘隨後就追，口中喊道：「你把我的寶珠給放哪裡去了？」三太正往前跑，前頭又來了一個，正是傻小子賈明。他在翠竹嶺後寨將銀龍放過了，奔北跑下來了。來到山口要路，尋找眾人，大伙都在樹後頭隱藏。人家看得見他，他看不見人家，誰也不理他，傻小子正在尋找眾人之際，忽見三太由南邊跑來了。傻小子問道：「誰呀？」三太說道：「是我。五弟你替我擋一陣吧，後面有人追下來了。」賈明問道：「什麼人？」黃三太說道：「是個姑娘。」賈明說道：「黃三哥你本事哪裡去啦？叫一個姑娘追下你來啦？你去吧，我擋她一陣。」三太遂閃在一旁。姑娘此時已然追到，賈明一字一橫喊道：「哪裡去，看我杵你幾杵！」姑娘到跟前一看賈明，火兒就大啦。臉兒好的都跑啦，就剩這麼一塊貨擋住去路，遂說道：「你快閃開！我追的是寶珠，與你何干？」賈明一看姑娘，口中說道：「我的姥姥，你不是姑娘吧？」說著話把杵尖向下，奔姑娘的腳就紮，姑娘向旁一閃，狼牙棒二龍吐須的招數，照定賈明兩太陽穴便點。賈明往旁一閃說道：「木頭漆的狼牙棒嚇唬我來。」一字一掄，奔姑娘的狼牙棒打去。耳輪中就聽噹啷一聲響，借著山音，聽著就好似打一個霹靂似的。

賈明往後倒退了兩三步，就覺著虎口發酸。姑娘也往後倒退了一兩步，二人各擺兵器，打在一處。傻小子施展三十六杵，姑娘施展家門絕藝。劈磕挑紮，崩靠挨倚，真是身法有身法，棒法有棒法。傻小子可記住了，並不碰姑娘狼牙棒，傻小子三十六杵使完，口中喊道：「大姑娘，寶珠來了！」姑娘一回頭，賈明撒腿就跑。姑娘在後便追，賈明繞些個崎嶇小路，跑到一個山環。此山環是直上直下，高聳聳如壁立，姑娘在後緊緊跟隨。傻小子到了窮途末路，口中喊道：「牛王爺、馬王爺，姑娘要了我的命啦！誰來救駕？」就聽山上一聲喊嚷：「下面可是小小子嗎？」賈明一聽是大小子聲音，遂叫道：「大小子，你快來救駕！後面有夜叉追我，我不行啦！」孟金龍說道：「我叫小華龍拴在這兒啦，我下不去呀？」賈明說道：「大小子，你一使勁就崩開啦，為什麼聽他

的呢？」就聽咯崩一聲，繩子已斷。孟金龍兩膀掙開，口中說道：「小小子，我下不去呀，二十多丈，直上直下。」賈明說道：「你拿捆你的繩子，再接上你的飛抓與英雄帶拴在樹上，捋著繩子就下來啦。」孟金龍依著傻小子法子辦理，此時姑娘已然趕到。傻小子並不動手，在山環之內，跟姑娘繞彎，轉了三四個彎兒。孟金龍由山上順繩而下，舉著降魔寶杵，直奔姑娘而來，叫道：「小小子閃開了，待我擒她！」賈明繞到金龍身後，姑娘正迎上金龍。二人並不答話，遂殺在一處。姑娘的狼牙棒斜插柳照金龍便砸，金龍並不躲閃，降魔寶杵照定狼牙棒便兜，姑娘雖然力大，焉是孟金龍的對手？當時就覺虎口發酸，猶如火燒的一般，幾乎將右手的狼牙棒撒手。二人又戰了五七個回合，姑娘的狼牙棒又被降魔寶杵兜上，這回姑娘雙棒平著往下砸來，金龍向上一擋，將雙棒磕飛。姑娘回頭要跑，孟金龍偏著杵照定姑娘臀部一兜，將姑娘兜倒塵。孟金龍擲了杵，過去一下腰，一手攢住了姑娘的胳膊腕子，一手攢住腳腕子，叫道：「小小子，你過來捆吧。我的飛抓英雄帶都沒有啦。」賈明掏出自己的飛抓，用絨繩將姑娘捆好，剛要用匕首割姑娘的衣襟堵口，就見東南方人聲吶喊，亮子油鬆，照耀如同白晝，齊聲說道：「別叫他跑了！」

金頭虎賈明叫道：「大小子，不好，有人追來啦！」孟金龍說道：「有多少人把他們打死在這兒，咱二人先把這條咽喉要路得了再說。」此時黃三太、蕭銀龍、張茂隆、張玉龍四個人也奔這兒來了。與孟金龍、賈明會齊，六位站在樹林之內，靜等賊人來到廝殺。你道山賊怎麼來由呢？皆因為姑娘追銀龍工夫很大，尚未回歸內寨。內寨的丫頭不敢隱瞞，將姑娘追人的事情，報告了老寨主蓋溫升。蓋溫升聞聽勃然大怒，遂向眾賊說道：「這必是勝英派人暗探翠竹嶺。前數日白老寨主就有信到，叫我多多留神，恐怕鏢行暗來奪取。我告訴來人，勝英不來便罷，勝英如若來時，要叫他出翠竹嶺，蓋某誓不為人！今日果然有人敢來翠竹嶺私進內寨，不知來了多少人？眾位寨主，咱們趕緊捉拿探山的小輩。」語畢，由牆上摘下一對金裝鋼，帶上瘟黃錘，率領本寨的寨主與嘍卒共有三十餘人，出了聚義廳，遂往南追下來了。賈明說道：「你們退在東面樹林中，我先與老賊接談。」黃三太、張茂隆、蕭銀龍、張玉龍四個人遂往樹林中藏躲。此時蓋溫升已來到跟前，一見賈明人不壓眾，貌不驚人，遂說道：「你就是來探翠竹嶺的嗎？」賈明說道：「你看著我不像嗎？不但探翠竹嶺，今天還要占了翠竹嶺呢！」

蓋溫升一聽不由得大怒，舉起一對金裝鋼，照定傻小子便砸。

傻小子忙閃身軀，口中喊道：「大小子，你還不上來？等待何時？」孟金龍一聲吶喊，縱出樹林說道：「小小子後退，我來捉他！」蓋溫升聞聽有人喊嚷，停住雙鋼。傻小子退出圈子外，蓋溫升一見金龍身體魁梧，相貌不俗，遂問道：「你是何如人也？」孟金龍叫道：「小子，要提起我的名字，嚇破你苦膽，混海金龍孟金龍！」蓋溫升一聽，打了一個冷戰。蓋溫升早有耳聞，今天一見，果然儀表不俗。遂說道：「你深夜攪擾我的後寨，看老夫的雙鋼。」照定孟金龍的兩肋便打，孟金龍閃身，降魔寶杵接架相還。蓋溫升本是久經大敵之人，雙鋼神出鬼沒。孟金龍的杵無論如何也碰不上雙鋼，二人戰了二十餘個回合，蓋溫升虛晃一鋼縱出圈子外。孟金龍焉能知道蓋溫升瘟黃錘的厲害？隨後就追。蓋溫升這是絕藝，使得極快無比，往外跳的時候，右手的鋼便交與左手，右手一提瘟黃錘把，把頭上有一個小窟窿，裡面是解藥。往上一提的時候，自己便聞上解藥了。孟金龍已然趕到，舉杵奔蓋溫升後心便紮。蓋溫升一閃身形，金龍的降魔寶杵落空。蓋溫升右手的瘟黃錘，照定左手的鋼把上一磕，就聽叭的一聲，一股青煙，直奔金龍面門而來。金龍就覺鼻子眼裡一發麻，當時翻身栽倒。賈明見金龍栽倒塵埃，趕奔近前剛要與蓋溫升動手，蓋溫升的瘟黃錘對著賈明便磕。賈明早將鼻子用紙堵住了。他以為用紙堵住鼻子，萬無一失，故此直奔蓋溫升而來。蓋溫升磕瘟黃錘，賈明並不躲閃，哪知道這宗藥力專走七竅，由耳目口鼻俱能直入臟腑，賈明就覺二目與咽喉發麻，口中要喊，無奈喊不出來，晃了兩晃栽倒塵埃。蓋溫升見賈明也躺下啦，哈哈大笑說道：「放著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別說是混海金龍，就是龍王爺來了，也逃不出蓋某的手中。嘍卒們將這兩個小輩抬回聚義廳。」三太在樹林中見了，叫道：「老匹夫快來受死。」蓋溫升與三太打在一處，二人戰了兩三個回合，蓋溫升虛晃一鋼，縱出圈子外。黃三太隨後就追。蓋溫升的瘟黃錘一磕，正迎黃三太的臉面，三太栽倒塵埃。張茂隆趕奔近前，抖練子雙錘，直取蓋溫升的兩條胳膊腕子。蓋溫升閃身，用雙鋼便找張茂隆練子錘，張茂隆撤錘換招，二人打了兩三個照面，蓋溫升仍用瘟黃錘拿住。此時蕭銀龍在樹林之內，叫道：「張大哥你不能露面吧？」張玉龍說道：「我們在一塊時，天天都同桌而食，焉能動手呢？」蕭銀龍說道：「你將藤子蛇借給我吧。」張玉龍由腰間撤下藤子蛇，遞與蕭銀龍，張玉龍由樹林中繞往別處去了。蕭銀龍接過藤子蛇出了樹林子，與蓋溫升動手。蓋溫升又用瘟黃錘將銀龍拿住。

俱都捆好，兩個人抬一個，抬回聚義廳。

且說千里追風仙童華龍與孟金龍，他二人是第二撥來的，他將金龍拴在樹上，告訴金龍不許到別處去，有事好來招呼，童華龍遂直奔翠竹嶺大寨而來。來到大寨打算探聽消息，想法子盜蓋溫升的瘟黃藥，正往大寨來的時候，遇見蓋溫升帶領嘍卒寨主出了聚義廳。童華龍不知何事，在後面跟隨，比及蓋溫升捉住眾人，童華龍在樹林之內看得明明白白。自知瘟黃錘厲害，未敢出來動手。復又跟隨回歸聚義廳，見將黃三太等五人放在聚義廳西配廳前，蓋溫升與眾寨主歸聚義廳議事。童華龍縱上西配廳竊聽，蓋溫升洋洋得意，坐於正當中金交椅上，口中說道：「這幾個毛孩子也來探翠竹嶺，可惜老勝英今夜未來，不該咱們爺們露全臉。若將老兒勝英捉住，明日送往老寨主白玉祥的面前，你我父子親戚賓朋，該露多大的臉啊！」蓋溫升未曾住口，就見旁邊站起一個賊寇，年在二十來往的歲數。身上穿著青絹綢的小衣服，青緞色的大氅，燕雲快靴，頭上帶六楞抽口壯帽，正當中的一朵海棠花。掃帚眉，三角眼通鼻樑，翻鼻孔，四字口，白素素的一張臉面。背後斜插一口單刀，站起身形，叫道：「老寨主你且莫歡喜，小姪男有一句話要講在你的面前，你捉這一干人是以何物取勝？」蓋溫升說道：「憑老夫這對瘟黃錘，就是大陸金仙，也難逃老夫之手。」此賊說道：「你的瘟黃錘一連氣可以拿多少人呢？」蓋溫升說道：「若一錘一個，準能拿七八個人。然後再重新裝藥。」此賊說道：「你現在拿住了五個，倘若再來十個人呢？打上仗人家還能等候你重新裝藥嗎？」老賊一聽，微微一笑說道：「不是賢姪提醒，我真把這件事疏忽了。這個錘有日子不用啦，最後拿那個小兒，我打錘的時候，裡面的藥就不甚多了。」語至此，遂叫道：「玉福何在？」玉福乃是蓋溫升的乾兒，年方十七八歲，忙在旁邊答道：「老寨主有何吩咐？」蓋溫升說道：「你到後宅，告訴你乾媽趕緊配一料藥，老夫有緊急之用。」

婦人叫殷鳳雲。她剛配好藥，忽然院上起火，她連忙出來。

娘家世傳研究偷，方才聚義廳中發言的少年就是他兄弟殷士興。婦人對於綠林道之事俱都明白，回頭一看屋裡燈光已滅，口中說道：「丫頭你看看如何？屋中進去人啦！」列位，童華龍與金龍是第二撥來的，童華龍專為盜藥，金龍專為打仗，這是道爺派的。第二撥來了之後，道爺又派第三撥，賊魔歐陽天佐與勝三爺。童華龍要盜不了藥，便叫賊魔接續著盜藥。金龍要打不了，便叫勝三爺接續後援。童華龍進了裡間屋一看，那婦人配好的藥瓶子一個也沒有啦。童華龍心中暗想，這個娘們是久經大敵之人，必然是把藥瓶收起來啦。剛要往外逃走，就聽外面婦人說話，童華龍聞聽非常著急，婦人不進屋，必在外面堵住窗戶門，要往外走，非被婦人暗算不可。童華龍藥也未曾盜著，房子也出不去啦，急得一腦袋汗往下直流。正在此時，就見後窗戶自己起來啦，起來有一尺多高，又放下啦。童華龍一進屋燈光就沒有啦，並未留神有後窗戶。這一看見後窗戶自起，童華龍就明白了，由後窗戶縱出，躡房越脊，直奔前面聚義廳而來。殷鳳雲在外面聽後窗戶克哧一聲，就知道人已逃走。

叫丫頭先進屋點燈，一看什麼對象也不短少，單單丟了熏藥、解藥兩個瓶子。婦人正在著急之際，就聽前寨大亂，一片喊殺之聲。早有嘍卒來到後寨報告，前寨老寨主與鏢行的人打上啦，問少奶奶瘟黃藥配了沒有？這時，童華龍出了後寨，直奔前寨，仍奔西配廳而來，站在西配廳房上往下一看，有嘍卒抬著黃三太往大木盆裡一放，原來是殷士興的主意，向老寨主諫言：「鏢行的能人太多，倘若明天往大寨送時，半路被人搶去如何是好？若依小姪愚意，莫如將這五個小卒俱都宰了，割下首級再往大寨送，萬無一失。」蓋溫升一聽，甚為有理。遂吩咐嘍卒，將西廊簷下五個人俱都割下首級。嘍卒們遂預備大木盆，放在西廊下，先把黃三太搭到木盆之內。黃三太此時如同死人一般，人事不知。有一個嘍卒姓宋名叫宋明，拿起匕首照定三太哽嚥咽喉刺去。就聽咕哧一聲紅光崩現，嘍卒們往聚義廳便跑，原來是童華龍在西配廳上照定殺三太的那個宋明，一弩打去，正中哽嚥咽喉。緊跟著縱下西配廳，

手中一對日月龍鳳筆，見麓嶼卒便紮。嶼卒往聚義廳中就跑。老寨主蓋溫升聞聽，勃然大怒，走出聚義廳，與童華龍動手，雙鋼照著童華龍擡頭蓋頂便砸。童華龍往旁邊一閃，雙筆直戳蓋溫升手腕。要論華龍的武學，實在不弱，可是力氣不敵，工夫一大，容蓋溫升縱出圈子外，必然難逃瘟黃錘之苦。童華龍雙筆上下翻飛，戰了十餘回合，蓋溫升尚未能向圈外縱去，但是童華龍此時氣力已然不支。

正在危急之時，就聽聚義廳上一聲痰嗽：「華龍不要著急，老夫勝英來也。」華龍虛點一筆，縱出圈子外。蓋溫升舉目觀看勝爺，勝三爺頭戴鴨尾巾，身穿英雄氅，一派的正氣，真是先聲奪人。就聽眾賊一陣大亂，口中喊道：「勝英來啦！勝英來啦！」蓋溫升喝道：「眾位寨主不要自亂，我特為戰勝英。」

勝三爺腳踏實地，後面蠻子叫道：「三哥。」勝三爺一回頭，蠻子一揚手，照著勝三爺面上一吹，勝三爺就覺著麻木涼香。

勝三爺心中明白，這必然是解藥。此時蓋溫升約束住了眾寨主，勝三爺說道：「老寨主要知時務，速將翠竹嶺讓與勝某，以免殺人流血。」蓋溫升說道：「勝英你不要以大言欺人，讓給你翠竹嶺卻也不難，我看看你的學業如何？」勝三爺說道：「勝英年衰力弱，手遲眼慢，還有什麼武學？對於九龍山之事，實不得已耳。」蓋溫升說道：「勝英你不用邀買人心！看鋼吧。」雙鋼直奔勝爺而來，紮胸前，掛兩肋。勝三爺握魚鱗紫金刀接架相還，只一個照面，蓋溫升虛晃一鋼，往外便縱。勝三爺向上便欺，蓋溫升將右手的鋼交於左手，右手的瘟黃錘照定把上叭的一聲，一股青煙，直奔勝三爺面門而來。說時遲那時快，勝三爺的刀已到蓋溫升的脖項，勝三爺見蓋溫升鬚髮蒼白，不忍加害，魚鱗紫金刀往上一抬將頭巾、壯帽俱都削落，頭皮上微受傷痕。老賊羞惱成怒，手中雙鋼一搖，叫道：「眾位寨主一擁齊上。」眾賊正與勝三爺廝殺，黃三太奪了嶼卒的兵刃，要幫助勝三爺動手。勝三爺擺手說道：「你們只管觀看，不許亂動！老夫獨戰群賊。」賊人的兵刃往勝三爺跟前一遞，早被勝三爺將兵刃磕飛。一霎時嶼兵帶傷的帶傷，倒下的倒下。前面的受了傷，後面的便逃之乎也。只有蓋溫升戀戰不走，兩支鋼上取勝三爺的面門，下取勝三爺的小腹。勝爺腳尖滑地閃開了雙鋼，魚鱗紫金刀尖朝下刃朝左向裡一推，奔老賊右腕截來。

老賊欲要躲閃，焉得能夠？魚鱗紫金刀將手腕，勝三爺停刀不前，底下一腳照定老賊的臀部兜來，口中說道：「蓋溫升逃命去吧！」就聽咚一聲，栽倒塵埃。眾嶼卒剛要上前搭救，勝三爺已退後去了。此時就見後寨火光冲天，照得通天紅。老賊爬將起來，拾起那雙金鋼，長歎一聲說道：「天滅我也！獨門絕藝不適用了。此山已難保守，且奔竹筏去歸總寨吧。」眾嶼卒聞聽此言，猶如喪家之犬一般，齊奔北山口水面竹筏而逃。

此時火光燭天，工夫不大，把個四十餘年的山寨，化為灰燼。

黃三太等由前寨聚義廳找著自己的傢伙。金頭虎賈明要放火焚燒聚義廳，大蠻子說道：「王八羔子，你把聚義廳燒了，咱們在何處存身？這條道路乃是咽喉之路，咱們必須守住，斷絕賊人的歸路。」此時張玉龍也趕到聚義廳，蕭銀龍交了藤子蛇。

蠻子與銀龍看完了山勢，叫眾人搬運石頭，把進山的要路口堵塞，將石頭碼起來有一丈多高。大蠻子、孟金龍、張玉龍、賈明四人把守三峰山翠竹嶺。

勝三爺與黃三太等回歸菊花村，在王宅吃飯飲酒。響啞仙師說道：「眾位有好戰的預備廝殺吧！這回必有一場血戰，必須將著勁的人由翠竹嶺調回來。」此時忽有家人回報：「院衙門守備李大老爺，千總王大老爺，帶領五百兵卒前來，要見勝三爺。」勝三爺聞聽不勝之喜，遂迎接出來。把李、王二位老爺讓到東跨院上房屋中，備言得了三峰山翠竹嶺之事，此地險要非常，鏢行人少不能把守，請二位老爺率隊前往換回孟金龍等，以備與九龍山打仗。王、李二位當時辭別勝三爺，蕭銀龍為引路之人，五六十里地之遙，天至定更來天，已到三峰山翠竹嶺。大蠻子與孟金龍及蕭銀龍等星夜趕回菊花村。一夜無書，第二日晌午之時，有王宅的家人到東跨院回稟：「勝老達官爺，外面來了一位少年，身穿素服，布名帖一封，面遞勝老達官本人，此人自稱是九龍山的寨主，姓白名俊字德華。」勝三爺一聽，遂說道：「有請。」派蕭銀龍、屠士遠、黃三太等出去迎接。勝三爺親自迎到跨院門首，進了東跨院奔北上房。勝三爺讓白少寨主至上房屋上首落座，讓之再再，白俊遂在上首落座。

張玉龍、南俠老王靈、羅文三人俱都躲避，從人獻上茶來。茶罷擱盞，玉麒麟白俊取出請帖，雙手托著遞與勝三爺，口中說道：「家嚴派晚生前來下帖。」勝三爺接帖觀看，上面寫的是：謹擇九月十七日恭候台駕光臨，白玉祥頓首百拜。白俊又說道：「家嚴命晚生上達明公，敝山在十二道鋼鐵關外紮駐水師連營，請你明天赴會。開戰之事，老明公與家父當面議之，家嚴在水師連營，明日準備水酒薄酌，老明公明日赴會，只帶從人一二名足矣。家父決無歹意。」勝三爺手捻銀髯說道：「吾獨自前去亦可，明天至晌午勝英必到水師連營拜望，至午刻如其不到，那就算勝英失信於天下賓朋。」至此，勝三爺吩咐：「預備酒席，吾與二少寨主痛飲一番。」美英雄白俊站起身形，控背躬身，口中說道：「多承明公盛情，家嚴與眾寨主立候回音，不敢久延，晚生就此告辭。」勝三爺率眾相送到家跨院門首。蕭銀龍與黃三太送出大門，拜別而走。白俊走後，眾人俱都羨慕，身不帶寸鐵，談笑自若，真稱得起將門虎子。響啞仙師說道：「勝施主常言宴無好宴，會無好會。明天你去的話，當時也不當應允白少寨主，你應當與大眾商議商議。白家父子固無歹意，恐群小作亂，不能不提防。石施主可願與你勝三哥一同前往吧？」石俊山站起身軀說道：「道兄，我甘心願意。我與勝三哥前往，哪怕白玉祥萬馬千軍，有我石俊山三寸氣在，勝三哥可以高枕無憂。」

十六日一夜無書，十七日清晨早起，大眾用完了酒飯，石俊山借本宅老家人一身衣服，青布的隨風倒，青布大氅，青布舊靴子，把領下銀髯一揉弄，用毒龍懷杖當拐棍，扮好了之後，當著大眾走了一遭，晃晃悠悠，連咳嗽帶喘。眾位英雄一看，活像一個老家人。響啞仙師說道：「石施主能將眾位的眼光瞞住，大概九龍山的人，決不能看露了。」石翁說道：「逢場作戲，三哥到那裡就呼我為勝忠。」勝三爺說道：「如此屈尊賢弟了。」石翁說道：「逢場作戲，有何不可？」二老者將要起身之際，賈七爺站起身形說道：「我應當同勝三哥前往，怎奈九龍山的人，認識我的人太多，所以我不能前去。今願將秋風落葉掃借與大哥一用。還有毒龍懷杖，近有秋風落葉掃。寶劍尺寸甚短，可以隱在身邊。」蕭銀龍說道：「石大爺下面是套褲，將寶劍插在套褲之內，用繃腿扎住。外有大氅遮蓋，此寶劍一尺餘長，藏在套褲之內，劍把在膝蓋外，劍匣用繃腿纏住，外面一點兒也看不見。」弟兄二人一前一後，出了王宅。大眾送出門外。勝三爺與石翁弟兄二人走後，響啞仙師說道：「列位，自家父子決無他意，怕的是九龍山群小有機，君子防未然。留下兩位看家，等勝施主的船走後，你我大家隨後坐船追下去，以防不測。倘有風聲草動，他們二位打裡面往外殺，咱們大眾從外面往裡殺。」單說勝三爺與石翁來到九龍山河坡，船家問：「勝三爺你上哪裡去？」勝三爺說道：「今天我要與家人探一探九龍山。」主僕二人上船，二十餘里水面。船離水師營切近，勝三爺捻髯觀看，只見旌旗招展，繡帶飄揚，蜈蚣旗亂擺，皂蓋旗亂翻。旌旗蔽住大小戰船。看得見船桅，看不見船身，大小船桅亞賽高粱地一般。當中有一桿船桅，比別的高有丈許，船桅上面青龍旗飄擺，上面鬥大一個白字；南面船桅上一面大旗是十海島曹；水師營北船桅上青龍旗，上書蓮花湖韓。勝三爺正在觀看，就聽水師營鼓響如雷，聲借水音，響成一片。水師營座東朝西，每面十桿門旗，門旗開處，勝三爺往裡一看，乃是九宮八卦連環陣。此陣勝者有進路，敗者有退路，左右有接應躲閃之門。十三層船列於北，十三層船列於南，寨主嶼卒各擎軍刀，真稱得刀槍如麥穗，劍戟似麻林。

老兄弟二人一前一後，看罷多時，暗歎白玉祥實有帥才。正在觀看之際，打水師營撞出一隻飛豹舟，四個水手，年青力壯，搖定花裝檣，飛豹舟船隻不大，黃澄澄鎊光奪目。船頭上站立二位英雄，左是白義，右是白俊，二位少寨主衣帽整齊，白義是一身藍，白俊是一身灰。飛豹舟行動急快，船頭趕動浪頭，一片白花相似。勝三爺船上的兩個駛船的顏色更變，口中說道：「勝三爺，我們家中都有妻兒老少。這只船要撞在飛豹舟上，就得人船俱碎。」勝三爺說道：「船家不要驚惶，我們兩下和好了，白寨主請我來的。」石翁在背後視飛豹舟如無物，飛豹舟來到切近，白氏弟兄一看勝三爺這只船上，兩個水手，一名老家人手拄拐杖，二少寨主低聲叫道：「水手，咱們這只船，離勝老達官的船三四尺遠便停住。」四個水手俱都是手明眼亮之人，也要賣一手漂亮。船距勝爺的船切近，將錨下於水中，飛豹舟當時打住。二位少寨主控背躬身，叫道：「勝老明公，言而有信，真令人佩服。家嚴派我弟兄

前來迎接。」水師連營有攔江鎖、混江輪，你的小船不得入內，請上飛豹舟吧。」勝三爺一提大槳由小船頭往大船上便縱。勝三爺回頭叫道：「勝忠隨我來。」石俊山晃晃悠悠，哈著腰，咳嗽喘息，拄著毒龍懷杖往飛豹舟上便縱，縱到飛豹舟上，假裝立不穩，口稱：「老主公，小人身體遲慢了，幾乎落在水中。」二少寨主由兜囊中取出令字旗一展，叫水手起錨回水師營，船一掉頭，勝三爺與石爺一前一後，站在船頭，二位少寨主俱都站在船後，大少寨主低聲說道：「兄弟你看這位老人家，還真縱過來啦，然而幾乎落於水中。」二少寨主說道：「這樣宴會焉能帶家人前來呢？我看此老藝業不俗，不在勝三爺之下。他那手工夫叫蜜蜂戲花蕊，搖搖擺擺。」哥倆說話的功夫，飛豹舟已進水師營，兩邊廂嘍卒寨主各擎刀槍劍戟，大氣兒都不喘，一語全無。飛豹舟離大龍舟切近，白爺垂手站在船上，捻定銀鬚，口中叫道：「勝老明公，真信士也。」此刻剛到辰時，勝老明公即到了。吩咐嘍卒搭跳板伺候。列位，飛豹舟矮，大龍舟高，三尺寬的跳板，三四丈來長，跳板一頭搭飛豹舟上，一頭搭在大龍舟上。白爺說道：「勝老明公請上船來。」大少寨主在頭前帶路，勝三爺在大少寨主之後，石俊山之後是二少寨主白俊，石俊山說道：「主人公，這麼長的跳，顛顛巍巍的，老奴我手眼皆遲。」白二少爺說道：「我在後面扶持著你。」此時勝三爺已然走上大龍舟，白爺命在大龍舟上調擺桌案，大龍舟地勢寬闊，桌案俱都是南繡的圍靠，繡的是團花朵朵。白爺抱拳當胸說道：「明公請上座。」勝三爺說道：「寨主太謙了。」讓之再三，勝三爺坐於賓位，白爺坐於主位。落座之後，自有嘍卒獻過香茶，石俊山站在勝三爺背後，老英雄晃晃悠悠，二目注視眾人。二位少寨主俱都站於白爺背後，石爺護住勝三爺時刻不離左右。

勝三爺端起茶來，聞著異味清香，喝著茶聽背後有人咳嗽，回頭一看正是石爺，九龍山六七千人都鴉雀無聲。勝三爺叫道：「勝忠，你可拜見老寨主。」石爺聞聽，放下毒龍杖，晃晃悠悠奔白爺面前而來，提大槳磕膝點船板，口中說道：「老寨主在上，老奴勝忠拜見老寨主爺。」白爺說道：「這大年紀還跟隨主人？真不容易。」石爺說道：「老奴與我家主人走過幾年鏢，山南海北跟隨我家主人，時刻不離，已二三十年啦。老奴久而久之，殘廢啦。我家主人憐恤老奴，故仍跟隨。」白二少寨主一攬石爺說道：「老人家少禮吧。」石爺說道：「謝過老寨主。」白爺說道：「常言說得好，鳥隨鳳凰飛騰遠，人伴賢良品自高，老管家雞群鶴立，必是高明。」白玉祥說至此，叫道：「白俊，你給老管家取二十兩銀子，留老管家買包茶葉喝。」

當時二少寨主下艙，取了一包銀子，遞與石爺。石爺伸手接銀子，請安謝過老寨主，晃晃悠悠走到勝三爺背後一站。此時有嘍卒將茶撤去，擺上上等的筵席，無非是燕窩翅子，雞鴨魚肉，山珍海味之類。二老者飲酒中間，勝三爺看白玉祥恰如帶兵的元帥，白玉祥看勝三爺，那大年紀神光飽滿，二位互起了敬愛之心。二位在酒席之間，談古論今，講了些文韜武略，攻殺戰守，及武學中的奧義，歷代聖賢軼事，當今的人物，白爺問，勝爺答，真是問一答十，對答如流，滔滔不斷。二老者愈說愈親熱，真有相見恨晚之意。不是小人從中蠱惑，二老者在酒席宴前，不難化干戈為玉帛，可恨為群小所慫恿，所以不能言歸於好，以致後來一座銅城鐵壁的九龍山，卒為勝三爺所破，數十年積蓄，焚燒殆盡，聞言不表。

勝三爺說道：「酒過千盅，終是一醉，勝英有不情之請，前者勝英由十海島中九死一生盜出黃金印，此印未失，非但勝英之幸，亦是老寨主之幸。老寨主乃明末武魁，當然不能與流俗同污，天作孽猶可違，人作孽不可活，非我勝某饒舌，皆因盜印之人狀告勝英，株連九龍山，勝英與九龍山和老寨主何仇何恨？騎虎難下，事實所迫。俗語雲，『豁出一身剮，敢把皇帝打。』此言若出於無學無才之口則可，若出於達人之口，則不可。望老寨主不念舊惡，交出盜印之人，勝英完了官司，大恩大德沒齒不忘，勝英決不敢以血氣之勇，藐視老寨主！老寨主幸三思之。」白玉祥說道：「勝老明公所說俱是金玉之言，玉祥敢不銘佩，但是事已至此，破產傾家，數運使然，九龍山嘍卒寨主死傷三百餘位，哭夫泣子，數日以來不絕於耳，人非草木，誰不心酸？我就這樣將盜印之人交出，何以對死去的嘍卒寨主？我請明公，非為別事，明日你我水師營中決戰，明公人少，玉祥人多，單打獨鬥，不能以多為勝，言而有信，如若以多為勝，白某誓不為人！老明公單身直人，菊花村中之人必不放心，請老明公即刻回村。我怎樣請的你，我怎樣送你。」

語至此，遂叫二子：「送老明公出水師營，如有攔阻勝老明公者，當時按山法處治。」勝三爺聞聽，知不可以言語了結，遂站起身形說道：「明日午刻，勝英必到貴營，言而有信。」白玉祥抱拳說道：「怨玉祥不能遠送。」勝三爺說道：「老寨主留步。」勝三爺在前，石爺在後，二位少寨主在後相送。白俊懷抱「令」字旗，四人齊上飛豹舟，出了水師營。勝三爺原來的小船仍在原處等候，此時離小船有一丈五六，下底錨打住飛豹舟，勝三爺的小船在東面下錨。白俊說道：「勝老明公請下船吧。」勝三爺一看離著小船還有一丈五六呢，他就叫勝三爺下船，這孩子真叫聰明之中透著壞。勝三爺丹田一提氣，腳尖一點船板，縱上小船。石爺一提大槳，也不喘了，也不咳嗽了，說了一句：「二位少寨主明天再見。」腳尖一點船板，縱上小船，猶如一團棉花落在小船上。二少寨主說道：「哥哥你看看，有這樣的家人，就這一縱，九龍山能行的就少。」勝三爺面對二位少寨主道了請字。船頭掉動，遂往東而去。走出去有二里之遙，有一隻船由北往南而來，其行甚快，南邊有一隻往北面而來，兩隻船相近，兩船上的水手以篙點船頭，並在一處，將勝三爺小船的去路擋住，由大艙中縱出三個人來，穿青掛皂，每人手中一口三尖兩刃刀，雄起起氣昂昂，高聲喊道：「勝英，你往哪裡逃？老寨主不傷你，現有曹氏三杰，豈肯饒老兒的性命？要與我叔父二老寨主報仇！」此時勝三爺的船離這兩隻船也就在四五丈遠，兩個駛船的水手擔驚害怕，早將船打住。勝三爺一看是曹氏三杰，甩大槳要鬥。石爺說道：「勝三哥你作甚？殺雞焉用宰牛刀！小小毛賊，何足道哉？」說罷，抽毒龍懷杖往船乾上一戳，一伸手將劍督噲啞啞一按，一道寒光，亮出無價寶秋風落葉掃，叫船家撐船奔曹氏三杰的船。船家膽小不敢駛船前進。列位，船家是曹氏三杰的救命星，要將船撐至曹氏三杰的船邊，石爺跳上去，便削瓜切菜的一般，就都給切了。船家不敢駛船前進，石爺頓足說道：「開船，都有我呢。」船家說道：「有你就沒有我們了。」仍是不往前開船，正在此時，由西北來一隻飛豹舟，船頭上站著二位少寨主，令字旗一展，叫道：「曹氏弟兄敢不遵山令嗎？還回去？」曹氏三杰一看，面上的顏色更變，將船分頭開去。二少寨主說道：「勝老明公，曹氏弟兄不遵山令，我家嚴有言，將你請回，叫他三人當著明公之面，插箭游營。」勝三爺說道：「我已出水師，些微小事，豈能再回？望二位少寨主替勝英回明老寨主，父兄之仇不共戴天，曹氏三杰為叔報仇有何不可？不必以山令治罪，告訴三位曹少寨主，明天把刀磨快快的，只要有本事，何難報仇？」語畢，抱拳道謝，白氏弟兄回水師營去了。勝三爺小船走出一里多地，聾啞仙師率眾接應已然等候多時，在大江之中見了面，遂將兩路船並在一處，共四隻船往東河坡而來。

來到東河坡，眾英雄棄舟登岸。

回到菊花村。派人購買吃食、對象、煤米、柴炭、茶葉、點心等一切應用對象。大眾在東跨院房屋中，勝三爺備談曹氏三杰劫殺之事，白家父子怎樣人物，大家吃著晚飯相議，彼眾我寡，白玉祥雖說單打獨鬥，恐群小從中破壞。諸葛道人說道：「明天我們大家都去，勝三爺是領袖，居於第一隻船上中位，九頭獅子孟凱、震三江蕭杰，叫他們二位在左邊；右邊南俠王靈、紅蓮羅漢蜀昆長老兩位道人和火德真君孔華陽，聾啞仙師諸葛山真；最後三位矮爺，登山豹子楊義臣，鑽雲太保賈斌久，震三山夏侯商元，這是第一隻船上的人。第二隻船上，羅興龍、張玉龍、葉承龍、孟金龍、鐵飛龍、高俊龍、蕭銀龍、玉面小白龍方俊仁、混江龍於藍、千里追風仙童華龍；此時羅興龍與張玉龍二人避在當中。第三隻船上，鎮九江屠祭、黃三太等。」

共合去了六隻船，有本領的主要人物俱都在前三隻船上，武學稍微差一點的在後三隻船上。」當晚將一切議好，第二日大眾起身，到了江沿按秩序上船，直奔九龍山水師營而來。相隔不遠，只見水師營門旗開處，十二桿大旗列於北，十二桿大旗列於南，就見大龍舟出了水師營，水八寨的船列於南，旱八寨的船列於北，中平八寨的船列於大龍舟之後。白玉祥在船頭上一抱拳，口中說道：「勝老達官，真信實人也。」語畢，令字旗三層，南面兩隻船，北面兩隻船，每船上八個水手，這四隻船並在一處，橫在大龍舟與勝三爺六隻船的當中，錨鍊鎖鉤環套著，再用彈繩纏住，水手打開船艙，取出紅油漆的欄杆，有二尺多高，六尺多長一塊，船上有卡口，將欄杆俱穩好，又來了三四隻小船，將這四隻大船下了底錨，每一個底錨都有七八百斤，無論起多大的風，船也不能晃搖。然後大船上的東西，俱都運到小船之上，開回水師營。勝三爺的眾賓朋友列於東，九龍山水師營列於西，兩陣對圓。勝三爺共

合是六隻船，連水手都算上不到百人；白玉祥水師連營，大小戰船有三五百隻，嘍卒寨主約有五七千名。白寨主在大船上說道：「勝老達官，今天決戰，強存弱亡，就在此一舉，練十年八年武學的人，不要臨敵，刀槍無眼，何必白白送了性命？」說畢，將令字旗交於少寨主白俊之手，遂說道：「有違山規者，無親無疏，當時殺之。」白玉祥甩大槓，問了問十二隻月牙鏢，復又說道：「看傢伙伺候。」兩個小童，橫抬著紫金鐘，單腿點地，遞與白爺，白爺接過了雙鏢，往兩下一分，叫小船送上戰船。勝三爺一看，不由得一怔，萬沒想到主帥先臨敵。勝三爺當時打發人告訴最後小船上的人，將小船騰出一隻來，預備迎戰。小船離勝三爺這只船不遠時，勝三爺問了問三隻金鏢，甩頭一子。旁邊的道爺叫道：「王大哥您還能看熱鬧麼？他們兩個人要動上手，有句俗言，二虎相鬥必有一傷。」王靈這才叫道：「勝三弟且慢！貧僧先上一場。」語畢，縱上送戰的小船，命水手開船。此時白爺在大戰船上，分雙鏢觀看，小船上送來了一位陀頭老和尚，頭上月牙鑲鐵箍銜亮，髮髻雪白，飄灑兩肩頭，額下一部銀髯，根根透肉，背後背著一對兵刃，好似護手鉤，可是雙月牙兒？

白爺當時未看清楚。王靈的小船已到東船乾，老陀頭一飄身越過欄杆。白爺一看，王靈由東往西而來，二位相距不遠，王靈打問訊，口中念道：「阿彌陀佛，賢弟一向可好？」白爺問道：「老當家的何如人也？」王靈說道：「阿彌陀佛，自己弟兄都不認識了？我乃王靈是也。」白玉祥聞聽，口中唔啞了一聲，風翅紫金鏢插在船板上，遂說道：「老哥哥受小弟一拜。」提腰圍子跪倒身形。南俠伸手相攙，說道：「二十餘年未見賢弟，賢弟老得這般光景了。」白爺說道：「光陰似箭催人老，日月消磨斬將刀。老恩兄到此何干？」王靈口念「阿彌陀佛」，說道：「賢弟你與愚兄八拜結交，子川亦與愚兄有金蘭之好，金磚不厚，玉瓦不薄，你們二位受人蠱惑，如今弄得騎虎不下。

貧僧不知則可，既知之，焉能袖手旁觀？勝英是當時的英雄，賢弟乃文武奇才。我今前來所為排解此事，到如今盜印之人，已將雙足搥去，欽差大人的寶印已由九龍山海眼中撈出，盜印之人一到場打官司，破出殘廢之軀，可保賢弟無事，勝英捨命交友屈己從人，賢弟若獻出盜印之人，叫勝英給你磕頭賠禮。